

戰後達都論叢

鮮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0023 3680B



緒言

編者

國都爲一國之政治中心，平時重要，戰時重要，戰後更重要，在前都城戰爭時代，以國都之存亡，來決定戰爭之勝敗，現在雖非有如此決定性，但亦爲全國人心之所在，國際觀測之所係，所以最近全國輿論界，對於我國戰後國都問題，討論至爲熱烈，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其中雖不免有偏見之弊，然終不失爲真理之一面，立論或獨有見地，或前後相互補充，或彼此交相駁辯，各有所見，本編僅將在報章雜誌刊載之論文，輯成專書，高明巨著，遺漏自知難免，祈著者鑒原是幸。排列按諸刊載日期先後爲序，雜然並陳，俾便學者得窺全豹，作有系統之研討，藉資政府之參考焉。

上海圖書館藏書

戰後建都論叢目次

緒言

我國歷代帝王建都年表·····	一
丘良任 論建都·····	八
張君俊 戰後首都問題·····	一八
陳爾壽 國都位置與地確中心·····	二七
龔德柏 武漢與西安孰適于建都·····	四〇
柯 瑣 定都之我見·····	四九
紀文達 戰後國都問題比較·····	五三
大公報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	五七

戰後國都問題論文集

戰後國都問題論文集

二

黃孝賓 勝利不容有折扣戰後應建都北平……………六二

胡秋原 長春建都論……………六四

翁文灝 建都濟南議……………七二

齊植璐 從工業化觀點論建都……………八一

寧墨公 論國都……………九七

張恨水 西安暫時何以不能建都……………一〇六

雷海宗 戰後國都問題……………一一〇

榮貞固 戰後首都問題的檢討……………一二〇

康國棟 國都與東北……………一二九

谷春帆 選都商兌……………一三九

錢穆 戰後新首都問題……………一四九

余格秋 國防建都論……………一七二

戰後建都之工程觀……………一七五

王康 我們應當還都南京……………一八一

沈天沐 陪都與海都……………一八五

程麟華 大陸建都論……………二〇二

劉炳泰 關於戰後建都問題……………二一五

洪絳 從地略論建都……………二三八

葉青 三民主義觀點下的戰後國都問題之解決……………二三八

沙學浚 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二七九

增重要論文彙編九篇

戰後我國首都地理位置之商討 周立三……………三〇四

戰後建都蘭州 朱文長……………三〇八

戰後我國國都——武漢

胡煥庸

三二六

讓我們還都南京

李旭旦

三一七

建都論戰之批判

沙學浚

三二〇

定都論

金祖孟

三二六

建都與建國試論

吳景敖

三二九

論戰後新都

章丹楓

三三一

建都私議

金兆梓

三三五

我國歷代帝王建都年表

朝代	帝王	西曆	曆	都	名	年	代	總年代
黃帝軒轅氏	帝	二六九七		有熊				
堯	帝	二三五八		初居陶	繼封唐	三三九		三三九
舜		二三五七		蒲阪(山西永濟)		一〇一		
禹		二二五五		安邑(山西解縣)		五〇		一五一
桀		二二〇五				四二一		四二一
湯		一七八四		亳(河南商丘)				
仲丁		一七八三						
盤庚		一五六二		囂		二一		
河		一五三四		相		二八		

祖乙 一五二五 耿

九

祖乙 一五二四 邢

一

六四八

盤庚 一三八八 殷

一五八

紂 一三三五

二五三

周

武王 一一三四 鎬(長安西南)

平王 七七〇 洛陽

三六四

八八七

幽王 二四七

五二三

秦

始皇 二四六 咸陽

二世 二〇七

三九

三九

漢

高祖 二〇六 長安

淮陽王 二四

二三〇

二三〇

(以上紀元前)

後漢

光武帝

二三五

洛陽

獻帝

二一九

長安

一九四

一九四

魏

文帝

二二〇

洛陽

元帝

二六四

四四

四四

蜀

昭烈帝

二二一

成都

後主

二六三

四二

四二

吳

吳王

二二一

吳

吳王

二二九

建業(南京)

八

五九

二八〇

五一

西晉

武帝

二六五

洛陽

東晉

元帝

三一六

建康

五一

恭帝

四一九

一〇三

一五四

北周 天王 五五七 長安

五八〇 三三三 二二三

北魏 道武帝 三八六 平城(山西大同)

孝文帝 四九四 洛陽 一〇八 一〇八

孝靜帝(東魏) 五三四 四〇 四〇

北齊 文宣帝 五五〇 鄴(河南安陽)

宣帝(北周) 五七八 二八

宋 武帝 四二〇 建康

順帝 四七九 五八 五八

齊 高帝 四七九 建康

和帝 五〇一 二二 二二

梁 武帝 五〇二 建康

敬帝 五五六

五四

五四

武帝 五五七

建康

後主 五八八

三一

三一

文帝 五八九

長安

恭帝 六一七

二八

二八

唐 高祖 六一八

長安

昭宗 九〇五

二八七

二八七

梁 太祖 九〇九

洛陽

末帝 九二一

一一

一一

唐（後唐） 莊宗 九二三

洛陽

潞王 九三五

一一

一一

晉 高祖 九三六

汴（河南開封）

帝 九四六

一〇

一〇

高祖 九四七

三

隱帝 九五〇

三

太祖 九五—

汴

恭帝 九五九

八

八

太祖 九六〇

汴

欽宗 一一二六

一六六

一六六

高宗 一一二七

臨安(浙江杭縣)

恭帝 一二七六

一四九

一四九

末帝(梁) 九一六

臨潢(熱河林西)

徽宗(宋) 一一二五

二〇九

二〇九

徽宗(宋) 一一一五

會寧(吉林阿城)

金

理宗(宋)

一二三四

一一九

一一九

元

世祖

一二七七

燕京

順帝

一三六七

九〇

九〇

明

太祖

一三六八

金陵

五三

五三

成祖

一四二一

北京

思宗

一六四三

二二二

二二二

清

世祖

一六四四

北京

二六七

二六

宣統

一九一一

太平天國

文宗(清)

一八五三

金陵

穆宗

一八六四

一一

一一

論建都

丘良任

曾源生氏之言曰：「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氏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致方子白書）曾氏蓋僅注重國防上人的關係，而忽略其他的關係。首都爲一國的神經中樞所在，於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均須佔有優越的地位，才能居中馭外，長治久安。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博，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國歷代選擇都城條件，不外三項：（一）國土中心，易於統制；（二）交通便利，物產豐饒；（三）形勢險要，可攻可守。第一項爲政治的條件，第二項爲經濟的條件，第三項爲軍事的條件，三個條件具備，才是理想的首都。歷朝建都最久的地方有六：

一，西安 起西周，經秦，西漢，隋，唐，共九百七十餘年。

二，洛陽 起東周，經東漢，西晉，後唐，共八百六十二年。

三，北平 起金，經元，明，清，共六百九十一年。

四，南京 起三國之吳，經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初，共三百七十六年。

五，開封 起五代之朱梁，經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末，共二百三十一年。

六，杭州 南宋，共一百四十五年。（見王桐陵，中國史）

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所以在政治上黃河流域亦常占優勢，而歷代王霸定鼎，也以在黃河流域爲多。以上六大名都，在黃河流域的居其四，長江流域居其二。在黃河流域宅都時代而長江流域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在長江流域宅都時代，黃河流域無他都者，只有明太祖建文帝三十五年。梁任公先嘗論兩河流域建都的氣象謂：「建都必黃河流域者，爲外界之現象前風動，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鷲，有俊鷲盤雲橫絕湖漢之概。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

，苟安日夕者，爲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絳麗，其局勢常清穩，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輕舞之概。」（中國地理大勢論）我國歷朝文事武功之盛，咸稱漢唐，漢唐皆建都於長安。元武以尙儉著稱，不樂西京的館室，遷都洛陽。北宋時代汴濱農業經濟已很發達，汴河漕挽便利，遂都汴梁。元代以異族入主中華，來自朔漠，所以定鼎於燕京，明太祖起兵淮河，利江淮之富，而都金陵。成祖舊封燕王，有混一漠北之志，遷都燕京，以經略蒙古，清室入關，遂依前朝舊制，至於南宋逼於強敵，遷都臨安，偏安之局，固無是論。歷朝建都，形勢如此，梁氏所論，不爲無見。

抗戰六年，我國政治上進步很多，而經濟地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動。過去經濟重心由西北向東南移，是因爲漕運和海運的關係；現在空運陸運突飛猛進，和後方工程水利的興建，經濟重心更自東南轉向西北。總裁去年巡視甘青諸省歸來，昭告國人：「吾國抗戰基礎在西南，建國基礎在西北」，實具有深遠的眼光。建國基礎既在西北，首都爲國本所繫，自不能偏在東南。在勝利將屆，建國開始之際，這一個問題，實應審慎考慮。或謂中

國經濟首都在上海，欲控制上海金融，調劑國庫盈虛，自以距上海較近的南京爲政治首都爲宜。殊不知上海爲資本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上海的繁榮完全建築在洋行買辦階級上，如果我國財政不能脫離對上海的依存關係，就永無自力更生的機會，而且不平等條約已經重銷，租界也已收回，後方國際陸空路線，正在開闢，上海的貿易地位，必漸漸被昆明，南寧，迪化，蘭州所分散，經濟首都，復何可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是遵奉國父遺教。清政府下野，封建勢力，猶進踞北方，所以國父力爭以南京爲首都，以奠立民國的基礎。現在時勢變遷，不能墨守陳規。西安爲歷史最久的都城，襟山帶水，規模宏闊，戰後定都，最合理想。茲將西安適合建都的條件略論如下：

(一) 當全國之中心

一國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國土中心，對於內政的統一，和維持經濟，均極發展，都有很大的關係。世界各國，如法，德，波蘭，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當全國的中心，莫斯科在歐俄部份，也居中心，英國是海上霸主，全靠強大的海軍控制海外的殖民地，所

以建都倫敦。美國雖倡門羅主義，實際上其政治經濟文化均無不與歐洲息息相通，而大西洋上又沒有敵國，故以華盛頓爲首府。中國幾何中心，爲甘肅涼洲，將來收復台灣，則西安適當全國的中心。戰後復員問題，以及內政的整理，工業的建設，皆須通盤籌畫，因勢建置。新疆密邇蘇聯，資源富饒，爲西北國防重要地區，最近中央已迭派專家前往視察，着手建設。假使首都仍放在東南沿海之區，必有鞭長莫及之感。西安氣候適宜，無嚴寒酷熱之苦。日人阿部市五郎著地理政治學，謂世界政治上主要都市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每年平均溫度均在五度至十五度之間，西安也正在這近十度的等溫綫上。

(二) 據天地之隕區

西安古稱關中，東有潼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左據終南太華，右界褒斜關首，中爲一大盆地。四塞險固，形勢天然。班固謂：「防禦之險，天地之隕區也。」(西都賦)實不爲過。我國東南沿海，爲求國防的安全，必須建立海軍。西北衆漠無垠，強陵逼處，重整邊防，宜占先着。往年西北利亞鐵路完成，舉世震驚，軍事觀察家均謂非

於蒙古新膠築一平行鐵路，不特防外敵猝然南侵。筆者嘗謂建立西北國防綫，當在大漠以北，葱嶺以西，意即在此。移薪宜遠，曲突宜先。籌畫經營，應以西安爲根據。關中自古稱勁兵健馬之區，漢武帝拓境開邊，北地良家子，奏功常最。顧炎武謂：「關中無士非將，無民非兵。豈兔之士，古稱干城；斥埃之妻，今當折馘。况天設百二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取匪茹，踏我機阱，則外被還殲之禍，內遭覆巢之慘，其不長之哉？」（天下郡國利病書）昔秦人據關中之地，遂霸西戎，統一中國，今後復興民族，再造富強之業，當以此爲始基。

（三）握交通之樞紐

中古歐亞交通，只有陸路。由甘肅河西出玉門，分天山南北二路，會於葱嶺。再經波斯伊拉克而達地中海，此古代國際路線，即以西安爲起點。現在隴海鐵路爲橫斷中國的交通幹線，政府正以最大努力使此路線向西延長，將來全綫完成，出塔城與蘇聯土西路銜接，可直達歐洲。歐亞交通，以經此綫爲最近，程期爲最短。將來由南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

，必將捨西伯利亞鐵路而循此路。寶成路現在也在興建中，完成以後，可與同蒲路遙相接應，而爲鐵路幹綫，此綫也以西安爲中心。遵照國父建國計畫，中央鐵路系統之西安寧夏，西安重慶，西安漢口諸綫完成，西安自更成爲全國鐵路交通的總樞紐。今後航空事業發達，空中運輸亦可能改變中國的交通狀況。戰前中國柏林間航空路線已經開闢，此綫也是循河西一廊新疆而至歐洲。將來空中列車與地上列車上下齊驅，皆以西安爲總站。

(四) 係農產之沃地

中國是以農業爲經濟中心的國家。糧食的供給對於政治軍事都有很大的關係。張良贊說粟穀，勸漢高祖都長安的理由是：「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而翼本繼元帝都洛陽，則以關中亂傳爲言。李懷忠阻止宋太祖西遷，亦謂：「汴都，虜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曠軍數十萬計。」關中有瀉澧涇渭澗鎬潏八川之流，土地肥沃，棉花小麥，產量均富。太史公謂：「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實什其六。」（史記貨殖列傳）秦始皇時，鄭國所鑿渠水，溉灌四萬頃，畝收常一鍾，名稱國渠，漢武帝時，白公復引涇水，溉

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渠，後漢魏郡洛陽，灌渠漸廢。民國十七年陝省大飢，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倡議引涇修渠，於十九年冬興工，二十年夏工成放水，灌漑面積達五十餘萬畝。近年來政府興修水利，不遺餘力，雖在抗戰期間，未稍停輟。已經成的有洛惠渠，計漑田五十餘萬畝，旌惠渠計漑田二十餘萬畝，渭惠渠，計漑田六十餘萬畝。灃惠渠計漑田五十餘萬畝。黑惠渠，計漑田十四萬畝，漢惠渠，計漑田七萬餘畝。表惠渠，計漑田一萬餘畝。各渠倘繼續修建，關中可成爲全國的水利模範區域，自永無旱澇之禍。將來集體農場的試驗，亦以此區域最有希望。

(五) 爲工業之據點

工業建設，重工業以煤、鐵、石油爲最重要，輕工業以紗織爲最重要。我國鐵的儲藏量以遼寧爲最多，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七、七。煤儲藏量則以山西陝西爲最富，山西約佔百分之五十一，陝西佔百分之二十九。石油礦則甘肅玉門開採已有成效，陝西延長也是有名的油礦區域。陝西棉產豐饒，爲全國最大的棉產地，將來西安可成爲棉紡業的中心。甘肅

青爲羊毛產地，蘭州亦可成爲毛紡織業之重心。此外甘肅青新諸省畜牧事業，足供給全國的肉食料，較東南魚米之富，尤關重大。寧夏吉蘭泰鹽池，青海達布遜淖爾均爲天然鹽產區，取之不盡，可供給化學工業的原料。凡此諸項，皆爲國家的重要資源，關係民生國本者。「建設之基礎在西北」，而西安實爲建國工業的重要據點。

(六) 具都市之規模

近代城市建設理論已由城市集中而趨向分散原則，以形成所謂「星城衛市」或「城市系統」，而適合國防的需要。是以城市面積，必須擴大。西安附郭皆是平原，秦都咸陽在現址的咸陽縣城東二十里，架橋渭上，以通南北。漢都長安在西安西北十三里。隨代遷都于故城東南三十里，左臨灊岸，右抵澧水，稱爲興城，唐代因之。漢元始元年（西歷紀元八年）長安人口已達六十八萬之多。史稱漢長安城面三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濟，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左右出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可以相見當時市政的規模了。將來興建新都，則西屆咸陽，東至臨潼，南抵五台，北臨渭水，皆可劃歸市區，而名

驂躋古如瀛橋，垂濟池，未央宮，雁塔，北原，皆包括在內。陂殆相連，宛圍相望，可使整個市區庭園化。

西安的適宜戰後建都，已如上述。論「全力戰爭」者謂除人力，物力，財力外，「史力」亦爲戰爭的重要因素。「史力」就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我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的事業無不以西安爲重心，現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政府派了大員致祭皇帝及趙武靈襄即所以追慕民族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此我國唯一偉大歷史名城，實與我民族生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爲首都，寧非允當？以漢唐那治之規模，爲民族復興之基礎。開來繼往，責在吾曹。

（載三十二年九月五日重慶大公報）

戰後國都問題

張君俊

我國戰後的首都問題若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才是民衆之福，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不加以充分研究。我國過去首都由北京而南京，一二八之後，由南京遷洛陽，淞滬協定之後，由洛陽回南京，二十六年放棄上海，由南京遷武漢，以後由武漢遷重慶，民國三十一年，而六七遷其都，這種變動對國家有無不良的影響，實在是應當考慮的。按首都乃是一國的政治神經中樞，應當擺在一個極端安定的地方，一旦搬動，便動搖一般國民的政治心理，容易使之失卻自信。須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對於奠都的問題，總應不重蹈覆轍，方爲賢明的舉措。

重慶已明令定爲陪都，戰事一但結束，國府勢必遷出，而進入永久的首都。根據一般人的推測，南京將仍爲正統的首都，因此，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才提出這個「戰後首都問題」，而不致有劃一般的推論。

南京居長江之南，自古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河，此因淮河爲長江之屏障，輕重得失，皆以淮河爲樞紐。近之鎮江揚州爲重鎮，四通八達，水路得勢，垂手可破，東吳不得淮南，晉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五胡之亂，江淮之間，如壽春，合肥，淮陰，卽爲晉室重鎮，至陳宣帝，失淮河之地，韓擒虎走金口，采石磯而陳亡。至長江上游如九江，黃州，武昌，荊州，襄陽，爲歷代金陵之重鎮。其兵費之多，不減淮南各鎮，防患之難，不易於淮南各鎮。外之啓王濬王渾之戎，內之啓王敦蘇峻之亂，極而言之，重鎮多，遠之則叛，近之則篡，費兵多，則國不易強，費財多，則民不易富。我們根據史跡，卽知南京不易防守了。

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翼都金陵，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的金陵；建康，建業，皆現在之南京，祇有南京建都，不能鞏固國本，反爲亂階，我們若以中國歷史尙有可以借鑒。

有再三考慮的

再以戰前而論，南京所已受的威脅，已有目共觀，當江西左傾洪流暴發之時，幸中央以全力對付，假使稍失機宜，則左傾勢力北趨九江，東向南京直撲，則東南半壁，又必已改觀。昔石友三在浦口叛變，孫傳芳二次渡江，均爲險中之險，所以南京形勢，無險可守，自然防範難週，對內很難發生有效的作用。

再以此次中日戰爭而論，更知南京之脆弱。一聞國際有警，南京即須立刻遷都，否則便有無法行使職權的危險。究其實在，我國海軍，尙待建立，既無海軍，我們根本不配建都海濱，這是不爭辯的事實。又當現代飛機發展它威力的時候，我們即使建設了偉大雄厚的海軍，也不應該建都海濱。證以此次歐戰之經驗，英國擁有世界第一位的海軍，去年德國以四千餘架飛機，轟炸倫敦，英人危在旦夕，倘德人能繼續轟炸數日，英倫前途便可發生問題。英國三島，本係彈丸之地，首都雖不欲建於海濱，亦無內陸可遷。但我國形勢不同，有的是內陸，即戰後能建設英國同等的海軍，也不該建都南京，而嘗試英人所已嘗

試過痛苦。然則首領應在內陸，乃為最安全的策略了。

尤有進者，現在是空軍發揮威力最大的時候，南京對於空防，絕無安全保障，挖地三尺，便水如泉湧，若我國再行奠都南京，一遇敵人空軍威脅，勢將束手待斃。為避免無謂犧牲，亦不應該建都南京。

南京西北兩方有長江，敵人海軍溯江西上，整個城市即在敵艦砲火射程之內，一二八之後，倭寇毀我上海，真茹，吳淞；相繼失守，敵艦船廬千里，馳驟長江，下關一炮，中樞震動。若非上海協定，忍辱圖和，敵人海空兩軍威脅南京，指顧間之事耳！

對於政令之執行，我們亦不能完全忽略。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皆有鞭長莫及之感。戰後我國應糾正過去一切錯誤，而位置中央政府於全國適中的首都，這才能控制全國。所以為政令統一，與指揮靈活起見，南京不可再為首都。

須知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應該適中，交通不便的國家，首都更應該適中，中國是面積太大的國家，亦是交通不便利的國家，我們既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戰後的首都，不成

問題的，應該適中，假使我們戰後仍莫都南京，對於邊疆各省之距離，必無法克服，距離不能克服，鴻溝必日益加深，此種情形，對於邊疆之統制，必發生致命的打擾。

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故氣候常熱而溼，不及北方之優越，南京夏季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相差不多，西安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則相差二十五度，蓋南京空中溼氣過濃，經太陽晒熱，歷久不散，一經流通，室內外，皆充滿傳熱之溼氣，故內外溫度相近。西安空中潮溼稀，雖然晒熱，不易歷久不散，故傳熱之機能較弱，所以太陽下之溫度雖達百度，但室內溫度亦只七十五度而已。而南京熱時過長，華氏表六十四度以上之溫度，常七月餘而不衰，故為完全南方次熱帶之氣候。南方氣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民族素質，而使智力體力得到均衡發展，就應離開南京，而建都北方，方符合民族生物學的原理。

戰後如仍建都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擴張，而在最短期中，東南將又為我國經濟重心，倘國際戰爭再起，勢又難免遭受威脅。

關於此點，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一再警告國人，東南之繁榮，不是民族之福，反爲民族發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礙。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的人力，愈向東南移動，殊不知該處優秀人力愈多，彼優秀民質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須知劣等民質之退化，自不值得注意，但多數質本優秀的民族偏向東南移動，而不知不覺的走入了東南最不利於民族健康的地理環境，而使進行者一再變爲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的民族，亦即中國莫大的損失了！

我們將地圖打開一看，世界一切國富民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國不富而民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三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三度；羅馬在北緯四十三度；東京在北緯三十六度。我們再列舉北緯三十三度至南的南方民族如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尼泊爾，不丹，伊朗，阿富汗，阿拉伯，埃及，摩洛哥，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台灣之等民族，皆歐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同緯度。他國皆爲民族單位，誰也不能否認，但他們在政治能力發揮上，皆受北方民族之支配，此是說明任何優秀民族，一經跨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限

制，而成爲智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劫運，便不應建都南京。

我們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若不解此點，反其道而行，未有不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國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戰後從速建設北方，吸回南遷之優秀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舍棄南京爲首都了。

中國的國防建設，以南北爲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域爲出發點，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此因上游建設之後，然後才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華北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中華的建設，亦正如華中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南的建設。但不幸得很，我國過去的建設，以南北爲秩序，是先建設南方，然後建設北方，以流域爲出發點，是先建設下游，然後建設上游。此次抗戰，所謂南方的建設那裏去了，所謂下游的建設又何處去了。不被敵人摧毀，即被敵人利用。這是我們過去的大錯。假使戰後仍都南京，這種錯誤勢必重演，我們爲糾正國防建設的錯誤，所以主張放棄南京，而建都北

方。

現在要問的，不建都南京，是否違反總理遺教，關於此點，著者曾請教於張溥泉先生。據說總理在時，曾謂中國如只有十八省，建都南京未嘗不可，但爲統制全國起見，應建都西北，若欲對亞洲起作用，應當建都於新疆。民國元年設臨時政府於南京，蓋係因地制宜，總理爲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對於首都問題，從不作肯定措詞，這是給予後來國民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選擇機會。我國戰後，全國打成一片，自非偏安之局可比，自然無須遷回南京，此不僅不與總理遺教相抵觸，反能發揚光大總理不死的精神。

南京既不宜作首都，已如前述，然今後到底應以何處作首都？這是我們急待研究的問題。在未提出具體答案之前，應當列舉基本原則，爲選擇首都之指針，任何地點若與原則符合，便可選爲首都：

一居高臨下，控制全國。二地點適中，易行政令。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四難受國際陸軍威脅。五不感國際海軍威脅。六便於防空，不畏轟炸。七一勞永逸，不再遷都。八

便於掩護全國建設。九提高民族自尊氣節。十有調和民族感情之作用。十一促成民族生理之改造。

以上十點，皆爲戰後首都應具的條件，任缺一項，皆不宜作首都，全國足夠以上各條件的商點，恐怕僅有西安了。

(三十二年九月七日大公報)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

陳爾壽

當茲抗戰勝利在望之際，建國大計亟待決定，而戰後國都位置之選擇，關係尤屬重要，此舉善善之區，襟領萬方，其地位之優劣，影響至鉅，故不得不慎重考慮，多加研討。本月五日丘良任先生在大公報發表「論建都」一文，主張我國戰後首都應置于西安，列舉六大優點，以爲根據。本月七日張君俊先生又發表「戰後首都問題」一文，係以民族生物學家之立場，認爲南京不宜建都，主張建都北方，以提高民族素質，筆者願以地理學之立場，一論建國戰後首都之位置。

南京爲中國之首都，固偏東南，以西安爲中國之疆都，豈不太偏西北？丘良任先生所稱實爲「當全國之中心」，在疆土之幾何位置上，西安較諸南京，北平，武漢，重慶諸大城市，固距離武威（我國之幾何中心）較近，但不知西安距離我國自然與人文綜合之地理中心則已遠。立國之要素，非僅土地一項，而人口，經濟，國防，交通等要素均極重要。

國乎。彼得，倫敦，莫斯科不居于該國疆域之中央，固無害其強盛統一之道；西班牙之瑪德里，居于幾何中心，而內亂頻仍。由此可知，國家興衰，與首都位置是否在國土中心，并無關係，太史公曰：「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六，」秦漢都西安，是居財富中心，而非土地中心甚明。

欲論一國之經濟建設與國防形勢，必先了解全國之基本地理事實，方不致空言無着。

我國疆長一萬九千公里（合島嶼計算），陸疆長一萬五千里，境內地形參差，氣候不一，人口物產之分佈亦有極大之差異，因此地理中心與幾何中心自難合一。近二十年來美國與蘇聯之地理學者，對於各該國基本地理要素之中心分研究極詳，特創地理中心(Center of Gravity)之說，介紹于世。其法係將全國小區域之統計數字，用數學方法分類計算其中心，繪于圖上，觀其分佈區域，用作政治經濟建設之參考。時代不同，其中心移動概略情形亦可一目了然。著者近年來亦曾將中國之材料研究計算，獲得如下之結果；（曾在本年七月中國地理學會年會中提出報告）

一、疆土：根據曾世英先生之推算，全國面積爲一一·一七三·五五八方公厘，其中在甘肅省武威縣屬，約當北緯三十七度五八分，東經一〇一度一二分。

二、總人口：根據民國二十七年內政部全國各省分縣之統計，總人口爲四七一·一四五·七六三人，其中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與黃安縣之間，約當北緯三十一度三十分十八秒，東經一一四度三〇分二秒。

三、農戶：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農戶之統計數字，農戶總數爲六〇·〇四五·七〇〇戶，其中心係在河南省經扶縣，約當北緯三十一度三七分，東經一一四度五八分。（內缺青海西康兩省之農戶數字，該兩省已非正規農業區域，農戶甚少，影響中心之位置無多，雖缺亦不妨。）

四、都市人口根據沈汝生先生所編中國都市之分佈，（地理學報四卷），全國人口在五萬以上之都市共七九三個，計有三一·九二五·六五〇人。其中中心在安徽廬江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七度一〇分，北緯三十一度三〇分。

五高等教育：根據全國第一次教育年鑑，當民國二十年時，全國各大學專科在校之學生教員人數計共五〇，二二四人，其中心在安徽六安縣境，約為東經一一六度一分，北緯三二度。（今日此中心點必移向西南。）

六總耕地：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之耕地數字（缺青康兩省），總數為八・一八四・九四七・〇〇〇畝。其中心在河南太康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五分三二秒，北緯三四度三分三〇秒。

七旱：根據資料同上，全國二十六省旱地面積為六・一五二・二七五・〇〇〇畝，其中心在山東冠縣，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三〇分一五秒，北緯三五度二分四秒，此一點間接可代表雜糧麥類之產量中心。

八水田：根據資料同上，全國水田面積為二・〇三二・六七二・〇〇〇畝，中心在湖南臨湘縣境，約當北緯二九度二六分三六秒，東經一一三度三四分，此點可代表稻米產量中心。

九田賦：根據財政年鑑及二十六年四川建設統計摘要之資料，全境各省田賦以一二一·六三〇·〇〇〇元計算，其中心在河南岡始縣境，約當北緯三一度五十六分二秒，東經一一五度五十六分二五秒。

十鐵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數及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二書之資料，在抗戰以前，全國已成鐵路約二〇·八二一八里，其中心在河北省大沽口以東之渤海內，約當北緯三九度，東經一一八度。

十一公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統計，抗戰前已通車路線，全國共長一一〇，九五二公里，其中心在河南省泌陽縣境，約當北緯三二度五〇分，東經一一三度五〇分。

十二內河輪航：根據中華民國析類分省國之全國內河航路一覽表，全國可通輪船之航路，共長四二，二四九里其中心在安徽相城縣以南，約當北緯二〇度五五分，東經一一六度四〇分。

十三鐵儲：根全國第五次礦業紀要，我國鐵儲共一·二七五·八一五·三〇二噸，其

中心在遼寧省鞍山附近，約當北緯四一度，東經一二三度，因該區鐵儲，即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也。

十四鐵產：根據資料同上。抗戰以前，全國鐵產爲二·二七五·〇三一噸，遼寧佔半數以上，今日該區產量必更多，故全國鐵產中心點亦在遼寧省鞍山區內。

十五煤儲：全國煤儲量總共二四〇·八四七兆噸，其中心在山西省離石縣境，約當北緯三七度三一分，東經一一一度二〇分。

十六煤產：抗戰以前，全國煤之產量爲三七·六五七·〇〇〇噸，中心在河北省開灤境內，約當東經一一八度四〇分。北緯三九度四五分。

其他森林，畜產，石油，國分縣小區域之統計資料不全，故未計算。

上述各項地理要素之中心，以人口，農戶，田賦，耕地爲我國之本，四項關係亦最密切，其中人口，農戶與田賦三中心之距離最近，皆在豫鄂皖三省邊境。我國長江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分佈區域，以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最爲主要。因此農戶中心較

入口中心略偏東北，頗為合理。田賦可表示土地之富力，其中心在總耕墾與水田之間，此即表示稻米區之富力遠厚于旱作區。高等教育人口之中心，略可見人才之偏向。由上述諸中心分佈之區域觀之，江淮之間，豫皖鄂三省之鄰封帶乃為我國之地理中心區。至若重工業中心區非遼寧河北與山西莫屬。鐵路與公路之中心，可因人為之努力，使之移動。在交通尚在建設中之我國，其位置每年必有變動，故價值較低。我國其有年為戰後首都之諸大城市，如南京，西安，北平，武漢，重慶。距離上述各中心之遠近若何，茲作表如後，以便比較。（距離單位為公里）

中心名稱	南京	武漢	西安	北平	重慶
總人口	一・〇〇	一・五〇〇	七〇〇	一・三〇〇	一・〇〇〇
農民戶口	四〇〇	一〇〇	六五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都市人口	三八〇	一二〇	六五〇	九五〇	八二〇
總人口	二二〇	二八〇	八〇〇	九五〇	一・〇〇〇

高教人口	一五〇	三〇〇	八〇〇	九〇〇	一・〇〇〇
總耕地	四二〇	四〇〇	五五〇	六五〇	九〇〇
旱地	六〇〇	七〇〇	六五〇	四〇〇	一・三五〇
水田	六〇〇	一〇〇	七〇〇	一・〇〇〇	六五〇
田賦	三〇〇	一五〇	七〇〇	九〇〇	九五〇
鐵路	八〇〇	一・〇〇〇	九五〇	一五〇	一・五〇〇
公路	五五〇	三〇〇	四八〇	八五〇	七五〇
內河輪航	二五〇	二〇〇	八五〇	九五〇	一・〇〇〇
煤產	八〇〇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六〇〇
煤儲	九〇〇	八〇〇	四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鐵產鐵儲	一・〇五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〇	五八〇	二・三〇〇
平均數	六一四	一五〇	七五一	七六六	一・一〇〇

由上表之平均數字觀之，此五大都市對於出任戰後國都之價值，優劣立見，距離我國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乃係武漢，而非西安也。丘良任先生以西安爲「天地之輿區」，故選之爲首都，並引西都賦爲證，殊不知西都賦時代之刀矛劍戟與石砲雲梯，並非二十世紀戰爭中之利器。吾人今日建設國防，應以重工業爲基礎，未來的四塞乃軍艦，飛機，大砲，坦克，具此國防，則我國任何城池皆爲「天地輿區。」張君俊先生慨于此次抗戰南京陷落之速，遂畏海洋，而倡大陸安全論，殊不知陸疆不固之時，高厚之上，戰車坦克亦可滾滾而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攔，漢時兵威強盛，故能逐匈奴于大漠之外，明武備不修，則亡于北方之強敵，豈非歷史之殷鑒乎？若不積極于全國國防工業之建設，而思覓一「居高臨下，不受國海陸軍之威脅，便于空防之地」，則世無此地，有之，則八千八百公尺之埃非爾士峯頂，或可「一勞永逸」。當此建國之初，應具大無畏約神，若心懷畏懼，何能「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至于「民族生理之改造」，董時進先生提倡多畜乳牛，改良食物，確是的論。惟中國

發展乳牛業之區域，仍在東南，不在西北。不論其地濕潤者或怪之。世界中乳牛業著名之美國東北區。丹麥。荷蘭。紐西蘭。澳洲東南角，年雨量皆在七百〇公厘以上，此國乳牛所需為潤綠長之草，非若我國西北乾旱區之短草，乾旱區宜牧羊，雖產乳酪，質不佳亦不豐，不足供東南半壁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之需要，他若魚類，海產，豬鷄之屬，西北亦無。筆者認為改進民族健康，一為改良營養，二曰提倡體育。縱使西安之空氣較南京。武漢為佳，則淮河以南二萬萬以上之人口又如何遷往西北以便享受？豈首都以外之「南方」同胞無須使「智力體力得均衡之發展」耶？

稱西安係農業之沃地，亦抹煞全國農業生產之事實。我國人民主要食品為米麥兩種，陝西除漢中盆地而外，幾無米產。關中平原雖有小麥生長並不豐饒。據中農所民國二十六年全國小麥產量統計，陝西全省之小麥不足全國百分之四，二十四年產量較高，亦僅百分之五，六而已。西安年雨量為五五二公厘，變率達百分之三十，遇有雨水失時之年，即大飢，今水利振興，民生已漸改善，但欲與東南爭經濟中心，則無可能。夫鄴汴京，明濟鄭

燕京，尚須仰賴江淮之漕米，以資接濟，苟今後冀都西安，關海，平漢，津浦諸鐵路均為之開運米專車矣。論工業建設，西安距鐵道中心甚遠，又無廉價之水運轉輸，雖近煤源，希望亦屬有限。

若論交通，則武漢較諸西安，條件更為優越。論鐵路則平漢粵漢，北通東北寶埠，南下港粵商埠，不特為我國交通之骨幹，抑且為我國經濟之動脈，將來實業建設計畫完成，更有漢口新洋港，漢口西安，漢口南京，漢口海州，漢口芝罘，漢口黃河港，武昌福州等七綫由此輻射而出。論空運，武漢如以一千公里作飛行半徑，則北可及平津，南可達香港，東可至京滬，西可至成都，西北可及天水，西南可達南寧，若半徑增至一千五百公里，則昆明，康定，蘭州，瀋陽，朝鮮，台灣皆在國內。如以西安為航空中心，一千公里之半徑，西北可至武寧與青寧，東南則不能及上海與廣州，一千五百公里之半徑，北可及庫倫，南可及香港，但尚不能及台灣與新疆。兩者各有利弊，惟航空之差不過數小時，關係不大。論水運，則武漢遠居優勢，長江浩瀚，一如長海，夏季洪水期中，萬噸商輪可拍減下

，上通西南建設中心之重慶，下接全國最大商埠之上海，輪舟交織，貿易必盛，武漢兼具河港海港之地位，控鐵路之中心，無論開發西北，重建東北，控制東南，建設西南，無不便利。若以華僑第二故鄉之南洋互通聲息，亦不隔膜，以此建都，有何不宜。

西北歐西風帶氣候與亞洲大陸季風區之氣候，基本因素根本不同，欲在緯度上比較國都位置之得失，毫無意義。倫敦柏林皆在北緯五十度以北，其氣候條件與同緯度中國黑龍江之呼瑪漠河豈可相提比論。羅馬位於北緯四十三度，屬於地中海氣候，一月溫度約為攝氏八度，七月溫度不過二十五度。同緯度中國之瀋陽，一月溫度為負十三度，七月溫度為二四。七度。在年較差上相差甚大。華盛悉位北緯三十九度，一月溫度為攝氏十度，七月溫度為二十三度。同緯度中國之北平，一月溫度為負四。五度，七月為二六。四度，兩者亦不相同。各國高緯度之地點，無西風暖流之調劑，冬季自不免苦寒。倫敦，華盛頓皆屬海洋性氣候，又得暖流之賜，故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我國僅昆明差堪相比。若論西安，則一月溫度為攝氏負一。三度，最低可至負一四。三度，七月為正二八度，最熱亦曾至

四五。二度。西安大陸氣候之性質雖尚不嚴重，但風沙乾燥之苦，已甚明顯。漢口一月溫度爲三。九度，七月二八。八度，夏季較西安熱期爲長，亦係事實。廬山在望，可以避暑，如欲以緯度地位或氣候乾溼冷熱之條件，以定國都，位置，未免捨本逐末。

若論「史力」，今昔時代不相同，漢唐偉業，吾中華子孫自當使之發揚光大。惟今日列強無不在爭海洋霸權，吾英勇男兒更應有造歷史新頁之抱負。封建大陸帝國之思想，已在長安北平埋葬，其種革命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以起義革命之地立爲國都，則「史力」何等新鮮充沛。至于國都之建置，全在人爲，理想中新都人口當在一千萬以上，氣象壯闊，建築宏富，不僅爲中國之首城，抑且爲世界最大之都會焉。

（載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重慶大公報）

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

龔德柏

戰後首都建於何處，誠爲極大問題，有識之士，均有研究之義務。最近大公報曾發表三篇文章，兩篇主張建都西安武漢。關於建都西安。大多數人均有此同一意見，我也是其中一人，至於主張建都武漢恐國人贊成者不會很多；而發表這種主張的陳爾壽先生，其理由並不充足，頗難自圓其說。我願就此問題，略述所見：

我以爲建都問題，是國家萬年大事，討論者應該絕對以國家萬年計爲前提，決不應以私人利益爲出發點。我仕南京有一座房屋，戰前係由新華銀行借款建築，現在要值百餘萬元。我若爲保持這座房屋的價值，應該以南京係國父所指定的國都爲理由，主張仍都南京，他入殊不便反對。而在武漢有地產的人，當然也有主張建都武漢的必要。但是這都不足爲國家着想，所以我不主張建都南京。

中國歷史上有幾回建都問題的大變遷。即漢武帝的兒子宣帝，使他的父親被廢棄

恐是，後來王猶憐憫把侯景解決，他殺了他的兄弟姪子，繼承皇位，他原來封江陵，（即今沙市）一日召羣臣討論建都問題，周弘正王褒等主張回都建康，（即南京）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曰，東人趨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蕭繹大笑。後來終爲荆州人太多，主張勝利，蕭繹竟決定都江陵。不到三年，就被宇文周解決，他的姪子蕭督，受周人保護，許其在江陵駐兵，又作了極短期間的小朝廷。這是中國歷史中正統之君所建都城極短命的一個，足見地方觀念影響建都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假使蕭繹不爲荆州人的地方觀念所左右，回都南京，決不致滅亡得那樣快。

江陵即古荆州，是湖北的一部份，在武漢之西約三百公里，有上述一段笑話，足以證明荆州非大中國首都應建之地。當然，江陵不就是武漢。江陵不適於全國的首都，不一定武漢也不適宜。但國史之與地理是中國最有名的巨著，曾說：「以天下言之，其勢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其勢在武昌」。清代曾國壽胡林翼，即奉此信條，以武昌爲經營東南的根據

地，竟告成功。是武漢僅能控制東南，而不能控制天下，從古爲然，今後亦不能例外。武漢不能控制中國本部十八省，何能控制邊疆各省？中國若甘願爲東南半壁的小朝廷，建都武漢，尙無不可。若欲控制目前的全中國，絕不適宜。

陳爾壽先生以目前的武漢，近於全國人口、農業、交通等的中心，認爲武漢應爲中國將來的首都。這種理由殊太勉強。因爲建都是萬世的問題，決不能以目前的情形，衡量萬世。有些事情，在當時看，似爲有利；而在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則有大害。舉其大者言之：如唐朝的府兵制度，其本身實爲極良政制，現代國家的徵兵制，實與府兵制大同小異。但唐代因承平日久，連用這種制度不良，發生毛病，於是近視的當政者，不知從制度本身照法糾正，竟欲根本推翻以爲快。到玄宗時代，張說建議廢府兵制，而改贖騎。在這時曾受一時的小利，但中國的大禍，伏於此。因爲府兵制廢棄，致安祿山之禍一發不可收拾。接着藩鎮連兵，禍亂竟至唐亡；而五代亦繼續混亂。宋代雖統一，但因無法恢復府兵，這一蹶不振。直至現代，亦不無受其影響。假使唐以後的政治家，知道府兵制度應萬世行

之，方能立國，遇有毛病發生，只求本身的改進，則唐玄宗以後之中國歷史，當完全改觀無疑。至少不致那樣衰弱不振，而兩次亡於異族。張說才兼將相，在當時廢除府兵制，爲衆人所推崇，其禍何如此之大且烈。而說才不及張說者，妄作主張，在當時已見其害，而况數十年數百年之後呢？所以國家大事，最忌近視，非有遠大眼光不可！

陳先生舉出總人口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認爲應建都武漢。我則以爲正因爲人口中心偏重東南，應建都西北，才能開發西北，使西北空無人烟之地，漸漸有人居住，以挽救此種偏重東南之勢。農業中心之應改進，亦同上述理由，若謂目前人口中心在湖北；農業中心在河南，就應建都武漢。則他日因注重東南之故，沿海各港口，人口更要密集，人口中心更趨東南。農業因肥料農具與科學的發達，東南更會發達，中心愈趨東南，難道首都也隨之向東南遷移嗎？所以目前的人口農業等情勢，決不能爲決定國都的根據。今後以人力糾正這種不合理的趨勢，爲我們的任務；決不宜順應這種趨勢，以增加國家的困難。至於戰前的交通中心，偏重東部，尤宜趕快糾正，更不能以這種理由，而主張建都武漢。陳先生

主張建都武漢的理由，適足爲主張建都西安的幫助。

陳先生駁張君俊先生主張建都西安說：「陸防不固之時，高風之上，戰車坦克，亦可滾之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擋」。當然陸防重要。若無陸防，喜馬拉亞山嶺建都，亦被會坦克攻陷。但這是比較的問題。武漢一水之便，夏季洪水期，水位總在三十五尺以上，三萬五千噸大戰鬥艦，可以溯江而上，直到武漢。這次戰爭，日本不用戰鬥艦開到武漢，一舉把我們解決，是他的海軍敵人太多，他的主力艦一隻也不能犧牲，否則海戰會因一艦之減弱而慘敗。所以他們慢慢由陸地進攻。假若他們有多少冒險的精神，求一隻主力艦，領着若干小軍艦，溯江直上，先用掃雷艇掃除中國的水雷，恐怕武漢早被攻陷，不待二十七年十月底了！至於中國的封江辦法，那才真是危險而無效。幸遇江陰封鎖時，係在退水時期；屬當封鎖也於洪水期前被敵突破，並且那年水位平穩，並無猛雨使江水猛漲，否則南京武漢成爲湖底，還能繼續抗戰麼？所以江防之難，較之陸防超過十倍。至於西安，在目前國防幼穉時代，還未被敵騎蹂躪，較之武漢已被敵人攻陷五年，究有天淵之別。所以重

要在國防上究該武漢安全多多，這是任何人應該承認的！

至於空襲，我們想及武漢時代，不禁悚然生長。那個地方既少山地，可以掘洞；又因距水面太近，不能掘地洞，僅有坐以待斃。幸遇有租界，敵人還不敢下炸，我們還能生存，否則多數知識份子恐怕都要犧牲了，中國還怎能繼續抗戰嗎？西安土厚，任何地方可掘地洞，雖屢受空襲，而損失甚少，決非武漢絕對不能忍受轟炸可比。所以由防空說：武漢也絕對不能與西安相提並論！

武漢這有一大缺點，即夏季太熱，任何人都難忍受。中國全國，除吐魯藩外，以武漢為最熱，尤其晚間絕不轉涼，均須露宿，影響人民健康甚鉅。這點陳先生亦不能不承認。但陳先生主張夏天往廬山避暑，真是笑話。暑氣不能忍受，須往廬山避暑，則應在廬山建立暑棚，官署住宅，均須與武漢同等方可。否則只有部長次長可以往廬山避暑，司長參事以下在武漢受罪，全部公務停頓。一年有三個月停止辦公，尚復以何為件。據這一點，武漢絕無建都的資格。

我認爲武漢絕對不能建都，若都武漢，則南京首都可以繼續，決無遷建之必要。因爲南京雖熱，却較武漢好得多；而且時間短得多。其餘的條件，也相去不遠。而是現成之局，不必多費許多錢再建築官署住宅等等了！

戰後首都不遷則已，遷則以西安爲等一，北平次之，武漢絕無資格。西安爲中國最良的古都，也有許多人說過。五代以後，不能都西安者，是交通問題無辦法，宋太祖曾對其弟太宗說：須先遷洛陽，再遷長安，爲子孫謀萬世之安。但後來竟不能實行，是宋代集中數十萬禁軍於首都，每年所費糧食，須取給於東南各省，運到開封，已很困難；運到洛陽，當然更困難，要運到長安，當不可能。所以宋太祖的遠大計畫竟成虛願。元清以北方民族先據北平，當然立爲首都。明代都燕，已成第二故鄉，臣下又多北人，所以最初以燕爲行都，數代之後，遂成永久都城了！

現在民國肇基，又經這次大難，當然更應謀萬全。至少宋太祖的眼光，應該有的。建都西安，利益遠多於弊害。而西安最大缺點的糧食不足，有鐵路運輸，毫無困難。陳先

生以平漢津浦隴海各鐵路須開運米專車爲奇，真令人莫明其妙。若以糧食不足，卽無建都資格，則英國應不都倫敦而都仰光。仰光爲糧食之大出口地，不免爲殖民地。英倫爲糧食之大入超國，不失爲英國之都城，其實任何都城，都不產糧食，不過輸入地。方有遠近罷了，何必均取自近地方便利呢？不但隴海等路須運糧食，將來尙須建築若干條鐵路，以供給西北糧食。由如四川到陝西之某某鐵路，已在建築；將來再由沙市經襄陽，老河口等地，以達西安之路，不論運輸糧食是否需要，亦須建築。將來平時戰時，西安均不致缺糧。這較之倫敦一遇戰爭，任何時均有飢荒之虞，不啻天壤之別。英國既不以英倫三島缺糧而棄之他遷，則我們爲求國家萬世之安，殆爲有遠見者所應爲。區區糧食不足，何足道哉。

陳先生謂西安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不適於建都。我以爲惟其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才適於建都。國都在武漢，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都漸適合於武漢冬季溫暖之氣候，而軍隊亦以東南人爲多。萬一須對東北西北方作戰，因不適於寒冷，只有慘敗。西安之寒冷風沙，我們以爲求之而不可得；且嫌其不甚寒冷。多數人才，平日服務國都，可漸適合其氣候，而軍隊中之東南人，亦宜使於西北寒冷之地訓練，以鍛煉其體格，使適合於寒冷之氣

備。東南有事，這些軍隊固可用，東北西北有事亦可用，然後北方能安全。否則夏蟲不足與驅冰，南方之兵，一到北方，即成廢物，只有任敵解決。這次德軍在蘇冬季的慘敗，已足供我們的教訓了！然則西安之寒冷風沙，豈是壞條件嗎？

陳先生以西安距煤產中心雖近，距鐵產中心則遠，認為不適於建都。這也是不合理之議論。中國東北所產之鐵，均為貧鐵，在普通條件下，不適於製鐵。即不得已而用之，亦可將鐵製好，運至首都應用，決不宜以國都遷就製鐵中心地。況以對遼寧而論，西安固較武漢略近，決不影響國都資格。且中國地域甚大，未知礦藏不知有多少，決不應以現有礦產，論將來國都問題。是距鐵產中心較遠，毫不影響西安國都資格。

陳先生所舉武漢建都之根據，除水運較便一項外，無一有充分理由；反之，其反對建都西安之理由，亦無一非勉強，或顛倒因果。我認爲這種議論，不適宜於國家，所以略爲論述。至我個人，既非西北人，生平又未到過西安，當然無絲毫私人利害可言。惟由良心上，覺西安爲中國萬世最完善之首都，所以主張建都西安；而絕不反對建都武漢！

定都之我見

柯璜

一國定都，盛衰安危所繫，凡由北而統治者強，以南而統治北者弱，而亡即隨之。以世界地理論，凡國都位置在北沿帶各大國，以其全國土地面積分布之比較，大抵建都多偏於北方，美之華盛頓，蘇俄昔之列寧格勒，今之莫斯科，土耳其之安格拉，德之柏林，中國舊都之燕京西安，莫不皆然。

惟島國與海軍國，以及近海帶，與熱帶上數島國，關於特殊形勢，可以例外。然即島國與海軍國，隸有屬地者，其起源之首都，亦必位於各屬地之北。中國按之歷史，歷代大一統之國，必都北方。古來吾國有此問題，有一似徹底，實非徹底，如當然不知所以然二句答案，即「居高臨下，高屋建瓴」是也。此二句鐵案，迹究其內容真偽，殊為不然，試根據現代之學說地理，生理，心理，生物，歷史，軍事各學，答覆此問題。

第一有力之說，為中國大江以南，地面水氣質點和而溫暖，所生動植物細胞組織，

大抵浮巖而軟脆；大河以北空氣質點稀疏而寒冷，所生動物植物細胞組織，大概結實而堅強，是以南北兩方氣候不同，民性劃然而分。北人南走，壯實者，往往變為虛弱；南人北居，虛弱者，往往變為壯實。凡一國之國都，蒼萃南北東西英才，中央政府人員，精神強固，則國事日即振興，中央政府人員，筋骸虛懦，則國事日臨頹靡，勢所必然。

第二右徵之說，為凡生物皆有向陽之性，況動物進化至於人乎！人出北門，則心胸陽起，不覺悵悵而呈寂寞之感；人向南行，則意緒興高，不覺欣欣而生愉快之情，此人人應有情感，人人應有心境。且南人心理，想到大河以北，不無浩浩平沙，青草不生慘象；北人心理，想到大江以南，如見春水綠波，雜花生樹芳辰。所以由河北南征江南，人情之易；由江南北征河北，人情之難，地理然，心理不得不然，余南人也，北居有年，頗解南北民性風俗氣候物產之異同長短，目證之植物，動物，植物，地理，氣象，歷史，軍事諸學，不爽毫釐。

且今中國海軍未興，寇敵未平，凡近海岸綫，如燕京，金陵，祇可權作臨時之都，不

可長爲久安之計。燕京雖偏北方，爲數代故都，且鄰近海岸，建都已久，仕宦習氣，封建腐染，充滿人心，影響所及，敗國喪家。金陵建都，南朝殷鑒非遙，而鄰近申江，今滬上爲萬國商業所匯，市井流氓之氣，氤氳表裏，奢侈淫靡之象，照耀街衢，國都與近，奢俗移人，關係國家甚大。若夫以金陵、漢口、重慶、洛陽等地，擇其一二，永爲陪都，布置海陸空諸軍，鎮制長江，聯其東西南北鐵道，而以西安定爲正都。西安民性強悍，飲食風土環境，自古然也，由是逐漸建設交通，徐匯集其南北東西英才，而呼吸之以乾燥之空氣，演進之以寒冷之鍛鍊，變之以牛羊肉之食品，換之以麥菽梁之麵飯，車璘駟鐵，擊劍試馬，民風國俗，國家用其天然風土，陶冶人士，變化氣質，訓練全民，此中影響，遠大神奇，誠不可思議者也。

且秦隴北有內外蒙爲之屏障，西有崑崙蔥嶺西藏爲之藩籬，南通川滇兩粵資源，東環三晉兩河險阻，近帶冀魯豫之平野沃野，遠輔遼吉黑之物阜民豐，無事則王業教訓，繁榮民族，有事則調兵遣將，號令神州，天府之雄，度量數稱，咸宜千古。况重工業之原料，

多處北方乎！今國際爭競未息，十爲練軍帶甲，形勢所在，此誠天造地設，所以俾華夏四
億炎黃，鞏固邦國，遠太平洋波濤之險惡，奠世界和平之大局者也。然則今後西安建都，
實屬中國民族興亡，國際治亂之責。夫人類競爭，雖瞬息萬變，而吾國之地理歷史，與軍
事人事，士民之生活，心理，終古如斯，建都爲建國絕大問題，以不變原理，應萬變國情
，高視闊步，通盤計算集萬年有道之長，其基此矣。

（載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

戰後國都問題比較

紀文雄

戰後我國首都，其先決的條件，當然收復失地，取消特權，純是自主的中國。那廣大中華的版圖，西接帕米爾，南接中南半島，東界朝鮮，北毗蘇聯；至於近海沿岸諸島嶼，北起黃海，南迄東京灣，中間如琉球，台灣，澎湖，舟山，海南，東沙，西沙，南沙等島嶼，適成一座「中國海上長城」，必須完整如昔；東北各省，當然歸復，更無問題。這樣是我們領土完整的最低範圍，我們的首都在那裏好？試舉列選城市，第一北平，第二南京，第三西京，第四重慶，此四城可取一焉。

前舉四大都，北平，南京，西京，重慶，適成兩外都與兩內都，平時首都，自以靠海爲先，首接海外風氣，與國外連繫較速。北平，南京皆可，但是北平優於南京。先論北平，北平東臨渤海，有山東與遼東南半島之環拱，國都向內縱深，半島中間敷設着廟烈羣島的天然防綫，^勿東有琉球羣島的外防綫。渤海的內海中，復有經濟上的大連，天津，營口

。烟台等商港；又有旅順，葫蘆島，成山角，威海衛，大沽口等海防要地，建都北平，可以操縱東北與西北的富源；以及口外大漠南北的優越地勢，是足以象徵東北，西北，大漠南北未來的重要性，以及不可忽視北方國際關係的頻繁。我們知道「臨危而知安，置之死地而後生」可令人朝夕不忘，環顧景象，維艱而奮，遂作蓬勃有爲的奮鬥。且以北平爲我國文化的代表城，故國風物猶在。復以北平故都以外，地勢平坦廣大，又有西山空防的疏散區。氣候上可受勃海的溫濕雨雪，我們要極客觀的請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各專家，細細的考慮北平在建都上的優越條件，將來的國都寧捨北平而他遷歟？然附着二條件，如遇北方有事，是必以西京爲第一陪都，重慶爲第二陪都。戰時遷都，足可表示作戰決心，不作無謂犧牲，遷都一事又有何妨？這壯年偉大的北平足稱爲大中華的首府，誰曰不宜？

南京地位適中，掘大江流域之富；地形之優，江海並顧。有上海之大商港，杭州灣，乍浦之大軍港，三足鼎立，軍事，政治，經濟合而爲一，可爲國都矣。然以江浙位置凸出

向外伸兩路，靠近外海，易遭襲擊之險，乃南京建都之缺點，較之北平，自有遜色。惟論人物殷豐，華中寶庫，南京爲我第二大都，亦毫無疑義，如遇戰時，仍不免以重慶爲陪都矣。

由以上北平與南京的論述，可知重慶與西京均爲戰時之陪都，正是內陸都城的長處，在文化上適成其弱點。先論重慶，確爲「抗戰的根據地」，爲華中之腹地，然只資於防守，獨坐巴蜀，諸葛武侯早見其不足言事，是故南征北討，「並日而食」以至於忘生。天下大勢，重慶可權一時，絕不可作永久都城的計議。將來重慶可作我國永久國防軍事重心，爲唯一抗戰救國腹地，這是重慶的優點，可爲戰時的陪都。

再論西京，關中之險險矣，守可守；攻可攻，但不見得偉大。在古代大陸上數小國爲戰爲爭，尙可見其長處，如以今日世界大勢論之，雖可建都，但絕不及南京，尤不及北平。我們要小心西京在氣候上的變率，早起來是中國最甚的早區。在今日森林河道的缺乏上，如欲建爲首府，則必將森林造起來，有如秦漢時代森林蔚蔚狀態；人工河開起來，有如

長江的氣勢。不然顯慮太多了。

總上而論，北平爲我國領土最完整後唯一國都，南京次之，西京及重慶，永不失爲兩個國心的陪都。

（號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

社論

本報近來發表幾篇關於戰後建都問題的文章，讀者紛紛投函寄文，參加討論，幾於載不勝載。也有讀者詢問本報同人對此問題的意見者，因此，我們也願意表示一點意見。

一句話，我們的意見是：戰後的國都應該在北方。自然，中國是大陸國家，同時也是海洋國家，應該陸海兼顧。展望戰後的建國工作，必然要通過工業化的大路，以建設國防。這一艱巨的工作，我們一面需要國際資本與國際技術的合作，同時還需要掌握好外交大勢。我們的外患，可能由海上來，更可由大陸上來。懷想戰後的國際關係，我們的主要外交對手是美、蘇、日四國。美、英、蘇是我們的朋友，日本是我們為敵國，且是我們的仇國。我們的戰後外交，是從海上接受英美的資本與技術，在大陸上與蘇聯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關係國家安危的國防觀點上看，我們戰後軍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陸上，所以國都的首都應該建在北方，才能夠策應周全。

廣交朋友，近防敵人，和蘇聯，防日本，應該是我們戰後的堅固國策，因此我們也就萬萬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勢。王船山論宋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防，其言甚有意義。他說：「自遼河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易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于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樹捍西畱，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充耳不聞湖漠之天驕也。及漢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未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士，以抗天子，而蘄雲之烽燧不聞者日年。」由這種歸納的說法，證明了一種一貫的事實，就是國家分裂時不聞外患，統一時則外患大起。雖然，那只是表面的事實，真正的道理是——遠統不如近防。國家統一時，

邊疆與中央距離甚遠，自然疏於防守；國家分裂時，鄰近邊疆的割據勢力，因對外患感覺密切，自然悉心策禦。船山雖未說明這個道理，而在「專」與「備」上却很有發揮，他說：「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成。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贖也，土馬自備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備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強矣。」我們根據這個歷史歸納法，可以很正確的得到「遠統不如近防」的結論。國家自然雖要統一，不必在分裂中求邊防之安，而其要領是首都的位置應該近於邊防。宋以不防河北而亡。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設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世。蒙古未成大患，直至思宗殉國時，真正的敵人尚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之闊，超越往古。那都是首都近於邊防的成績。入民國後，東三省

一向在半獨立的狀態下，終張作霖之世，雖冒親日之名，未嘗損失大權利。及十七年北伐成功，首都南遷，十八年有中東路之變，二十九年有九一八之變，這也證明遠統不如近防的道理。中國的邊疆半部臨海，大路上就是東北與西北，首都都在北方，適當邊防的要領。從外交上看，日蘇是主要的鄰國，頭腦擺在北方，自然耳目聰明些。由最關國家安危的軍事外交上看，我們的首都適應建在北方。

中國各朝代的歷史事實，建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其中實在有一個大道理。因為南方較富，政府設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麗，派糧課稅就較繁重，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覺真切，就會出亂子。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就比較知道艱難辛苦，而政簡民洽，就自然國祚綿長。這是古今不易之理，說穿了實在並無神祕。我們懂得了這道理，太富庶奢麗的地方不宜建都，自然我們也不主張到沙漠不毛之地去建都，而折衷於貧富之向的北方，纔是適於建都的地

那麼，所謂北方究竟何所指呢？收復了東北四省，恢復了朝鮮獨立，我們應該建都北平。那時北平天然是中國的神經中樞，既當東北西北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天然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假使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但建都西安，必須儘速完成隴海路，加緊修建北起新疆南迄雲南的大鐵道，並多興水利，以恢復歷史上的「八水繞長安」的盛況。

（載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勝利不容有折扣戰後應建都北平

大公報
讀者投書

編輯先生：貴報本日社論「戰後國都宜在北方」一文，根據國防論點，主張我國戰後國都應建在「戰後軍事外交的重心」之北方大陸上。俾能「廣交朋友，近防敵人」，而配合「戰後的堅定國策」。並引述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防，及明清兩代以遷都北平而得奠定國基發揚國威之例，以證明「遠統不如近防」之道理，持論極是。惟末段前述，敵意似有未安，茲筆之於後，願有所請益焉。

●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乃中央既定之目標。生靈與國民所應有不可動搖之信念。七年來吾國所有在劣勢配備下忍氣吞聲繼續抗戰之唯一動力，亦即在政府人民均持有此全一堅定不拔之意志。且政府迭次示意中外，中國戰後並無領土野心，惟所有失土必須收復。是則收復失土（當然包括東北）必為結束戰事條件之一。殆無疑義。而責報之文內有「假若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等語，實令人費解。社論之題目明白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則所論「國都」當係戰後之國都而非戰中結束前之國都。如「如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則戰爭尙在繼續之時，何能在戰爭未結束之時建立戰後國都於西安？且吾國如願割棄東北，則戰爭似可不必延至今日？吾人戰爭之目的即在收復全部失土，與南京或武漢淪陷時卽屈腰言和有何殊異？

貴報於建都北平之見解，鄙人頗持同意。惟末段所述，則不敢苟同，蓋吾人抗戰至今，已不允許勝利有「折扣」，收復東北還有「問題」。不勝利則已，如勝利必須有全部不折扣之勝利，而收復東北，更不應再有些微問題。貴報輿論素爲中外各方所重視傳誦。此項「假若」之言論，似有引起誤會之可能，以爲中國或將願在某種有折扣之勝利條件下言和。故特專函奉達，至希在報端有所解釋，以正視聽，爲幸。卽請撰安。讀者黃孝贊上，九月二五日。

（編者按）爲們極願接受黃孝贊先生的指教，勝利不容有折扣，本報也願決定戰後建都北平的一個主張。

（載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實慶大公報）

長春建都論

胡秋原

「關於建都問題的討論，本擬告一段落，茲得胡秋原先生「長春建都論」一文，氣甚壯，意亦新穎可喜，故樂爲之掲載。作者函編者云：「頃閱貴報社評，主張北平，弟意此是退一步辦法，但須說遠一點，才能折衷到北平也。」（大公報編者）

勝利在望，戰後種種問題，均宜事先籌畫；其中國都誠爲重要問題之一。邇來討論戰後國都地點者甚多，而南京之不宜建都，似爲有識者之公言（至于辛亥孫中山先生之主張建都南京，主要爲杜絕北京之腐化勢力，可以不論。）至于建議，則有西安，武漢，洛陽，福州，北平，長沙諸說。而所持理由，主要爲地理之中心，歷史的故都，交通經濟文化之中心，地勢之險要，乃至氣候之適宜等等。我以爲這都不足爲國都之必要條件。國都是一政治問題，是一國防問題。我們必須由戰後國防安全的需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由中國未來一國之根本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所謂地理中心，歷史名城等等，都是次要問題。

而且大多是已失考慮價值的。

所謂已失考慮價值者，即是因爲在未來世界技術狀況之下，一切都得重新估定價值。例如，在過去驛馬時代，一國國都誠然要在一國中央，以易于控制全國。假使如此，我們無妨用平面幾何學，在地圖上求一個中心點。但在今日火車輪船的條件之下，地理的中心已不是幾何學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事。至于空運發達以後，任何一地都是中心，因爲遠近的差別縮小了。倫敦華盛頓之所在地不是英美中心，却無礙其能控制全國。其次，地勢之險要，在今天也不足重視。在弓箭時代，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地。但尙且我能往寇亦能往。大砲坦克時代，情勢已大不同。到了空軍發達，世界更無可稱險要之地。有人研究戰後國都，談到好不好掘防空洞。但我想，如果將來我們還要靠防空洞保險，實不成話說；而據說現在炸彈有重八噸者，則將來十噸二十噸也不稀奇。如人類將無戰爭，我們無所用其險要，如果還有戰爭，則在十噸二十噸炸彈之下，縱有桂林重慶天造地設之防空洞，亦不足以保證安全。至於氣象時候之類，根本不值一提。假使這是建都條件，寒帶熱帶不

應有國家了。

交通經濟中心，有連帶關係。大凡經濟的中心，一定是交通的要道。這是值得考慮的條件，但不是根本的條件。因為一個政治中心可以造成交通便利，但亦不一定要十分四通八達。華盛頓莫斯科乃至柏林，都不是交通和經濟中心。而大凡交通中心，也一定與形勢險要的條件多少矛盾。

至于歷史上成爲國都的事實，固不應有拘束現在的效力，但我們還要研究我們祖宗過去建都於是的原因。例如西安在歷史上建都最久，但並非因其爲地理中心，或形勢險要，乃至氣候之適宜。所謂「居高臨下勢若建瓴」云云，也只是文人描測之詞。歷史上建都西安，是由國防的觀點出發的。第一，在古代，中國的威脅來自北部和西部，如何突破厥回紇之類，我們的祖先一定要在西安建都，以便鎮壓潛在的敵人。因此有爲之世，如西周秦漢隋唐，都在西安建都，而東遷南渡，大抵由于希望避免威脅，於是終奄奄而至于亡。第二，古代關中最高最實，太史公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

我們應師古人定都兩安之意，但應根據形勢的變遷，選擇新的國防重地。說到這裏，我覺得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有絕大遠見。（他對內政策不談，而對外則不能否認其遠略）他之遷都北京，實在於鎮壓金元之捲土重來，因為宋元以前，中國民族的版圖，引其來源已由西北移到東北；而在海運大通以後，西安亦不復是財富之區了。

假使我們要決定今後國都地點，我們便要問：誰是我國的根本敵人，而什麼地方具有建設我們國防的優越條件。

這答案非常明白：我們現在和將來的根本敵人是日本，我們國家的生命綫是東北，站在國防的觀點，我們的國都（至少在戰後數十年內）應在長春。今日之長春，就是古時之長安。長春是我們的國防重鎮，正如長安是周秦漢唐的國防重鎮。

這關係中國民族生存和立國的根本問題，我們一點也不能含糊的。

我常說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就是抗日。日本是中國生存的根本威脅。除了日本以外，中國無第二敵國，進一步說，解決了日本問題，其他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而中國亦不復畏

種任何侵略。分析這理由，需要一本專書。我只想指出二點：一。世界上國家雖多，但除日本外，沒有一國是以滅亡人國為根本政策的。二。中國近代一切禍亂，均以日本侵略為禍根，其他國家縱有不友誼行為，沒有日本，是不能單獨發生作用的。所以，此次抗戰不是單單始於七七，亦不始於九一八，且不始於五三和五七，而是明治維新以來，即日本主張征韓之日就註定的宿命戰爭。中日這兩個國家只有兩條路，一是戰爭，二是合作。所以此次抗戰即說為中日合作而戰，亦非過言。但怎樣才能達到中日合作的目的呢？條一。要中國充分富強，第二。要日本更生，成為民主的日本。但要日本民主化，實不容過份樂觀。所以我們只能倚賴自己的富強，而不能倚賴日本之民主化。我們不要求日本土地，但不能不要求對日安全。

有人以為此次日本戰敗以後，即不足為患。這是極危險的想法。此次抗戰，日本必敗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必須嚴重告我國人，一個現代國家是很容易復興的。只要看看第一次戰以後的德國。如日本未經徹底改造完畢，日本帝國主義是可能復起的；而他經過此

次經驗的教訓，一定獲重來，必比今日更惡百倍。所以今日之短不足畏，而將來日本實可慮。所以，今天我們的口號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而戰後的國策應是安全第一，防日第一。

既然日本是我們的根本敵人，我們對付的方法不外二途，一是避敵，二是迎敵。從來迎敵勝于避敵。而迎敵的根本辦法，即莫如將我們的國，放在我們的生命綫上，放在東北，放在東北中心點的長春，使我們雷霆萬鈞之力在此，以便充分應付未來日本一切的動作，且使日本知道，神京在此，汝不得正視。這是長春建都的根本理由。

然如果長春是一個突出的前哨站，也不適於國都。但中國最富的區域，誰也知道是東北四省。關外之地雖不過全國十分之一，而富則確有十分之六。我國現代立國資源的寶庫，第一是東北，第二是西北。必須鞏固東北，中國經濟建國才有完成的可能。長春在中山先生實業計畫中西接西北鐵路系統，南通北甯路及北方大港，在地理位置上，恰恰是一個中國的繁盛頓。這是長春於建都的經濟理由。

還有一個不可輕視的理由，九一八剛過一週，大家記得，東北淪陷十二年。可憐東北十二歲以下的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看見故國的旌旗。而在日寇奴化教育之下，二十五左右的青年，都被日寇強迫學日語，自稱所謂「滿州國」的人民！而日寇除了奸猾燒殺以外，在東北做了長期的奴化工作。這雖不能消滅東北青年的愛國心，但日好的腥羶，必須相當時間才能洗滌。必須新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那裏，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將日寇所播散的妖氣毒索掃除乾淨。而東北的兒女，在祖國最親切的懷抱中得到應有的撫慰。

今年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蔣委員長在參政會中重申收復東北失地的一貫政策，而參政會全體亦重申此神聖決心。收復東北是抗戰的目的，建國的條件，也是未來國家安全的保障。假使我們能決定戰後建都長春，不獨使全國的意志更能集中，全世界將更能明白中國的堅決意志，而關外的父老兄弟，亦必更能歡欣鼓舞，在國軍反攻之日，表現偉大的力

我們不但要使青天白日的旗幟永遠飄揚于白山黑水之間，並且要在那裏建築中國新的

昆城，使日本永遠不敢正視，永保華夏之安寧！

（載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重慶大公報）

建都濟南議

翁文灝

各方面對於戰後首都所在地點多有建議，除了南京之外，大家所考慮，有的是武昌、漢陽、西安各地，也有許多人主張回到北平，更有少數人提出濟陽。誠然首都所在是一個老問題。從前商鞅相秦，革新政治力求富強，其所首先注意的便是建都咸陽，與韓之信用，漢楚爭雄，楚都彭城，漢重關內，地理形勢亦影響於實力的成敗。唐都長安，兼重關陽，更中餘方經營滙淮。宋都開封，北禦強寇，百有餘年，苦受追壓。南京建都者，前以六朝爲最著，都邑頗極豪華，惜是河山半壁，爲時亦復不久。元都北京統一全國，歷時百年。明初先都南京，爲時甚短，旋即遷至北平，歷三百年，滿清代之，仍都北平，以國權之，迄至北代告成，歷年又復三百。因之迄今北平，猶有歷代首都規模，宮殿壇廟，莊嚴巍峨，爲中外所共稱道。此次抗戰，摧積年暴敵，後故國疆宇，樹嶽新之建設，定必以此爲基礎，對於首都所在，自當擇定妥適地點，以振新全國之人心。譬之，美建新邦，

定都於華盛頓，用國父嘉名，成全國樞紐。日本明治維新，遷都江戶，改名東京。蘇聯革命以後遷都莫斯科，建樹中心，克禦強敵。此皆於新邦肇造之始，即作建置首善之計，深謀遠慮，足爲借鏡。吾國今方革除以往腐舊，創開方來新規，爲千載一時之機緣，對於首都地址，詳妥籌劃，自爲當務之急。因就所見，貢獻此篇，以促當代之注意。

先就可能建都各地之優劣，一爲比較。南京在昔日雖有龍盤虎踞之稱，以目前軍事眼光觀之，意義已不相同。尤可顧慮者，離北方較遠，距東北更遙。政府精神如僅集中於東南，則對於農業富源極盛，工業化程度最高之東北，實有鞭長莫及之虞，對於華北之富庶，亦不易充份關顧。故以南京爲京南大邑，誠可無愧，以南京爲全國首都則不免略嫌偏隘。但秣陵秦淮久傳民族之精神，國父寢陵永留共和之教義，地濱海疆，甚合近代立國之風，邑臨長江，更擅水運交通之利，繼作首都亦爲一法。

武昌居長江之中游，爲平漢粵漢二路之樞紐，北有漢口，可容巨量海船，南貫洞庭，鶴成重要工業區域，交通盡南北東西之便，地位有居中鎮攝之功，皆爲合於首都之條件。

所感不足者，對於東北相距更遙，消息遲延，難免瞭解艱難，因隔闕而致疏遠深恐影響於國家之基本。故以武昌爲長江中心區域重鎮，固屬形勢天成，若作爲全國首都，亦尙未合理想條件。而況武漢夏季溫度極高，氣候過份炎暑，亦可影響于政府工作之效率。若另擇山區，如牯嶺或鷄公山，爲少數要員夏季治公，究難免偷閒避暑之譏，而領袖遠離屬員及檔案，亦難收共同促進之效。

西安及洛陽皆在平漢鐵路以西，在周秦漢唐時代，海運未通，東北及華南皆尙未發達，中國片廂一指之中心區域，厥在渭汾平原及黃河中游，建都於此，自甚適當。今則東北各省，華北平原，江淮流域，以東南海疆，皆爲立國根本之地，人口之所集中，財富之所萃，中外之所注目，皆在於此。如首都建於平漢鐵路之西，如西安或洛陽，或甚至如一部份人所主張之蘭州，則環顧皆山，氣候乾旱，糧食較少，人口無多，對於根本重地如東北華北江淮及東南各要區，一律距離甚遙，交通不便，平時既觀察未周，臨事更呼應不及。仕古時誠爲發揚國威之中區，在今日則難作鎮御全國之首邑。故西安洛陽等地，此後作

爲貫通東西之要點，西部城邑之重心，確有價值，作爲首都，則時勢不同，害多利少，不宜強爲。

東北各地中，無論瀋陽或長春，皆爲東北區域內之要地，而位置過偏，不能作爲全國首都，致有顧一隅而輕全局之苦，其理至明，無待詳說。

以是諸因，此時立論，能得多數同情之地點，仍爲北平。言歷史，則爲首都者已近千年，言規模則宮室街道，依然猶在，言交通則平綏、平漢、平蘆、平甯、平熱等各路皆集中於此，言紀念，則碧瓦紅牆、青天綠壤，舊時留連珍愛之區，尙繫昨日，復返故居之念。考其實際優點，則對於東北，猶如比鄰，對於蒙古，可存鎖鑰，高屋建瓴，治理內地，居中御外，控禦邊疆，推爲首都。良有至理。惟所引爲遺憾者，北平在北方雖爲勝區，對南方則難免遙隔，在海通以前，北平曾爲國力之中心，自海通以後北平已失中樞之實質。凡此弱點，揆之前庭道光咸豐以後之史實，已極顯明。故香港坐業，類於明室之失澳門，粵閩浙海之被侵擊，政府雖頗關心，但與津沽安危究不視爲同等重要。馴至拳匪釀事，當時朝廷

對日與日本一律宣戰，而兩江湖廣南粵之疆吏竟宣告中立，不肯奉詔，坐視首都淪陷，君后逃亡，並不出兵相救。由此可見以北平為華北之首邑雖可無疑，以北平御南方之各省究甚難實力。在現時更宜顧及，南方濱臨海洋，與歐美各邦，接觸較易，故接受新式之思想，發動新式之運動，亦為量特多，為時特速。以此南方各省常為政治新動作之中心，凡如國父民族民權之發軔，康梁譚唐之維新，武漢之辛亥起兵，蔡唐之討袁反帝，以及本黨之北伐，皆以南方之新機，革北方之舊污，事實昭然，屢試不爽。北平方面氣質較為樸厚，思想趨於持重，謹慎或能有餘，猛健常苦不足，地既偏處於北邊，力難達及於南省。如以此作為首都，事實上恐不易領導全國預制機先，而不免墮於陳舊，過於保守。此一觀念，實關中樞鑿石之能力，亦即根本影響於全國命運之安危，規定首都時不可不深切思維，善為圖之。

以上各地優劣利害既上述，則當此而另籌，克為首都之標準，對於下列標準，自當特為重視。(一) 應為近代國防之命脈，故首都所在不宜離海口過遠。(二) 南北兩方並

應注重，故首都宜設於南，較爲適中之地。（三）東北實地，工業發達，膠濟漢水，而地近強隣，首都地位須對東北能充份照顧，聯爲一氣。執此三點，以衡各地，惟濟南尙能大致具備，可作爲新時代之首都。其對於各重要區域之關係，試爲分別言之。

首言濟南與東北之關係，東北漢人幾全自山東移往。山東人民之所以易往東北者，良由山東平島，深入海中，營遼之間一蹴易達，益以近時汽船火車之利器，往來更增便捷。首都如設于山東，則對於東北人心，儼如同鄉，毫無隔離，保持經營，自最可有力。

對於華北，濟南居華北大平原之邊際，火車北抵平津，僅數小時，由平津而進控滿蒙，形勢甚便。另宜修建鐵路，自滄州以抵石家莊，由濟南以達新鄉，庶使津浦平漢二鐵路間，自北至南，有平津、滄石、濟新及隴海四橫貫線，以相貫通，則華北平原運輸自極易發展。以此爲根據，更宜充份發揮控制西北之辦法，最高關鍵亦在交通。平綏線現通至包頭，宜更西展，經五原而達寧夏，正太線已自石家莊進抵太原，更由同蒲幾以連貫南北，道沿綏原抵豐愛，宜自此向北延伸，經晉城長治，以抵太原。如此則自新鄉向西而北，進

入山西，渡河而南，一由蘭州路，而遠貫陝甘。凡此交通樞紐皆在華北平原，而華北平原之關鍵則可掌握於建都之濟南。此其形勢，較之北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濟南本身地位；處於山東山地之西，與海口距離尙略過南京與北平。但膠濟鐵路往返甚便，且更宜增建新路，自濰縣以迄濰濟衛，自泰安經新泰臨沂而抵連雲港，使濟南成爲此部份鐵道交互之中心，亦與數個海港相聯接。如此則濟南對全國既有高瞻遠矚之功，對國外亦有親切注視之勢，其勝優皆有過於南京及北平。

濟南地位處於華北，其對南方似覺稍遠，但此實大可以人力補正。隴海鐵路以南，自蚌埠至信陽應添設橫貫鐵路，平漢鐵路南端自花園宜有鐵路，經襄陽光化以抵漢中，自漢口宜有鐵路，經宜昌恩施以抵萬縣，粵漢鐵路沿綫自長沙宜有鐵路，經常德沅陵以通貴陽。自衡陽已有鐵路經邵陽全州而入桂林，自曲江宜有鐵路，經南雄贛縣，以達南昌，浙贛鐵路沿綫，自貴溪宜有鐵路，經邵武南平以達閩候，更自貴溪北經浮梁祁門以通長江，跨江而北則由滄南鐵路以達浦綫之蚌埠，如此佈置，則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對於東方

東南水陸交通，國省鐵路相通，對於西部之陝川黔桂滇，亦皆發達。且貫通南北之運河，本爲吾國水道工程之奇蹟，今後仍應認真疏通，使能行駛小型汽輪，並使蘇浙之船能直抵華北平原，濟南北近東阿，管領較易，故運河水道之通行，尚可宏增濟南地位之重要。

更自經濟立場觀之，南方礦產長於錫鎊等，其價值至高究不如北方大量煤田及優厚鐵礦之更富於立國意義，而北方人民之工作勤劬，意志堅實，亦爲吾國發展程序中不可輕視之要素。農業產物，南重稻米，北食麥粟，南產桐油豬鬃，北出棉花大豆，南北各有優點，而北方居人之體力堅強亦爲衆所共識。溯自對外交通以來，英法重視通商，故力爭東南海埠，日本志在兼併，却最羨華北富源。試思日本侵占步驟，原係先取朝鮮爲登陸階梯，急取東北以爲其發展根據，嗣犯華北以爲其資源要區，更執此爲根基，以與世界愛重公道之國家正式挑戰。即此可見吾國北方關係宏鉅，實關係全國國命之存亡，選擇首都地址之時不可不念茲在茲，重加注意。以此理由，吾國首都與其設於長江以南，毋寧建於長江之北，與其置於完全食米之區，毋寧建於麥米並食，或麥粟區域之內。遠考吾民族古代文

化發祥之地區，近按現代國家所需要之地理物質各項要點，均可爲之證明。凡此意義，實足爲濟南克爲首都之依據。

首都雖設濟南，實際努力自仍應注及其他各地。中國地廣人衆，治理特爲經謀。在東北、華北、西北、新疆、西南、江淮、湘贛、閩浙、粵海各大區域，以及蒙藏邊地，皆宜建樹國防文化經濟之重心，秉承中央，就地推動，庶能指臂相使，一致進行。惟首都爲全國民意結集之重心，發號施令之中心，關係特大，故著所見於此。

（載三十二年十月一出版新經濟半月刊第十期）

從工業化觀點論建都

齊植璐

一 前言

最近，戰後建都的區位問題，頗爲各万人士所注意，已提出的「可當首都之選」的地點，有南京，北平，西安，蘭州，武漢，長春等處，都各有有力之理由，同時也都不免有相當之弱點，我們來願意對此問題提供一些敷衍的意見：首先，對各家提出的建都必備之條件，略加批判，其次，再從工業化觀點，說明戰後中國之中心區域及重心區域，並指出建都最適宜的區位何在？

二 幾種建都條件的檢討

選定國都之基本條件，時賢所見，頗有不同，歸其要點，不外：（1）歷史悠久，（2）地位適中，（3）交通便利，（4）國防安全，（5）經濟繁榮，（6）文化發達，（7）人口集中，（8）民族健康諸端，茲就管見所及，逐一檢討其得失如次：

(一) 歷史悠久我中華民族原爲歷史悠久之民族，所謂「發懷古之幽情」，誠足以發揚民族精神，淬勵民族氣節，但如以「歷史悠久」爲選都之條件，則不免缺乏確切之標準，建都西安論者，持「史力」之說，(註一：丘良佐，「論建都」三十二、九、七、大公报)，緬懷往史「及國衣冠拜冕旒」之盛況，因而主張「舉中國以襲西安」的史劇之重演。但北平自元朝奠都，以迄民初，亦已垂六百餘年，且規模宏偉，逾於西安，由歷史價值觀之，又烏不可當首都之選？如謂北平定都，僅爲近古之事，不足以「遠邁漢唐」，則漢唐以上，我民族更多發祥之地可資稽考，我國國都豈不應建立於敦煌，安陽的廢墟之上？且最近有人以川北有金絲猴近於人猿，歌樂山亦有發見人猿之可能，而倡「中華民族發祥於重慶」(註：衛棻賢文見新中華一卷四期)之說，是戰後留都重慶，亦不爲無據矣，但此當然爲事實上不可能之事，如謂「北平建都年代雖最久，但除明季以外，多爲北方外虞所據立的統治中心」(註三：周立三，「戰後我國首都地理位置的商討」；東方雜誌，三十九卷十六期)其歷史意義不知西安，則今昔時代不同，「封建大陸帝國之思想，已在

長安北平埋葬，共和革命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定都武漢豈非更富有革命創造之意義？（註四：陳爾壽，「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三十二，九，一六，大公報），總之人類歷史的齒輪，是不斷推轉前進的，我族立國於此嶄新之時代，對一地之歷史價值，亦必須以新的觀點，重新加以估量，故所謂「歷史之悠久與否，實不足過分考慮」。

（二）地位適中 建都地位應以適中為原則，固無疑義，然所謂「適中」之界說如何，則頗難定論，有以數期地理之中心為論據者，則「認為以定都蘭州為最宜」（註五，朱文長，「戰後應建都蘭州」東方雜誌三十九卷十六期），而西安亦不失「全國中心」之地位。有以自然及人文地理之綜合中心為論據者，則認為武漢最接近地理中心而可常首都之選。（同註四），有以現代及將來之地位價值為論據者，則認為南京恰居全國縱分五帶——邊疆，弧形斷裂線以西之腹裏部分，弧形斷裂線以東之腹裏部分，綠海內環，綠海外環，及橫分五帶——東北及內蒙，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福建台灣嶺南，南洋——之第三帶，即中央地帶，地位最為適中，（註六沙學浚，「中國之中橫區域與首都」，三十二，十二

，十九，大公報），但由另一觀點觀之，北平爲全國邊疆區及綠海區域接近之區，（同註六）在經濟地理上，又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北四省這個大工業農牧圍的中心，（註七：傅孟真，「戰後建都問題」，三十二，十一，廿九，大公報）其環拱區域，各種經濟生活的配合，最爲完整，北平的地位，也不能說不適中。所以地位適中之觀，也不能找到一確切之依據。

（三）交通便利 國都所在，非交通便利，不足以推行政令，控制全國，此乃毫無疑義之理。然中國幾個大都市，除西安，蘭州外，無一非交通便利之區，將何據而取舍，則不無困難。且交通障礙，可以人力克服，西安，蘭州目前雖爲閉塞之區，將來甬海寶成各路全線通車，中央鐵路系統建築完成，歐亞空綫繼續拓展，則其交通發展，仍有無限之希望，交通條件，亦無過分重視之必要。

（四）國防安全 國防安全雖爲建都之重要前提，然此所謂「安全」，決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爲國防絕對安全的區域，常常是其他條件最不充分及最難發展的區域，西安建

都論者，優於此次抗戰之教訓，過於重國防空防之安全，多懷恐懼，也不足以自圓其「提高民族，自尊氣節」之說。因之做翻案文章者，乃發為長春（註八：胡秋原，「長春建都論」，三十二，九，廿六，大公報）瀋陽（註九：谷春帆，「選都商兌」，三十二，十一，十八大公報）建都之論。其言似辯，其氣實壯，國外地理及歷史學者，如柯尼須（Koenigfish）唐比（Toynbee），多認為吾國建都之條件及變遷原因，與防禦外侮之關係至大，明清之都北平，與漢唐之都西安，無不皆然，（註十：參見張印堂「戰後中國國都位置的商榷」，當代評論三卷廿一期），故國都位置之絕對安全與否，實非必要之條件。

（五）經濟繁榮 經濟繁榮似為建都之必備條件，南京控有東南財賦之區，富力甲於全國，故其建都價值，頗為國人所重視，然持反對說者，其理由亦極為充分，蓋「政府設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侈，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甚感真切，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而政簡民治，國祚綿長」，（註十一：大公報社論：「戰後國都宜在北方」，三十二，九，二十五），證以史實，歷歷不爽。其次，建都

於富庶之區，不僅可左右政府庶政之設施，同時對民族精神之振作，亦影響甚大，因為「吾人從高向下，從冷就熱，從曠大處向狹小處，常有一種舒服安穩之感，反之，則易覺有一種齟齬進邁上之意，西漢之興唐明，則在逆其勢而加以策勵與鼓舞，東漢北宋，隨勢自然，則振作無從矣」（註十二：錢穆，「戰後首都問題」，思想與時代，十七期），不過，以上所謂「較貧之區」，仍是有相當限度的，易言之，即決不能「貧」到荒漠不毛，其現有或將來的「空間價值」，仍應加以相當之選擇，過富既無必要，過貧也非妥當。所以經濟條件也大有考慮之餘地。

（六）文化發達 首都既為國首善之區，又為國際觀瞻之所繫，其文化水準，自應為全國之冠，殆無疑問，不過文化高下並非建都之最要條件，故可不具論。

（七）人口集中 所謂人口集中，包括人力重心及人才重心二義，論者每以此為建都之要件，不過其觀點亦至不一致。就人口重心言，有一種說法，認為江南居全國人口密度之首位，南京附近為人力重心之所，故戰後還都南京，頗有理由（註六）另一種說法，則認

爲江南則人口最密之區，但戰後國防建設所需之兵士，與工業建設所需之勞工，均集中在北方，北平西安才是全國人力的重心，（同註十二），就人才重心而言，全國才智之士萃集於江南，在政府中亦占有主要成分，亦爲若干年已有之事實，所以「江浙人文淵藪」，實足以提高南京的建都價值，（亦同註六），但另一種意見，認爲今後幾十年中任何政府總不免南人占絕大多數，固無疑義，然唯其如此，首都更不應建在南方，否則北人的地域性，必定會發展下去，而在心理上種下了影響統一的菌素，（同註七）這種看法實不無遠見。所以，人力重心和人才重心都不能做爲選定首都之標準。

（八）民族健康 就民族優生學的觀點言之，長江流域爲亞熱帶氣候，對健康不甚相宜，如建都東南，則全國優秀的人行必偏向此不利於民族生理的地域移動，使其智力體力不易平衡發展，故爲促應民族生理之改造計，非於北方定都不可（註十三，張君俊，「西安建都之研究」，東方雜誌三十九卷十七期，又「戰後首都問題一，三十二，九，七，大公報），從氣候與生理的關係以言，其說誠不爲無見。但民族健康的維持，是不應完全順從

自然的，對於有害健康的環境，我們應該用種種人為的設施，加以直接和間接的改造。江南既為全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所在。移都北方決不能解決其全部人口的健康問題，若徒留更佳民族生計日趨於劣化，所以民族健康一點，實不能視為選定現都區位的充分理由。

三 戰後中國中心區域及中心區域之移動

總結前舉各派觀點，雖聚論紛紜為紛紜，然其問題焦點則可歸納成兩點，茲試擬名為「中心」說，與「重心」說：

(甲)持「中心」說者，其着眼點比較置重於國都之控制作用，故建都必求其地位之適中，交通之便利、國防之安全，俾政府得兼領全國之神經中樞，而加強其對環拱各地之控制力量，是以蘭州、西安、武漢，均可當建都之上選。

(乙)持「重心」說者，其着眼點比較置重於國都之領導作用，故建都必求其經濟之繁榮，人口之集中，文化之發達，俾政府得掌握全國之精華所在，而加強其對其他各地之影響力量，是以南京、北平均富有建都之意義。至冀都東北論者，其立論在以國都當國防之

重鎮，亦可歸入此類。

戰後建都，究應着重「中心」，還是「重心」，還是「中心」「重心」兼顧？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認清戰後我國所將採取的根本國策，對過去控制邊疆，畏懼海洋的觀念，均應加以清除，「居高臨下」，既無必要，「席豐履厚」亦非恰當，所以經濟（一般都係指「財賦」而言），國防、交通、地位、人口，以及文化、歷史、氣候，都不足作為選擇建都區位的條件，而所謂「中心」和「重心」也有重新估量之必要。沙學浚先生說：「抗戰勝利後，中國最大的任務是建國，因此首都之選定應注重於領導建國，而不是對於平定內亂，更不是準備不久又將爆發的二次抗戰」（同註六）這的確是一種最有遠見的眼光！

戰後新中國的遠景是「工業化」，工業建設將是戰後建國大業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同時也是第一艱鉅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必須由政府以全力加以領導和推動的，所以首都區位的選擇，也必須注意到便於工業化之發展的條件；同時只有在此前提之下，方能選擇到戰

後中國最合理最確切的「中心」和「重心」。

第二，由國都之「中心性」來說，在戰後工業化的過程中，仍是非常必要的，不過，這個「中心」並不是數理地理中心，而是物理地理（此名詞嘗未見於經傳，姑試用之）中心。在地圖上求得的幾何中心，由經濟的觀點言之，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六百四十八萬七里蒙古，和比它的面積小調十五倍以上的四十三萬方里的江蘇，在經濟的價值上無從比擬，建都蘭州誠然可近統蒙疆，但遠離了江海，減削了對經濟動脈的控制力量，實為輕重到置得不償失之舉。所以我們認為以土地面積為根據的數理中心，今後無此必要；同時即使有此必要，則所根據的土地面積也不應祇是以方里為計算單位的，我們今日雖還不能找到一個計算「標準面積」的單位，但我們可以假定，計算各個地域的面積時，其所用之「方里」單位，是應該加一「權數」的。這個權數就是各該地域的「墾殖指數」「及」，「礦產儲量構成比」，而在工業化前提下，後者尤為重要。如依此假設的標準面積計算，則一百二十四萬方公里的「東北」區，「遼、吉、黑、熱、五百三十四萬方公里的「大西北」

一、次、甘、綏、寧、青、新、蒙、八十三萬方公里的「大東南」區——江、浙、閩、贛、
 湘、粵、三百二十四萬方公里的「大西南」區——川、湘、桂、粵、滇、黔、康、慶八
 八萬方公里的華北區——冀、魯、晉、豫、魯、在工業經濟的價值上是大致相當的。這
 種區劃當然只是一種粗淺的輪廓畫，在這裏不能例舉數字詳加說明，不過，我們至少可
 以藉此說明甘肅不足以作地帶中心，而今後地理中心應該在東北，大西北，大東南，大西
 南四個區域之間的華北區，尤其是連接北平、濟南、鄭州這三個據點而成的三角地帶。我
 們從由工業資源的分布上觀察，即可說明此一地帶的中心地位。工業建設以煤鐵為生命線
 ，茲就將該區及環拱該區各省的煤儲量對全國百分比，列表於後，以資比較。

省別	煤儲量對全國百分比	鐵儲量對全國百分比
遼寧	○·七六%	六六·九六%
熱河	○·二五%	○·八七%
察哈爾	○·二一%	七·○三%

綏遠	〇・二〇	〇・〇五
陝西	二九・八八	—
山西	五二・七九	—
河南	三・二二	〇・二一
河北	一・二八	三・一六
山東	〇・六八	一・一〇
合計	八九・二七%	七九・三八%

觀上表，可知在本區直接控制之下的煤鐵資源，可各佔全國總量的八九、二七%及七九・三八%（鐵礦儲量河南綏遠二省尙有一部未計在內，總數當可達八〇%以上，且接壤省分之湖北鐵藏亦未列入，由工業化的觀點說，此區之爲全國中心，已可當之無愧。如再將該區的控制範圍擴大，則在第二圈內，有沿海之魚鹽，長白山地之森林，蒙古草原之毛氈，河西走廊的石油，以及長江及漢水流域的絲、米、棉、麻、夏麥以本區自產的棉、麥

大豆、花生、芝麻、可以製鹽、鐵、農、林、漁、牧、莫不左右邊源，取求無盡，而大量的勞力資源，更足爲工業生產之有力支柱，其工業條件之完備充足，決非其他任何區域所能望其項背。

所以在戰後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之中，華北的冀魯豫三角地帶，實爲全國之中心區域，其他各區的主要任務，華北是運送燃料，東北是運送鐵廠，以直接供應其基本工業之原料，西南是輸出錫、錫、鋁、汞等出口礦產，東南是輸出絲、茶、桐油、等出口農產，以間接供應其基本工業之器材，而以華北鐵路網爲其輸送線，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等沿海口岸爲其吐納口，其今後的發展，實有無窮之希望！

第二，就國都的「重心性」來說，其重要性則超過其「中心性」之上，因爲「中心」好像是物體之「支點」，它必須安置在「重心」之上，方能堅定不移，此乃不易之理，中國過去重心，係在長江下游一帶，上海爲全國之「經濟首都」，已垂數十年，它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工廠，連江浙三角洲併計在內，則可達百分之六〇以上，在農產品產量及

貿易額方面也都占到一個龐大的比率，人口密度也在全國爲最高，所以這一地在過去爲全國的精華所在，其盛衰隆替很可以左右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治的命運，但在戰後中國的工業化開始以後，其重心地位是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代之以興的，無疑的，也將是未來的華北區域，我們知道，工業的本身即是具有「重心性」的，因爲它是一種「以點制面」的事業，廣大的「農（林、漁、牧、）礦產，常常要受到工業據點及其營養線——交通綫的支配，而在各個「工業複合體」中，「重工業」或「鑰匙工業」又常常占着領導的地位，誰占有或掌握了這把「鑰匙」，誰就可支配全部國民經濟，而增強其政治控制力量。過去中國幾乎沒有重工業，而只有「模仿工業」和「買辦工業」，在不能自主的經濟環境，也只能在沿海特別是上海發展，上海在國內經濟的領導地位，可以說都是由外鑲的力量所促成的。戰後我國的工業化建設，是自主和自力的建設，是從頭做起迎頭趕上的建設，全國的重心區域，自然應該轉移到重工業所在的區域。我們推想全國各區可能發展的中心工業，則在東南區，爲民生工業及外銷工業，西南區爲兵工業及民生工業，外銷工業，西北區爲國

動工後，均不能形成大的重工業中心，東北區雖有相當之重工業基礎，但亦應儘量遷往華北，而不能使其充分發展。所以今後全國最有希望的重工業區，只有華北一區，政府爲了把握統一全國之鎖鑰，爲了達成領導建國的使命，自有遷都該區之必要。

四 總結——華北爲戰後建都最適宜之區域

由於以上之分析，可知在戰後工業化建設的過程當中，中國的中心區可能從西北向東移動，同時重心區也可能由東南向北移動，這個中心點和重心點剛剛可交會於華北區冀魯豫的三角帶。過去中國的中心區域是不能兼顧並籌的，無論建都東南，抑西北，總不免顧此而失彼。但今後的華北三角帶則將爲「中心」「重心」的合一區域，將來不但在政治及經濟上最有發展之望，即在國防及文化各方面亦可相隨而發展，因爲我國建國工作之大目標，爲經濟國防文化之合一，工業化不但可改變經濟形態，同時也可建立高度國防與現代文化，在工業建設佔領導地位之區域，其國防建設和文化建設也必可成爲全國之表率，至於交通的便利，人口的集中，民族健康這些條件，則更都是迎刃而解的事了，所以該

區是今後最適宜的建都所在，所謂「當數千年復興之運，肇億萬世有道之基」，只有該區，庶足當之！

至於建都地點的選擇，北平、和濟南都有考慮之價值，兩者比較，除共同的優點外，前者的長處，在（1）物質設備完善，重建新都比較容易，（2）交通比較便利，（3）便於控制東北及蒙古新疆，（4）歷史比較悠久，文化比較繁盛，後者的長處，在（1）距海口較近，便於照顧綠海外環的台灣澎湖各島，（2）距長江流域較近，便於照顧東南及西南。至於何取何從，則當待國內賢達發揮議論，筆者不擬作何結論，因為本文的目的只至工業化觀點指出戰後中國最適宜的建都區的所在。

（載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新經濟半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論國都

富墨公

一國有一國之國防，斯一國有一國之國都。國都一問題，平時重要，戰時亦重要，戰後復員與復興，更加重要。

國都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本身所佔有之地位，非常顯明，業經專家重視，各別詳討，然國防為憲法上之安全的大計。若以國防為中心區，而顧慮到國都之安全問題，自當以國家之政略及戰略，採取均衡發展之方針，以為民族生存政策之先決的惟一條件。

甲、政略上之國都 政略以和平為立國之綱要，則敵人之對象，為政治情報上之敵人，而其建都之目的祇好以我不犯人，人亦不犯我為裝飾門面話。至於位置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者，絕對的不成為問題，證諸永久中立國如瑞士之伯爾尼城，及局外中立國如瑞典之斯德哥爾摩城，均屬於此一類。

乙、戰略上之國都 戰略是政略之延長，計分為下列之三種。

1. 守勢的國都 (靜態的國都) 其目的以持久防禦，後退抵抗為原則。務必選擇敵國之國防前線愈即離遙遠之要點，選擇恆久性之優美的核心式國都，俾能從容配備，就地域上之縱橫的兩大體系，建設國境防禦網及其數線地帶，又於必要時統制之，加強之，以期達到戰爭有利之效果。例如蘇聯之放棄彼得格勒而歸都於莫斯科。土耳其之撤廢居士坦丁而定都於安卡拉，即其良好例。

2. 攻勢的國都 (動態的國都)，因為戰爭是動力的作用，在國都設計上之優美的原則而言之，蓋以國都的發動侵略戰之基地，經濟資源，一切均仰給於此。所以地位上完全取得主動之機能，作戰以閃電式直搗敵國之心戰為主要攻擊目標，平而砲擊，立體大轟炸，在火力與機械力交織之戰鬥場上，世界無不攻陷之首都，證諸巴黎之降服，雅典之被占領，即其現例。

3. 半攻勢的國都 (中間性的國都)，此即攻守兩性兼而有之的國都。因為政略通常攻守勢為常則，但立於兩大之間，兩重防禦，敵不過兩重攻擊。若抱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之決心，惟有採取半攻勢遷就於國境核心防禦方式，以應付惡劣之環境，例如波蘭採用華沙爲國都，結果爲蘇德所平分秋色。以引起希特勒一口獨吞之禍。

以上分析，均爲戰爭疆域上必然之定論。然國都受戰爭所刺激，根據戰史實驗例，國都並非是釘死之棋子，不能彈動，所以大戰前後期史實上，認遷都爲慣例。

一、一九一四年法國宣告巴黎爲戒嚴城市，政府遷移於波耳多爲臨時國都之例。

二、一九三〇年間大戰再起，納粹以暴力蹂躪全歐約十四個國家。自主民族性之國家，均流亡於異域，卽於其借居地爲寓都之例。

三、史丹林保衛蘇士，誓死抵抗納粹大軍，宣告古比雪夫爲行都之例。

因爲如此，國都變更，在國際公法上成爲新條例之引證。戰時且抵抗暴力爲第一義。至於國都復興——復興，兩者引起學者所重視。國都爲國防土地之永久定性的地物，復地又卽遷回故都之另外的折衷。若以國防爲永久中心地區說，則國都實爲國防主地之中心，殊有審度國勢重新設計之必要。

竊謂國防上建設國都之基本的目的，原在政略上使爲國家施政之中樞，在戰略上使爲陸海空軍集團作戰之根據地。所以學理之標準式國都通常採取下列兩原則以決定之爲適法。

甲、海洋性國都 以選定於國境濱海沿岸之水陸接觸地帶，以能控制領海——領土權爲要旨，例如英之倫敦意之羅馬及日之東京，均屬於此原理。

乙、大陸性國都 設於國境之中心地區，而採用光線輻射式之交通網，以收居中兼應之利，例如德之柏林，紅都之莫斯科卽其先例，然而任何國家——民族，國都若不確定，簡直沒有下國防之文。戰時國都，固可左右戰局，如果取得持久戰爭有利之條件，遷都亦爲戰果表現之一個的要素。我國放棄南京保衛重慶，勒性戰鬥，務已收效，吾人又不得不崇拜總裁之卓識信謀也。雖然國防高於一切，國都重於一切，而今日國都位置問題依然嚴重。

以下請就中國國防地理上之幾個國都的地點，再爲引證論述之。

中華民族之國，始於黃帝之武力的開基，破蚩尤逐蠻粥，均在北方邊境在隴緣，由來已久，黃帝劃野分野，立國於有熊，（河南新鄭地）它以黃河為天然防禦綫，極合國防之理想，傳至少皞徙都於山東之曲阜，再遷於帝丘（河北濮陽地）迨後區分政治區為九州，此為黃色國都之第一大柱石。夏禹格有苗專貢文化，當時建都於安邑（今山西地）而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湯始都南亳（安徽地）放桀於南巢後，北徙景亳（河南偃師）仲乙以降，世受黃水之災，播遷無常。武乙都朝歌（河南淇縣）幾成流浪政府，故至紂以前，周文王由豳岐建都於鎬（長安西北六十里）偃武修文，又訂九州分治制辨定候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服之別，而內外翕服。惟纣起於北，淮夷徐夷殘奄等起於東南，中央為鎮危計，乃營都於洛，穆王迫於犬戎之禍，乃遷都大丘（陝西興平）以示不忘敵人之意義，西周衰落，亦由於國都搖動之主因。平王避犬戎，乃遷於洛，是為東周。春秋戰國，蓋以虛位終。

秦滅六國，始都咸陽。以京都為內史府封建為三十六郡縣。使蒙恬北築萬里長城以守之。此為國防工程之偉大紀念物。沛公入關，子嬰出降，項羽都彭越不可一世，烏江之

役，不能戰勝偏居南鄭之劉邦。卯金開國，以汝水爲發祥地。故國號曰漢，西漢都洛陽，後遷長安，王莽叛後光武中興，仍回洛都，世稱之爲東西漢，然享國甚久。三國鼎立，曹都許昌，孫都丹陽，蜀漢都成都。只成偏安之局，晉受魏禪仍都洛陽，漢將劉曜石勒攻陷，長安行都，挾懷整兩帝而歸，中原遂淪於左府者數十年。元帝在江東，以建業爲國都，改稱東晉，但南北朝紛爭尤甚，隋大統一，始都於龍首山之大興城（西安地）迨至煬帝，以洛陽爲東都，分兵十道以征高麗，藉以威服日本。唐因隋制，仍都長安，武后遷洛而安史之亂作，玄宗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北京，肅宗以成都爲西京，鳳翔爲南京，長安爲中京，尋又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陪都制當始於此。趙宋都汴梁（河南開封），穆宗遭澶淵之役，轉危爲安，結金國遼，卒至引狼入室，爲北宋患。高宗南渡偏居臨安，南宋亦亡，元起漠北，滅宋而後，襲居燕京。元末陳友諒都武昌，亦爲明滅。明初建都南京至成祖遷都北京，親征韃靼，定門，阿魯台，明祚乃綿歷二百餘年。清沿明都，亦二百七十年。我們綜合以上之國都而言，其地位與國運成正比。

時，一、畿之資格如下：

一、北平，二、長安，三、洛陽，四、金陵，五、開封，六、洛陽，七、江陵，八、揚州，九、武昌，十、其他。

我國歷六十年餘以來抗戰之血的教訓，多數不贊成南京爲國都。然則今後國都究竟以何地爲相宜。值得國防科學家所注意。蓋國都爲安定國家之重心，復興民族之起點，固宜時時變動，綜合國情而以國防之時代環境，及敵國之對像戰略政略之運用等，而爲研究之標準。故要求於吾人者首在健全其建設的心理，即（一）須犧牲成見。（二）須打破因襲性而求新創造。而新國都在國防政策上應具備之條件如下所述。

一、以永久之敵國爲對象，抗戰爲寶貴之經驗，日本以外，尙有潛在性之敵人。國都爲安內攘外之主要作戰地，純大陸性之國都自以採用弧週複綫式之圖案爲有利，即國都在全國陸上總要塞之核心也。

二、應接近於豐富之資源地帶，科學上之理想國都，漸次趨向於工業機械，軍事機械

化。中國交通不便，形成國防落伍之現象，藏貨於地，棄力於人，均為可惜。以戰爭經濟而論，米棉煤鐵，現在為國防品所急需，故能接近資源地帶，絕不受封建作戰之危險。

三、須有山川險要之形勢，四塞之國利於攻，天府之國利於守，已成為格言，今則不然，我國中原地域，黃河長江，自西而來流，戰略上因地置關係，容易誘致中央突入之患。沿海建都，（武漢、南京、重慶）水上交通，極其便利，若引為掩護兩側翼，極形欠缺，黃河為水利上之敗子，商都宋都，已成廢墟。

四、須有優良乾燥之地質，重工業地帶，以此點為重要，平原地區立體防空，比較困難，故國都之地質，宜採用起伏地，且有良好之地盤為善。日本為地震最多之國，大陸政策，永為侵略中國之方針，然我國震源，亦在山岳地帶，今後國都，以採取半山岳地帶而有廣大之原野為適宜。

五、須有交通綫之輻性，國都為全國交通網之中心，山地國都，亦同此樣要求，惟依據第二次大戰實例，巴黎失陷，由於鐵道網太過於輻射，致為納粹裝甲師所滲透。中國各

故都。多在平原，瑞士爲內陸山岳包圍，尙能立國，故雖有相當之新強抗力。

六、其他，如民族性之剛勁，及其人口密度等，其於前項所述，中國國防中心區之標準，國都真不容易得圓滿之解決。蓋一切故都，已成衰老性，概不可困在新中國談新國防，最好直截了當，來一個革命手段，另起地盤。而根據「安內攘外」爲原則，相度於長江黃河上游夾流之交垣間之內側地域就襄陽——南陽等半山岳地帶，擇一而用，否則暫都武昌，或遷回南京，整飭國防，何必多以筆墨爭呢？

(據三十二年十月十三十四兩日重慶掃蕩報)

西安暫時何以不能建都

張恨水

爲着勝利的時期，已相鈔不退，大家都熱切的討論建都問題。關於這件事，許多人的見解不同，而大致的意見，都以爲宜建都北方。還可以想到戰後北方之政治重要性，國人已很銳敏的感到。就筆者個人意見而論，自是贊成建都北方的，而我的意見，自然有個我在，不能與人雷同。我的主張是「暫都北平，永都西安」。我所以這樣主張，建都是百年大計，就目前情勢而論，我們於戰後，自當以全副精神，注視着日本。這正如漢唐之時，以全副精神，注視着西北，不得不建都西安。可是，反對來說，我們又安知百數十年後，這情形不會反轉來，又不得不教我們再注意西北？爲了西北東北，都可以關照到所以建都西安，却是個長拾久安之策。

北平之宜建都，說的人多了。西安之宜建都，說的也不少。但西安之暫時不能建都，均爲持論頗難。我在新民報上下古今談裏，曾簡單的說到這一點。於今不妨重復的說

關中素稱旱地。大概自唐代中季以來，秦漢的水利，已經失修。五代之時，經過長期的紛亂，漢關中的人力，已發生了問題，國之宋太厲，他不能不建都開封，以就豐富之地。明清兩代陝甘一向就是枯府之鄉，連政治經費，都難於取給當地。直到現在，這情形似乎還沒有改。西安若建都，不難兩三年內，就在關中增加幾百萬人口，請問這食物問題（不專是糧米，水果，牲口，精鹽都在內）豈不是一件嚴重的事。

第二，漢唐之時，西北高山，有很多森林。就是趙宋時代，還是常常到關中去運木料。於今呢，西北千里，都是不毛之地了。建都起來，蓋房子的木料，燒火的柴炭，將根本沒有。幾百萬人迫切的需要，又怎麼辦呢？自然，陝西有柴炭，但以開採事業不發達，目前並不充足，突然建都，增產也來不及。

第三，就西安市言，水是一個最大的民生問題。到過西安的人，誰都知道西安人有這句口頭禪：「凡水繞長安」。無而，這是一個西湖式的名勝，唐人是詩文，處處都記載了

頭事。可是一到宋代文字，就無所見了，想是那時就已乾涸。現在的曲江，是一個土山谷，下面還有村落呢。只此一舉，可以想到西安的水利，比之當年建都時代，差到了什麼程度。七八年前我到過西安，那時全市的飲水，引起我最大的興趣。就是當年二十萬人口，全喝西門月城內一口井的甜水。水用五加侖量不到的小水桶運着，向全市運送。他處不是沒有井，而那些井水，多污濁渾濁而不能喝。近來也許多鑿一些水井，那飲水之不夠突然建都之用，是全無疑問的。

第四，西安之房子，向來不多。民國十八九年，曾有圍城過年之厄，百姓都折了房子當柴燒了。二十三年後，有些新建築，可又經過迭次的炸轟。近幾年來，聽說西安有些圓形式房子，那根本就是湊付勁兒，突然建都，不用說長房了，就是許多機關，也無法容納。

以上四項，我們就可以想到建都長安，不是北平接南京，或武漢接重慶，那樣容易辦。所以建都西安，必先將以上各問題辦好。國要辦好以上各問題，又必須先將交通

好。至少的限度，要等川陝鐵路暢通，風陵渡到潼關的黃河鐵橋修好，隴海鐵路延長五門，西南再築一條鐵路，貫穿榆林，通綏遠，接上平綏路。這樣才可以把關中所缺乏之食物，煤鐵，汽油，木材，都配合起來。而同時，關中還必須趕造森林，趕興水利，趕辦電氣事業，才配配合現代建都條件。請問這是五年以內所能辦完的事嗎？既辦不到，暫時就不能在西安建都了。

（載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萬象週刊第十七期）

戰後國都問題

雷海宗

近來各方人士，都很注重戰後國都問題，西安、北平、武漢、都有主張作為新都的所在地，甚至有人想遷往長春。認為南京可以繼續作為國都的人甚少，論者所舉的理由須有種種，但詳細玩味，似乎都着重在國防一點。國都是人類開化以來的一個政治現象，過去似乎尚無對此作個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如果從歷史上推敲，對於今日國都問題，或者較易得一個踏實的結論。

過去人類歷史上名都，多為歷史的產生物，最少在當初並無特殊具禮的作用。巴黎為法國首都，因為一千年前法國許多封建諸侯選了以巴黎為首府的一個同僚為國王，當時如果另有一個人被選擇，後世法國首都，就必不在巴黎。由此點言，巴黎首都地位，是出於歷史上偶然此事件，絕非一個必然事件。柏林為德意志首都，因為最後統一德意志的是以柏林為中心的普魯斯。中古時代與近代初期，屢次統一的機會，都未實現，任何一次如果

實現，首都必不在柏林。橫跨兩洋的北美合衆國，首都既在大西洋岸的華盛頓，因為美國開國時的十三州，都在大西洋岸，至於最後劃定的今日華府地址，完全是政黨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由地勢言，華府絕無任何優於其他地的特點。我們如果不談最近四十年所發生的變局，法德美三國，都是近代西洋標準之國，但三國國都的地位，各自不同，其中只有巴黎可以說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國防的中心。一九四〇年巴黎不保之後，整個的法國立刻土崩瓦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至於柏林他是德國政治中樞，都是沒有問題的，但就經濟文化國防各方面言，柏林須也相當重要，却絕無巴黎在法國的地位。至於華盛頓在美國，就有另成一格，我們只能說華盛頓是美國的政治中心。美國的經濟中心在紐約與芝加哥，文化中心在紐約，國防可以說無中心，而是散佈在國內國外許多地點的。但沒有一個人敢說美國不是近代化的國家，或說美國不統一，美國也無人夢想到要另建新都。

中國在先秦列國並立的時代，列國的首都，也都有歷史關係，魯國立國前後將近八百年，首都始終在曲阜。齊國除短期間的例外，首都未離臨淄。楚國由春秋初期起，即建都

於郢（湖北江陵）到戰國晚期，郢都被秦人奪佔，不能恢復，楚始東遷，對於當時建都背景，我們今日已不詳悉。但將近千年期間國境國土隨政治經濟的局勢，文化的情形，變化必多，而首都始終不變，可見也必是歷史傳統使然，並無特殊且體的理由。由上所舉西方的列，與先秦列國的例，我們可以知道首都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國防問題，也可以說不是單純任何問題。至於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之後二千年間，建都的確成了問題，已不再似從前那樣的以歷史傳統為準，一個原因大概是國家太大，不似前此列國並立時代那樣容易照顧，小如瑞士的國家，首都在任何地點都無關係，但大如漢唐帝國，似乎絕無將首都建在廣州之理。國家大，國防愈難，所以國都的所在地，開始以國防為轉移。由秦統一起，將近千年的期間，中國的外患，總在西北、匈奴、柔然、突厥秦的威脅，都自正北與西北襲來，其他地方亦有問題，但不似西北的嚴重。秦本為西北的國家，統一中國後很自然的仍以自己的首都為天下的首都，秦都咸陽，西漢所都的長安，也離咸陽甚近。秦漢盛時，對匈奴都有就近監視攻擊征服的能力，當時交通不便，國家最大的武力，不能離危險地帶

太遠，以免有事時措手不及。秦漢以下的太平時期，武力最後都操自皇帝之手，所以他必須靠之重原邊防的地方建都。東漢建都洛陽，大爲失策，因爲建都中原，心理上容易看今日由西陲百之地爲邊遠之區，聽任西北的敵人蠶食鯨吞。晉代五胡亂華，或者是終久不可避免的。但東晉的放棄長安，最少是增加胡人內應便利的一種因素。此後中國大亂數百年到隋唐又統一，首都又建長安，隋的廢都長安，只是偶然的事。兩朝的建都西北，是受了國防需要的驅使。

中原以後大局開始發生變化，由安祿山起以今日的北平爲中心的所謂河北之地，日益興盛，關山前此總能控制關東，但如此舊的平衡，再難維持，以河北爲中心的關東之地，漸有壓倒一千年來控制中國的趨勢，唐亡之後五個控制北方的小朝代，歷史上所謂五代都建都洛陽或開封，從此以後，長安永不再作中國統一的國都。這個大變局的原因，在乎大地上的氣質的變化，沙漠地帶的範圍，有時擴大或縮小，唐以上的西北邊外，雖然荒涼，似乎也并非今日的完全沙漠狀態，水草之地較多，可以維持一個強大遊牧民族。與此相關的

關中之地，也是古來有名的肥土。「關中之地沃野千里」是戰國至漢唐的標準形容名詞。但此類說法，在宋以下，不再聽說了。西北愈益枯乾，邊外全成沙漠，連關中愈受沙漠的威脅，漸漸呈顯今日的荒涼狀態，中國自古以來的不知護山造林，當然更增助了關中的半沙漠化。漢唐的關中爲天下文化蒼萃之區，雖然肥沃，當地出產，也不夠分配，一定要靠關東的漕運來維持，但在交通不便時，若要叫天下各地維持一個首都所在的半沙漠地帶的生活，是不可設想的。所以中國內部的趨勢，已使長安不能再作首都。加以西北邊外已無強大敵人，所以中國也就無須再在西北建都。相形之下東北邊防的敵人反倒強大起來。因爲東北并無受沙漠侵蝕，所以按理講來，首都應當建在東北重地北平。五代的建都，中原仍是苟安之都，可是就在此時中國把北平喪失，契丹後來統一中國，也無力收復，只得仍建都在開封。但是開封太偏內地，所以宋又建大名府爲北京。後來元明清三代除了明初的短期間外，都建都北平，因爲北平是東北邊防的理想樞紐。

秦漢時代，經濟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是無問題的，到唐代南北已有趨於平衡之勢

。北宋以下，經濟文化的發展，南方日益重要，北方日趨落伍；但因國防關係，首都不得不在北方。可見在各方面，不能兼顧時，只有以國防爲先。或者人有要問，只在國防要地設防即可，何必一定把國都設在此種地帶，這也是歷史與時代的問題。在先秦的中國與今日的西洋，一國的國都，是否在國防區域，的確無多大關係，因爲列國並列之下各國內部都完全統一。但是近代的國家，中央對於全國，可以隨意安排與指揮，在對外關係上絕不受地方的阻礙，但一個大的文化區，一旦成爲大一統的帝國，就很快喪失近代性，羅馬在未統一地中海世界時，是與他國競爭的一個十足近代的國家，羅馬帝國一經成立：帝國本身始終未能近代化，連羅馬自身也很快的喪失近代性。戰國七雄都是在任何方面能達到標準的近代國家，秦併六國之後，關中的秦仍屬近代。秦亡漢興，整個的天下都喪失了近代性，必須最大的武力操在皇帝手中，天下方能安定，統一已不再是當然的事，而是一部靠武力來維持的事。天下既大，交通又不太便利，假定首都不在邊防要地，就有二個可能的結果：一是天下重兵近在內地，邊防空虛，邊地甚至內地的一部，就要被敵人侵入或佔領

天下成爲分裂局面。正統的中國偏安一隅，東漢都落陽引起胡人進入塞內，最後劉晉時整齊中原淪陷，北宋不在北平建都，最後使女真猖獗，佔領中原，這兩個例都屬於此類。第二個可能的結果，就是首都在內地而邊防另委武人帶重兵負責，這在已經喪失近代性國家必引起武力專橫甚至篡竊的危險。唐的時期，天下的重心已移東北，而當時的人，不明此理，未能設法應付，以致河北三鎮跋扈揚威，以後篡位的朱溫，也是一部以河北爲背景。明太祖建都南京，北京的重地由燕王鎮守，如果測下一代燕王篡位，奪位成功後，就改都北京，這兩個都是屬於第二類的例。這兩個發展都是未能真正統一的大帝國內的現象。至於真正近代化的國家，就不會有此問題，美國並不特別小於中國，但絕不問首都在大西洋岸或太平洋的國防發生問題。太平洋岸各州中，尚且不問此而有人出來要打倒華盛頓或在西方另設國都，反之，今日海陸空交通狀况之下，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專由國防方面而言，首都所在地已無關係。今日的世界，時間已被無線電消滅，空間已被轟炸機縮短，最大的國家如美國或中國，與奧瑞士或比利時無大分別，一國只應已上軌道，首

都無論設在何處，都可以應付裕如，如果不能到達近代標準，首都無論在何地，國家都有隨時改口的危險。並且講到中國將來可能的未來威脅今日難確定他來的方向。事既如此，我們今日討論國都問題，當把完全根據舊日形勢的看法放棄。第一個大問題我們須要假定戰後中國可以很穩的達到十足近代化的標準。這個前題如果不能成立：一切問題，都無從談起；這點成立後，首都就不再成為嚴重問題，但有二件事似乎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食糧問題，首都與首都附近，當然是一個大的食糧消費區，交通無論如何發達，就地取糧，總比遠地運糧，經濟多多，除一言難盡的長春建都不論外，就食糧的供給講，南京與武漢，當然遠較北平與西安為便利，長江流域是中國最富之糧產區，北平不能比擬，西安更不足道了。第二個問題，值得考慮的是交通，今日交通，分海陸空三方面，任何我們所幻想像的建都地點，當然都由陸空兩方面而與全國各地可以交通，同時也是由空中可與海外交通的，但海的方面我們應為特別顧到首都所在地最好是能通海的，無論空運如何發達，我們很難想像海運會變為無足輕重的因素，到今日為止，空運最貴，陸運其次，海運為最

便宜，這種情形，將來恐也不會改變。首都建在近海地點，對國內尚無直接重大關係，但關係國際交通甚大，假定不幸我們將來仍須對外作戰，戰事有利不必說，如果失利而首都近海，可必增加政府與國人對於海洋的警覺性，拚死使海路不要全斷。仍可以與友邦在海上交通，接濟運輸，都較便利，我們此次抗戰，最大苦惱，就是整個海岸線的損失，中國飛來也無論能否成爲一個海上的強國，但在作戰時海上的交通線是最重要的生命綫，當然無疑，尤其是假定我們近代化的事業尙未完成時，而世界大戰再起，海上的交通線更是我們生死所繫的路線，由此點言，南京與武漢優於北平與西安，在今日的世界各國無論大小，沒有一個濱海的國家，首都都是如此遠隔海洋的。

至於南京與武漢之間，並無多大選擇，就歷史言，南京曾爲前代名都，武漢連比較的資格都沒有，但也是小事。就地位言，武漢在舊日所稱中國本部的中心，南京似嫌太偏，但這也是末節。南京在中國的地位，並不偏於華府在美國的地位，就海路言，南京較爲近海，地點便於武漢，但在江水最淺時武漢仍通江輪，所以此點也無多大關係，事實上將來

南京與武漢，無論西北向陸或東南向海，都是我國國防的兩個樞紐，大概也是無可置辯的事，既如此主張放棄南京的說法，似乎並無可以成立的理由，與其在瞻望另謀首都，何不仍舊保留泰淮河上的名城。

(載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電慶時事新報)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中國是一個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的位置牽連着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極大。從元明清以來，建都在北平，比較上對內對外都沒有多大問題。只是從清末以後，旅順大連和威海青島相繼喪失。南滿中東鐵路帶着附屬地淪陷到外國人之手，大沽砲台撤廢，從天津到北平變成不設防地帶，北平再設一個使館區。使得北平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在國防上毫無憑藉。到民國以後，因為北平是外國人勢力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日本人軍事勢力集中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庇護下的北平洋軍閥，盤根錯節，無法消除。這一種不幸的根源，可以說從民國紀元到七七事變均在繼續中。這個期的北平固然是一個北方重鎮，但首都則絕對不適宜在此。所以國民政府遷建南京自有其深長的意義。

在建都南京時，確有其優點，第一，控制着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第二，在京滬沿綫只有外國人的經濟勢力，並無外國人的軍事據點，隨處可以設防。第三，在南京附屬

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掃蕩無餘。所以建都南京的時代，的確政府的感情比北京政府振作多了。然而南京天生不是一個用武之區，尤其只具備守勢的形勢而無攻勢的形勢。自上海放棄以後，南京背水一戰，犧牲中央軍不少的精銳，這個痛苦的回憶，至今尚深深在人心曲。因此不能不對南京的國防地位，重加討論。就南京外綫說，中國的邊界四分之一爲海岸綫，四分之三爲陸路。所以中國國外敵人的侵入，陸路與海路，應爲三與一之比。因此防備外敵，陸軍的用處，比海軍的用處更頻繁，所以西北九邊常爲重兵所在。結着這些重兵的樞紐之處，那就東爲北平，西爲長安。倘若立一統之維規，置國防於磐石，那就不能不在西北安置重兵。重兵安置既久，首都一定要和邊防的軍區脫節，而對政府前途加以防害。南京自歷代建都以還，武力上總不能完全控制四境，內輕外重，自三國的吳已有萌芽，此後南朝的荊州，常常總有跋扈的將領。至明代一統的局面，雖然明太祖維持了三十二年，但傳到建文，四年即敗，這便是因爲西北邊防爲勁兵所在。京城在西北，則勁兵爲政府利用，京城在東南，則勁兵爲叛徒利用。明代有兩個叛王，一個秦王，一個梁

主，燕王叛放北燕王勝，寧王叛於南，齊王敗。倘使建文在北平，正德在南京，那就結果一定會相反的，再向前說，漢景帝和吳王濞交換了根據地，唐肅宗和永王璘易地而處，用着關中的勁兵的一定是吳王濞，用着朔方的勁兵也會是永王璘，那就成敗也不同了。

再從南京的內線說，也有其缺點，江南區域的東面東南臨海，西北及北面臨江，在陸路交通上，障礙甚多。尤其是大江正穿過南京的西面，一旦包圍，即無從扼守。遠則固不必說，近如孫傳芳的渡江，幸而克復。到這次中日之戰，蕪湖尚失在南京之前，結果南京要絕大的犧牲，不能說不是選路不安全之故。

將來如再建都南京，內綫的形勢，很難修正。外綫的形勢，因為不能不在西北安置重兵，縱令交通如何方便，也很難挽回內輕外重的局面。亦即無法改善南京過去的悲劇。

更就將來立國的命脈而論，從前立國在農產品，在原料，今後應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中國的農業中區，就過去而論是在太湖沿岸，所以江南亦為財富之源。今後若致力於重工業，那就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察二省，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二省，結着兩處中

樞的便是北平。重工業不惟為所有工業的源泉，並且即是軍事工業。山西表裏山河，作為重工業區域，恰得其宜。現在雖在淪陷中，但將重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便易於扼守了，重兵在西北，配備甚易。但都城在北平或長安，則重工業為都城的支援。若在南京要來控制重工業區域，又費事了。除非將遼鐵晉煤運到京滬之間設廠，但這樣不惟有失建設後方腹地之旨，並且亦是不經濟的事。二

更就民族優生學的觀點而論。這點張君俊氏已在大公報九月七日說過，即長江流域為亞熱帶氣候，對於建國是不適宜的，不應當將國內的優秀份子集中其地，使得下一代的體力和智力不能均衡發展。今按氣候影響生理，是鐵的事實。就最顯著的身長而論，在北半球都是愈北愈高，愈南愈低。中國人身長的平均數，黃河大半原是一六八。六公分，江蘇江南是一六五。二公分，廣東是一六三。三分，影響其他部份的，也大致可以推知。都城為國家的表率，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支持國家的，還是「燕趙健兒」呢？還是「江南才子」呢？過去的南方人為的是不振作，天然的是振作，將來只要人事能振作起來，便天人

台一下。

南京不宜固都，具列上述。長江流域亦宜固都，如此漢之屬。並不比南京好，更不可不。現在便討論北方的兩個名城，北平及西安兩利弊。

這兩個城共同的疑問，便是（一）控制經濟中樞，（二）控制西南各地，兩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經濟中樞戰前是上海，戰後毫無問題，縱然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仍然還是上海。不過控制經濟中樞易，控制軍事中樞難。軍事中樞如不在都城附近，都城可以立失其重要性，經濟中樞因為將來航空交通和通信方法比較發達，並且在政府計劃經濟之下，不至難於控制的。只要中央控制了自北方到上海的交通，一切便不成問題了。而況資源的關係，工業中心在華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過是一個國際市場，所以更不至成大問題。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國防的漏洞，是在北方，南方的民族無一個可以和華夏相抗衡，並且山前重重，也是天然國界。中國為萬一的防備和生存空間的發展，也許留着若干軍隊。但這種軍隊不惟不至於危及都城的安全，並且也不會給予割據的機會。況將來軍事工

業都在北方，西南駐軍更是無能爲善的。四川將來可留一部分軍事工業，但決不會比山西規模大，而且北平到四川的直路和南京也差不了多少，陝西到四川便更近了。

現在再來比較這兩個城，北平在不平等條約未撤廢以前，的確是一個倒持太阿的現象。但現在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戰事結束以後，將見東北和旅順大連完全收復，則北平的重要將立見增高。就陸軍來說，對內掌全華北的交通線，對邊防直接控制新疆。就海軍來說，旅順和威海衛正是渤海的兩扇大門，設防以後，渤海便成中國惟一的內海。以這一處爲根據，很可以作將來海上必要的發展。就建設而論，北平的建築物是很夠用的，尤其現在在不平等條約取消，從前的使館區可和各友邦換出作爲行政區。這一點比較明故宮低窪積水，現在行政區的房屋之無基礎的要好多了。就糧食的供給說，距天津海口只有二百四十華里，並且還密邇東北無盡藏的平原。至軍事和政治區域的一致，對民族發生的適宜，對重工業區控制的方便，那就上文已經說完。所以北平這一個城，假如作爲將來的新都，其意義上比較南京起來，是攻勢而非守勢的，是進取而非退縮的。所以民族前途設想，假

如中國要做一個現代的工業國家，並且占軍事上的優勢，實以北平爲最優越。

也許有人要說北平最大的缺點，是距察哈爾北界只有七百公里，距張家口只有二百公里，容易受到國際陸軍和空軍的威脅。我想這不必顧慮的。以前北平所以不成爲都城，是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北平已成不設防城市，國防大權不操之於我。結果攻既不能，守亦不可，在這種半死狀態之中，只有斷然棄去，另建新都。將來情勢既已變遷，北平價值依然存在，倘若北平以北的縱深七百公里尙不設防，豈非失去機會？況從長江到華北的一個整個大平原中，北平實爲最北界綫，在此範圍之內，實爲人口最稠密之區，萬里平川，並無險阻。倘北平以北之燕山天險尙不能守，那就陸空連合作戰之下，南京的長江天塹，亦是毫無用處。所以爲守南京必須守北平，爲守北平，便應常在北平安置最大的武力，決不應當退却一步。況都城一方面爲國家的命脈，一方面代表進取的前哨都城方位在一個有力國家之手，正應對大敵之衝。漢唐大敵從西北陸上來，所以建都長安，而以大陸軍爲護衛。日本和英國大敵都從上海來，所以建都東京和倫敦，正當海上衝途，而以大海軍爲護衛。

。戰國魏自安邑遷大梁，楚自鄢郢遷陳遷壽春，始出於避禍，終繼以滅亡。我國將來大敵自海自陸均有可能，而籍海陸之樞，舍北平莫屬，所以北平將來在所必守，即應建永久都城於此處。亦即都城在北平，北平的駐軍有拱衛首都和控制全國國防的雙重意義。若以絕對安全而論。則「自涼州盡東海猶有邊」，何處找一個「我能往，寇不能往」之處？況將來海內統一，國勢日上，藏古問題正可以作政治上解決，北平更可無慮了。

再就防空上來說，北平空防當然較西安近於邊界，但北平距西山較西安距南山為近。重要物資和疏散住宅，正可利用西山的起伏。並且北平地厚水深，郊野曠連，亦正有可利用防空之處。所以也不至於成大問題。

西安一處優點是在全國的腹地，劣點也是在全國的腹地。北平就全國的邊防言，可以說對各方都可作攻勢的根據地，西安除對西北一隅外，對全國邊防的關係上，並不大方便，尤其是對於海外的交通。現在全世界距海最遠的都城，是印度的新德里，但西安還要遠些。所以就對陸上國防的控制上說，南京可說一無是處，就海上國防的控制說，西安可說

一無是處。並且將來糧食，住宅，營建材料都要成問題的，所以不如北平。但爲將來的政治設想，爲民族體質的健全設想，爲陸路國防安全設想，西安仍然比南京好得多，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西安仍在可選之列。

(載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重慶大公報)

此
页
空
白

國都與東北

康國棟

勝利在望，戰後關於我國首都問題，近來在大公報發表高見者甚多，節錄以供研

討。
九月五日丘良左先生的「論建都」列舉六大理由，主張在西安。以西安一、地當全國中心，二、氣候寒暖適宜，三、據天地之輿區，四、擬交通之樞紐，五、農業之沃土，六、爲工業之據點。

九月七日張君俊先生的「戰後首都問題」應以地點適中，不感國際海陸軍的威脅，能控制全國，且便於掩護國防建設……條件，能近乎以上各條者只有西安，主張戰後國都應在西安。

九月十六日陳爾壽先生的「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以地理中心立論，並用數字分類統計其中心地點，以疆土、人口、農戶、都市人口（五萬以上者）受高等教育人數，總計地

，全國省阜地、田賦、鐵路、公路、內河輪航、鐵礦、煤礦、重要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爲武漢。主張國都應在武漢。

九月二十日龔德柏先生的「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以國都乃萬世問題，不應以目前形勢，衡量萬世。武漢僅能控制東南不能控制全國，且易受敵人軍艦攻入，爲設國防海空防計，西安優於武漢，且我國人口農業既偏東南，今後更不應再偏東南，主張戰後國都第一西安第二北平。

九月二十四日柯蕪先生的「定都之我見」以歷史、心理、生理、引證由北統制南者強，由南統制北者弱，我國南北氣候不同，民性亦異，陶鎔人士，變換氣質，訓練全民至強國都應在西安。

九月二十五日紀文達先生的「戰後的國都問題」以爲戰後首都第一北平，第二南京，第三西安，第四重慶，北平面海背山，海外有廟列島爲天然防綫，且接近天津青島等經濟大埠，可操縱經濟富源。接近強鄰，居安思危，知所警惕，可鼓起蓬勃有爲之奮鬥心。

戰後國都問題論文集

同日大公報社評標題爲「戰後國都宜在北方」主張我國戰後國都，應建立在戰後軍事外交中心之北方大陸上，俾能廣交朋友，近防敵人，並引述宋亡於疏河北之防，及明清都北平之發揚國威，以證遠統不如近防，又謂勝利若完全無缺，收復東北四省，我國應該建都北平。假若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後接黃孝齋先生投書，謂勝利不容有折扣，黃先生的論述，自然是天經地義的正確，讀總裁一切言論著作及歷次文告裏都見得「中國戰至任何時期，決不放棄東北」也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該報編輯先生敬謹接受黃先生的指正，也主張戰後建都北平。

九月二十六日胡秋原先生的「長春建都論」主張我國無論戰前戰後的敵人，無疑的是日本，除了日本以外，無有第二個敵人，因此我們應付方法，莫如將我們國都放在我們生命綫上，放在東北的中心長春。使我們雷霆萬鈞之力在此，以充分應付未來日本一切動作。

根據以上論戰，主張都西安者四，都北平者二，都武漢者一，都長春者一，此外重慶

不過二十年的時間，於一九三八年併奧、捷、一九三九年進佔波蘭，繼以閃擊戰略，侵併十幾個國家，造成拿破侖時代的歐洲局勢，將來結果如何，姑且不論，其復興勝跡，確不可泯。所以戰後仍應以日本爲假想敵人，萬不可竊枕無憂，不加防範。因此我也主張國都建設在我們戰後軍事外交中心的北方大陸上，才能策劃周全。

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先後淪陷，冀東偽組織繼續出現，塘沽協定簽字，冀察兩省情形特殊，接着有冀察綏魯五省中日共同防共之要求。及至八一三展開淞滬大戰，堅守三月之久，南京空戰我空軍以寡勝衆之偉績中外咸服。恐怕國都如在北平不在南京，情形將爲之一變。所以鑄歷敵寇，遠統邊防，與國都有絕對關係。

從歷史看來我中華民族之發展，由黃河流域，逐漸至長江流域粵江流域。所以古都均在北方，固有其歷史關係。其中疆域最大而享年最久者，厥爲漢唐元清，漢之疆域，東至海及朝鮮半島，北至漠北，西至西域，南至安南，西漢享年二百三十年，東漢一百九十四年。唐代盛時版圖，東至高麗。百濟，北至漠北，南至印度支那半島，西合印度北部，中

亞士部，享年二百八十七。元朝蒙古入主中原，強銳之鋒，不可抵擋，疆域之廣，前所未有，東至太平洋，西至現今俄羅斯全部，更遠達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北至漠北，南至印度支那，終以文化低落，享年僅九十。滿清盛時東自黑龍江口外的庫頁島起，西至伊爾高原中部，南達馬來半島南端，北括巴爾喀什湖以北，享年二百六十七。總觀各代，唐虞一百五十一年，夏四百二十一年，商六百四十八年，明二百七十五年，若由黃帝直到清末，其間共四千六百餘年，其國都多在北方享年既久，富而且強。

蜀漢都成都共四十二年，孫吳都建業，共五十九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六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除東晉建康一百零二年，及南宋都臨安一百四十九年較長外，其餘其不過二百七十七年。

由以上各代看來，北方建都享年久而盛，南方建都享年暫而弱。地勢氣候影響人生，稍有地理常識者均不會否認。北方風氣剛硬，自來梟雄之輩，多出其間，歷來外患，亦多爲北方民族入侵，過去五千年歷史，可作借鏡。

還有一個不可輕視的理由。即東北淪陷已十有二年在東北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根本沒看過我國國旗，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受着日本奴化教育，消滅愛國思想，所以東北收復後，第一個要緊工作，為精神消毒和思想的淨化，尤其是在教育上，應特別的加功夫，對於東北一部分苟且偷安，恬然事仇者，必須設法刷新，以挽救怯懦萎靡頹風，而造成有血有淚的民族！這些洗滌還魂工作，必須將政治中心，放在鄰近東北四省的北平，才能收速功之效。

再根據以上各位之建都主張，把西安、北平、武漢、作比較的討論，此外重慶、南京也有主張作第三第四位國都，不加研討，至於洛陽、開封、杭州等歷史上重要故都，現已時過境遷，亦從略。

北平與西安之比較：西安為西周，秦、西漢、隋、唐、故都，共九百七十餘年。北平迄金及元、明、清、之故都，共六百九十一年。在秦漢隋唐時代，民族活動區域在大陸，海外很少交往，唐朝所統羈縻州，雖遠及中亞，亦屬大陸範圍，所以彼時以西安統制大陸

，無往不利。元明以後，海上交往漸繁，吸收外洋文化，謀海權之發展，宜近海疆，以現勢論，北平優於西安。

北平雖偏東北，西安實居全國中心，然為近防日本則北平遠超西安之上，我們此次對日抗戰，必有一定收穫，當無疑問。防備日寇再起，又不能不預為之計，鑑歷日寇實重於其他一切條件。

北平在滿清時代，受不平等條約之壓迫威脅，尤其是天津受國外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之影響而喪失獨立自尊之心理，今境全非，不平等條約已正式廢除，不復有前些威脅。至於交通文化經濟……條件更不必論；即以地勢氣候而言，北平亦優於西安。

北平與武漢之比較：武漢氣候熱而溼，空中溼氣過濃，經太陽晒，歷久不散，夏季溼暑蒸人，且時間過久，任何地人，都難忍受，尤其在晚間，決不轉涼，夜不能寐，人多露宿，以全國而論，除吐魯番外，恐怕以武漢為最熱，影響健康甚鉅，北平則反是。

再以地勢而論，長江上流，川康多山，江水有山嶺之限，從無水患，湖北地勢低窪，

武昌爲漢源，武漢附近湖路仍存，每遇連雨不開之年，江水暴漲，三峽而下，汎濫橫行，武漢曠成澤國，如作全國政治中心，避難救災，影響政令至鉅。

若以政治爲出發點，見史方輿紀會說「以天下言之。其勢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其勢在武昌」清代曾國藩胡林翼，卽奉此信條以武昌爲征東之根據地，竟告成功，是武漢僅能控制東南而不能控制天下之證。武漢既不能控制本部十八省，何以能控制邊疆的東北。

胡秋原先生的長春建都論，把國都放在國防線上，筆者不敢同意，不願作比較。南京建都，無人堅決主張。且國父以滿清政府下野之初，封建勢力猶雄踞北方，所以國父力爭以南京爲首都，以奠定三民主義國家之基礎，今非其時，筆者也不同意國都再回南京。重慶根本無建都資格，此次擇爲行都，不過爲抗戰方便起見，不能不暫時寄住，一俟大難渡過，卽應從速遷出。

最後研討宜於建都的條件；以居高臨下，有險可守，爲合乎建都條件；然娘子關，古北口，終俱不保，馬奇諾防線，擋不住德國的坦克，以地點適中易行政令，不感國際軍事

威魯爲條件。西班牙國都馬德里居全國中心，內亂頻仍，俄皇大彼得郡聖彼得堡（卽今列寧格勒）俄國之以強。葡萄牙國都里斯本濱海，領屬葡各洲，以便利防空，不畏轟炸爲條件。喜馬拉雅山，未必不遭空襲，黑爾姑斯峯（在巴布亞，世界第一高峯）也難阻飛機飛越。以氣候適中，不過熱或過寒爲條件。厄瓜多爾國都基多，位於赤道上，仍不失爲獨立國；挪威國都荷色羅，位於北緯六十度地帶，近於北回歸線，享國亦久。至於農產豐富，交通便利，經濟文化中心……更不成爲條件。蘇伊士，巴拿馬運河可開，阿爾卑斯山興普隆隧道（在瑞士境長十二英里爲世界最長之隧道）可通，聖哥德特（在瑞士境）螺旋鐵路，爬山無阻。英國食糧，不足全國半年之用，富強不減。巴比侖古城，僅存歷史上勝跡。紐約反成世界繁都。事在人爲，地隨時轉，均不足作爲固定不移之條件。我國國都以當前急務，應以防日第一，安全第一，而又近乎上述建都條件者，惟有北平。

選都商兌

谷春帆

近來報上迭有討論戰後國都地點之文字，西安，武漢，南京，重慶，北平，均有人主張。我之所見，均異乎是。我以為戰後國都地點當在松遼平原，或即為遼寧，不獨已始可在北平。陪都地點當在成都或重慶。遼寧之說，似極可怪，請申論之。

主張武漢西安之理由，往往以為地點在全國之中。但選國都並非畫圖案，並非取一中心作圓圈，要畫得停勻。中心之說，無非以為由此到四疆距離相仿，時間相仿，故主張中心理由，實在即係交通關係。但自有飛機電訊以後，交通情形業已大變，相距數千里，在飛機不過數小時的航程，在電波更只幾秒鐘的傳遞。若論中央政令傳佈，稍為送達，人物往來，偏東偏西之國都，與中心地點之國都，實無多大差異。

又有以歷史經驗為主張根據，以為龍蟠虎踞，襟山帶河，金城湯池之固，高屋建瓴之勢。這些說法實在係講地理形勢，其靠不住更不用說。他們往往引用讀史方輿紀要，但秦

於關中而亡，獨漢都之財與，顧祖禹是不曉得。何況新的戰術，新的機械，早已完全變了地理形勢之實在立體戰爭，海陸空三軍聯合行動。坦克飛機衝鋒陷陣之力，已非舊日的地理形勢所能防禦。只看克星特島輕易被德軍傘兵佔去；班泰雷利亞島可以被丟機彈到投降；阿國與吉斯卡兩島不算不險，而日寇竟無法可守。英倫海峽，一衣帶水，海疆千里，而雙方均難登陸。可知現代國防是用武力來防的，而不靠着形勢。形勢之說，即使不至全無關係，亦遠不如歷史上之重要。

一個國家立國必有根本政策，必有其根本姿態。國都之選，應當將這種根本政策根本姿態充分明朗表示出來，現在朝野上下，口口聲聲說要工業化，要以工業建國，何以選擇國都而不論及工業化立國，要依工業的姿態發展。因此其國都必在一個工業區域的中心，以首善地位，集全國人才精力，領導工業化建設，這是建都的明朗作風。地點適中與偏，並無關係。俄國是急圖以工業建國的，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均在西偏界上工業區內，未曾將國都移建烏拉爾山頂或絮尼塞上游。英國是海商國，建都在海口倫敦，未曾到中部去。

。要成功一個工業區域，要有鐵，有煤，有石油，有大量發電的水源。有大量製鹼製酸的
可能。全國有此資格的，只有東北與西南兩區，而東北尤勝西南。因為資源動員，要以可
動的資源作數。深藏地底一時無法利用的資源，只好不算。東北已經日寇多年經營，其動
員的程度，亦即其工業化的程度，遠勝於西南。華北有煤，有鐵，有製鹼製酸可能，而無
水源，無石油。西北只有石油，其他均不豐。南京武漢一帶連石油也沒有，更無成爲重工
業中心之理，將來地質探勘，或有新發現，眼前的工業資源，則以東北爲最勝。

一個國都所在之區域，要一個各種產業具備的自給區域，完全自給，當然不可能。但
至少要自給到相當程度，在國防上可以抵得住長期侵戰而不致崩潰。所以國都區域，不獨
要工業區也要是大農業區，使人民在衣食方面可以支持得住。同時也要人口殷富，民智較
高的地方，則在長期戰爭中，可以源源有優良人力的供給。從這點上說，西安是絕對不宜
的。假使我們從南京退出，不致重慶，而到西安，說不定局面已經不同。我們不可以爲日
寇未進潼關，遂以爲天險可恃。我們碰到了巴蛇吞象的日寇，他自己無力進攻，不是潼關

限得住敵人。假使敵人是更凶悍的，更近代化的，他何嘗不可北渡河西，南徑商宛，更以火兵西附秦隴之背，傘兵奪潼關之隘，則渭河平原，四面包圍。其中糧食不足，人口不多，既無煤鐵，復無工礦，以何禦敵？以何持久？就農業生產來說，南京武漢成都皆好，東北華北也不壞。就人口數量來說，其他各地人口數量已太密，東北較少。建都以後，首善之區，人文自蓄，非但數量可以增多，品質亦可提高。戰前調查東北之人，已以爲東北人口品質，優於內地。一個新開的地方，必然吸收多量優秀人口，可以毫無疑問，自比人口密度已高的各地爲優。

大公報社評，提出王船山的話，以爲遠統不如近防。從國防觀念說，此言甚是。但北平與東三省，不在一個地理區域內。歷史上關內關外之傳統觀念深，以前建都北平時，關外均棄而不營，也未嘗收到近防關外之效。從北平來經營東三省，實在仍是遠統，而不是近防。遠近兩個字用得容易誤會，我們不如改作外統與內營。若從遠近說，北平之去東三省，自比西安南京等等爲近；若從內外說，却同樣是在外。中國將來之國際糾紛，雖有多

方，而主要定是東三省。以東三省的工業基礎與資源，如被別人佔去，定將掩蓋中國，使中國守不住華北。若東三省與華北盡被別人佔去，中國單靠西南，很難大大發展工業。使東南各省也將難守，結果或削為小國，或淪為農業國，永久伺候別個工業國。因此，東三省是中國與國爭之地。中國國防的第一線，便在東三省。國家要以全力來鞏固這條國防線，要明確表示這種決心。要使這種決心能有效發揮，政府不能不自己站在最前線，自己走到虎穴裏去。要到內裏去，不能在外邊。一個積極勇猛建國的國家，是不能退縮的。歷史上站上前綫建國的國家，往往是站得往的國家。漢之長安，最近匈奴；唐之長安，屢陷吐蕃；明之北平，實近俺答；皆屢失屢建。北宋躲在開封而弱，南宋遠避臨安而亡。決心建國，沒有退縮畏蕙的餘地。從這一點說，東北與西南雖均為工業中心，但東北是積極前進的國都，而西南是退縮苟安的國都。西南有一好處，在縱深防禦上，西南是最安全的區域。以核心的觀念說明經濟與國防，均有一個中心區域。西南可以夠得上一個中心區域。其工業資源，農產，人口，均敷建都條件；但只是一個關門自了的局面，一個消極拒守的

局面，建爲陪都，可以補東北之不足。萬一東北不守，長期抗戰的中國，當可以拒守西南，藉地理的縱深防禦，以謀中興。但絕不宜開頭卽建爲國都。這樣，非但東三省難以恢復，華北恐怕也難守得住，怕不是自棄自絕。

東北有優良的海港，鐵路最多，國際交通亦便，貨物往來甚易。這些條件，是南京北平所有，西安重慶武漢所無，而東北有之。在工業，在資源，在農業，在人文，種種方面，別區有其一，未必有其二，而東北兼備之。在國防方面，東北在所必爭，而又突處前線。如其對於東北建都有躊躇顧慮者，定係從國防安全上出發。國防上必爭東北，人人可以承認。因其必爭，而將國都送入虎穴，縱使外統內營說得有理，普通人不免有苟安畏縮心理。其實這種畏縮心理，還是跟了舊時地理形勢，舊時戰術守備而來。我已說過，現代國防重在武力，尤重在隨時可以動員的重工業與資源。地理形勢，所關甚鮮。如其沒有制空權，則東北可以被炸，北平南京乃至西安重慶何處不被炸？如其沒有制海權，則旅大可以登陸，津沽秦滬亦何地不可登陸？如其陸軍守不住，則東北可以被敵，神州禹穴亦何處不

可被敵？只要有制空制海及陸軍守禦之力，則美倫三島攻不進，馬爾他孤懸一島，也攻不進，史達林格勒列寧格勒經年長圍，也攻不進。從前的國防在德不在力，現在的國防在力不在地。並且即從地勢上說，東北也並非孤懸，並非與關內缺乏聯繫，並非十分危險。這一點可以再說詳些，以釋疑懼。

攻入松遼平原的敵人，以能從幾方面來。北方是蘇聯，是盟國，當可無慮。且由中蘇邊界到遼寧，相距甚遠，可以說已有縱深防禦之地理。東面是朝鮮，戰後朝鮮獨立，正足爲中國屏障。日寇從朝鮮進東三省，北路趨吉林，南路趨新義州安東，而南路爲近，均只一條鐵路。中間是長白山。除非朝鮮爲敵人佔據，敵陸軍不能猝入我境。所以朝鮮是中國第一道外國防線。上次甲午中日之戰，中國失權不守朝鮮。以後萬一再有中日戰爭，或有此趨勢，中國必不可放過。如其日軍有一人在朝鮮登陸，中國必幫助朝鮮驅出之。所以中國與朝鮮，須得訂立長期攻守同盟。既有朝鮮同盟，則東三省有了外國防線。這方面不可有縱深防禦之利。於是敵人之主要來路便趨重海。從濟州島及朝鮮半島尖角至山東半

島，海面約寬四〇〇里，是中國黃海海防第一道門戶。退一步，從朝鮮之仁川至哥島三二五里，至烟台二七〇里，是第二門戶，從朝鮮之鎮南浦至旅順，從旅順至登萊海岸，一爲一七〇里，一爲九〇里，是第三門戶。此三門不守，而後敵軍方可近陸。從旅大登陸趨遼寧，與從津沽登陸趨北平，後者之距離尙較近。故黃海之三戶不守，則都北平與都遼寧，共受威脅。否則守住三門，遼寧之安，非特同於北平，更遠勝於南京。以近代海空軍守禦技術言，以潛艇佈雷黃海三戶，應非甚難。德國之海軍人皆知其遠遜於英國，但守住波羅的海北海的入口，英艦亦無法攻入。日本最近軍港佐世保，距旅順約六〇〇里，距膠州灣約五〇〇里，地勢之利，利於守方。至於空中距離，則彼此相同。彼可來炸，我亦可往炸。武漢南京之距右灣，均比遼寧北平之距日爲近。反正彼此均在轟炸航程以內，五十步步，無甚出入。

或者以爲北平南京萬一不守，退往西安重慶較易，遼寧後退較難。其實不盡然。南京有長江航運，退四川誠方便。由北平退西安有平漢甯海一路，或由正太同蒲經山西一路，

否則出口外走歸綏。由遼寧退關內，原有北寧鐵路。日寇現已接通的，有大通，錦朝，錦承路，達北平，與遼寧路幾於平行。而在內地，支路又達熱省赤峯。所以萬一遼瀋不守，必須撤退，也有兩三條路可入關，並不比北平爲困難。並且無論從北平抑遼寧西撤，皆賴鐵路，總不能如南京撤退之將大小什物一齊帶走。政府在平時已準備下萬不得已的陪都，在西南，如到遼瀋十分緊張之時，行政大員，儘可乘飛機直達西南，主要僚屬可乘車撤退，其他人員，儘可留守堅拒。只看列寧格勒莫斯科之堅守，便可見得。一個國家，立國抗戰，只要政令不墜，統御有人，便不可單從安全遷避上着想，唯有守住東三省，才能守住華北，才能保得全中國。撤退之計，可不必打算。

所以，我以爲建都東北，有種種理由。如其東北不歸趙璧，則次之當都北平。都北平不是爲了北平，而是爲了恢復東北，爲了經營東北，爲了將來遷都東北。北平之外，自哈而下。南京國際交通方便，但太近上海，風氣不好，國防亦不固。武漢無南京國際交通之利，而有四面受敵之弊。西南，西北，是自棄退縮之局，萬不可取。西南尚有國防工業基

礎，西北竟無以立國。一個新興積極國防工業化的國家，應當以東北爲建都中心區。有此積極前進之國都，而後西南陪都，方可成爲萬一準備之退步。至於東北是否必定遼寧，西南是否重慶抑或成都，倒可不拘。

（載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重慶大公報）

戰後新首都問題

錢 穆

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不一定有首都問題，何以故？正爲國體制之不同故。大略言之，國家可分兩類。一爲自然國家，又一爲人文國家。自然國家又可稱爲單式國家，人文國家則應稱爲複式國家。此等國家之分別，一檢地圖，即可得之。如西歐古代的城邦國家，其爲單式的自然國家，可以勿論。卽如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依理言之，依然仍是一種單式的自然國家。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諸國，他們都有自然的疆界，環繞著他們自然的民族，此之謂自然單式的國家。無論西歐科學物質方面，其文化演進程度高深如何，論其國家之組成，則依然不脫自然單式之階段。惟此之故，英格蘭與愛爾蘭始終不能融和凝合成爲一體。（其連台殖民地所成之帝國，又當別論）。至於中國，則自秦漢以來，早已脫離自然單一國家之雛形，而進到人文複式國家之階段。所謂人文國家之意義，正指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爲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

若中國人不能進到人文國家的階段，則如陝西一省，所謂關中四塞，沃野千里，東封函谷，西阻隴坂，南抵秦嶺，北屏河套，正可長爲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此卽古之秦國。自秦而南有蜀，四川的形勢，北蔽劍閣，東鎖三峽，南不渡瀘，西不踰岷，一樸可爲一備自然單式的國家。自劉焉以來，在此負隅立國者亦復不知其幾起。自秦而東爲晉，山西的地形，西南帶黃河，東北倚太行，所謂表裏山河，依然可以成一自然單式的國家。雁門之外有代，五嶺之南有粵，皆古之建國。依中國地理形勢再論之，不曉得可以劃出幾多的自然國家。中國人的人文演進，在科學物質方面，較之西歐纔見遜色，然論政治人文，則中國之偉大表見，實爲舉世莫匹。中國自秦以來，早爲一個人文複式的國家，與歐西傳統的自然單式國家之大異其趣。此爲本文討論首都問題所欲先提出請人注意之一點。

在自然單式國家裏面，一國之首都，有他顯明的客觀自存的地位，用不着討論。此如英國之倫敦，法國之巴黎，德國之柏林，他們都有他的自然形勢，交通經濟各方面，有他們的自然價值與自然地位。譬如一人之身，孰爲頭腦，孰爲胸復，不辨自明。然使多人集

合，如會議，如學校，如軍隊，則孰爲頭腦，孰爲胸臆，不得不別具意匠，經營製造，而非自然呈現。因此在人文式國家裏面，首都之選擇，實爲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個國家之規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首都所在地，時時變動，正爲此故。

大抵一個國家的規模與精神，有時取順勢，而有時則取逆勢。有時守靜態，而有時則守動態。取順勢守靜態則爲退嬰的時代，取逆勢守動態則爲進取的時代。中國的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山脈河流，全從西北趨向東南，氣候則西北寒冷東南和煦，物產則西北苦瘠東南豐饒。因此中國人的東南發展，當在一種順境靜態下面完成之，而不免帶有一種退嬰之象。中國人之西北發展，則在一種逆境動態下面完成之，而亦帶有一種進取之致。若把握住這一個觀念，來考察秦漢以來二千年首都移轉之內部的意義，便朗若列眉，一無遁形。

二千年來的中國，秦漢隋唐爲一期，宋元明清爲又一期。姑以秦漢隋唐爲前期，而宋

元明清爲後期，則前期中國主要在西北，而後期中國則主要在東南。前期中國大體進取的，而後期中國大體爲退嬰的。前期中國的首都常在洛陽與長安，而後期中國之首都則在汴京與北平。南京在前後兩期中均曾取得國家首都之資格而絕不見其重要性。茲再一分析論之。

秦漢隋唐時代之前期中國，其立國重心尙在黃河流域。當時的立國形勢，則東西橫線重於南北之縱線。戰國以來，即指秦爲西方，六國爲東方。西方以武力勝，東方以文教勝。秦人統一六國，乃西方之武力戰勝了東方之文教。此時秦都咸陽，尙是沿襲舊的自然單式國家（即戰國時代之秦國）之遺蛻。及漢高祖崛起豐沛，平定天下，即天子位於定陶，而建都則在雒陽。雒陽乃東周以來東方之首都，漢以東方人得天下，自願建都東方。時獨叢敬張良勸高祖西移關中，高祖以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其不便。而高祖獨聽叢敬張良之諫，終往長安。其實匈奴河南王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而秦中新破，人民稀少。漢廷遂大徙六國之強宗豪族以實關中，此後屢世奉行

，或爲徵事。並定陵寢移民之禍疫，直到漢元帝時，此制始廢。亦直到此時，關中人戶始
充實，匈奴外患始平息。關中雖稱沃野，然實不足供養一首都。在大國秦時及漢楚相爭時
，已頗仰賴巴蜀與漢中，及西漢建都長安，歲漕東方之粟，中更砥柱之險，其勞費甚大。
其時文化經濟皆在東方，而敵國外患則在西方。漢代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大抵朝廷
大臣皆籍山東，而關西六郡已爲邊塞，人習武藝，皆以良家子從軍，備羽林宿衛之選。循
此數端論之，西漢之都關中，實取逆勢。若順勢自然則不如都雒陽。一則可遠邊陲風塵之
警，一則朝廷官儀皆來自東方，一則可省轉漕輓粟之勞，又一則可省移民徙家之苦。西漢
至元帝時，乃復有主遷都雒陽者，如翼奉之徒是也。此等理論醞釀已久，及東漢光武中興
，乃建東都，更不西赴長安。當時如班固杜篤之倫，皆致稱嘆。若論軍事形勢，則長安地
近羌胡，實嫌豁露，雒陽乃中陽腹地，又可反鎖函潼以自固。故東漢常不以邊患爲慮，偶
有羌禍，率主護民內徙，朝廷端居，曾不有所警策。然正以此故，東漢常爲退嬰的國家，
不如西漢之勳進。再以文化風教言之，雒陽案稱中原，關中僻在西戎，板屋之詩，桑葢之

詠，其社會之荒僻，文教之簡陋，自不能與雒陽相擬。故東都教化屬於自生而西京文物則出人造。諸陵不斷移民，豪富大貴，游俠姦人，五方雜處，風教不醇。西京守三輔者非治劇之能吏不能勝任。東都則人民不待遷而足，風俗不待變而淳。首都附近，三河之郡，豫州潁川汝南梁陳之交，皆人才所薈萃，雲蒸霞蔚，集於京國。東都太學生盛至三萬人，而李膺爲司隸，以風度雍容爲理。此以較之前漢，若過乎遠矣。然正以此故，東漢始終爲一嚮背一色的社會，不如西漢異人並出，常得額外之才。故東漢僅能守成，而西漢實能應變。再就人體言之，中國地形既自西北傾向東南，山脈河流全向東南貫注，一切風氣土物，亦傾於西北而積於東南。若非有一種人力爲之驅策，則東南常有沉滯壅滯之患而西北則有寒荒剝落之象。西漢因建都關中，於東方人物相繼不斷向西方輸送，而全國形成一片，血脈常運，元氣常調。東漢因建都雒陽，東方人物經濟其西上僅至雒陽而止，函滙以西，受不到東方的暖氣，其本土僅存之人物經濟亦不向東滑流，漸枯漸竭，終成偏痺之症。此爲人文國家選擇首都不當因仍自然條件之第一義。其次則中國本爲一農業文化之國家，農業

文化之長處在純一，在安定，而其病害亦由此生。西漢建都長安，正因為是一個人造的首都，其自然環境本嫌不足，人物經濟皆仰賴外方之接濟，因而其中央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東漢建都雒陽，則純為當時農業文化之本色，雖使國民一時有調洽寧定之感，然純一變而為單調，安定變而為惰退，則如以水濟水，失其調劑。再以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儼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總揚其胸部，河濟江淮之下游則腹部也。頭腦常在前方，故西漢立國形勢，乃不厭輸送東南胸部之人力物力運向西北頭腦部分，繼續向前推進頭腦暴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胸膈包藏在內，時時有溫暖安全的衛養。東漢則不然，譬之人身，將頭腦倒裝在胸部溫暖安全處，使全身運轉不靈，常見疲緩滯呆之象。在高祖初年莫敬張長之用心，初不過欲憑藉關中險塞，來應付諸侯跋扈的局面，然乃不期而合於當時大一統建國之規模。東漢則意振刷文治，開始即都雒陽，未嘗非願借社會物力運輸之艱難，並遷就一般東方人的觀念，然而都種下了半身偏枯乃則疲癯不健的殺候。我們只

把兩漢東西建國形勢之不同，便可說明上文所謂形勢動靜以及進取與退嬰之相異及其得失所在。魏晉以下，中國人精方物力，更見萎靡，已再無此大氣魄。而長安，他們僅能逗留於維揚而止。東晉南渡，北方衣冠盛族，索性如潮水般前擁後擠相率南遷。俟中國之地形與天氣，東南越則順，西北移則逆。在東漢時，江浙湖湘之間，本已不斷開發。東吳割據建業，東晉南朝襲其成規。若長安爲中國大人之頭腦，維揚爲心胸，則建業成了尾巴。若此大人倒轉方向，以建業爲頭部以長安爲尾巴，則形成了一種逃避畏避之狀態。由建業向長安乃逆勢上趨，亦有精方物力之驅逼與支撐不可。由長安向建業，乃順勢下游，不煩排布，自然滑去。桓溫抗志北伐，先讓遷都回轍，一時過江名士聞聲反響，可見當時南方人之意氣。北魏崛起平城，至孝文帝決意遷維，此則又與東漢之都維用意不同。東漢都維爲退嬰，而北魏遷維則爲進取。北魏立國營之一人，乃坐北而向南平城乃其堂奧，維揚則爲前門。孝文決意遷維，用意初不專在羨慕中國之文化，其另一用心則在以維揚爲繼續南侵混一江左之出發點。北魏建都維揚，則其北方人物精力可以不斷向南輸送，積

集在雒陽，再往南推進而據長江。故雒陽爲當時南北所必爭，桓溫與魏華文同樣認識此局面。北魏之由平城而遷雒陽，正猶如秦孝公之由雍遷咸陽，俄彼得大帝之由莫斯科遷彼得堡也。然當時北魏已見日衰象，鮮卑人已無高瞻遠矚之胸襟與氣度，彼輩樂居故土，畏遷新邑；罕能瞭解魏孝文之遠志。勉強入雒，卽沾染了中原萎靡享樂的惡風尚。此正是鮮卑人內心枯竭精力已盡之明徵。以當時鮮卑人之情遠萎靡，無法運用魏孝文逆勢動進的國策，雒陽終於解體，而北方重分爲東西兩部。結果依然是在周隋兩朝手裏混一了中國。儻使中國像一件器皿，他是偏向東南傾側的，非在西北部繫扣住一個重心點，他將不得穩定，永遠要向東南方滑下。儻使中國像一顆樹，他的根柢盤固是在西北的，其東南雖則枝葉扶疏，滋膏榮華，卻要靠西北做命脈。儻使中國像一個人他朝向西北是上進，他轉向東南是後退。東南有享用，西北卻只有磨練。東南有引誘，西北卻只有釘繫。東南可資休養，西北則只有奮鬥。西漢人早說過，始事常在東南，而收功實者在西北。中國人向以春夏擬東南，秋冬擬西北。人到西北乃見天地嚴凝之氣，若拋了西北則有春夏無秋冬，有溫和無嚴

憂，功實不收，生氣不全。隋唐復都長安，正是中國人經歷長期磨折後，精力復旺，氣魄復振之一個極好象徵。若論長安人力物力，自然條件，依然不夠做首都。隋代開運河轉漕江淮之來，又於雒陽設東都，皆以此故。若順勢自然，則將如隋煬帝流連江都，樂而忘返。唐代長安之盛況，依然出諸人造。而且當唐之初年，突厥正強，鐵騎直到渭水之北岸，唐太宗匆忙中輕騎簡從，與之隔水而盟，這是何等緊張的局面。然中國只有建都長安纔能全身策動，吸集東南方人力物力不斷輸送對西北方去。如此始得混身血脈流貫，精神抖擻。亦惟如此，再得奮發前進，不致懈散情退。道家長生術有提精化氣提氣化神之說。此亦是一個逆勢，一個動態。精神聳動，鼓舞生髮，否則順勢自然便漸漸倒塌下去。漢唐兩朝代表着前期中國之空盛時期，決非偶然。

五代以下，中國又入衰運。只看五代十國中便無關陝在內，其時中國人物精力，已不再能向西北方鼓送，因此西北在中國國史上失卻其應佔之地位北宋開始混一，然北宋不能建都長安抑並不能建都雒陽，而開始在汴京住下。這才注定了後期中國衰運之先兆

宋太祖非不想西都絳邑，只因順勢自然，顧念到兵糧竭乏，漕運艱難，因此留住汴京。漢高祖初平項羽，卽下令兵隊復員，漢初並無籌備大批兵糧之束縛與困難，因此一聽樊噲張良之言，可以卽日西遷。宋初無此力量，中央政府養兵二十萬，既不能帶兵西遷，又不敢棄兵東駐，只有隨著險遷就糧運，在汴京住下。宋代的建都，雖說順勢自然，其實是無勢可據。歷代建國，如宋人之弱者。至於遼金元清四代建都燕京，則又別有因緣。此四代皆崛起中國東北方，燕京正爲其進瞰中國之前門。故此四代之都北平，正如秦孝公遷咸陽，魏孝文遷維揚之故智，取便動進向前，臨制中原。此四朝之都燕，所爲者乃對內之控制，非對外之奮張。轉滯江淮以事給養，倚憑北方老巢，作爲退步。雖則具同樣吸集東南人物精力向北輸送，而實說不上所謂血脈流貫與精神抖擻元清兩代之中國，其內裏實分兩體蒙古滿洲不肯放棄其部族政治之私心，則燕京只爲凌駕中國之據點而已。明太祖驅除胡元，定都金陵，若論當時人物精力，固已薈萃江淮下游，在此建都，正如漢光武之定居滎陽，只能成一似靜態的政治。而當時北方強敵未消，不得不時駐重兵，外重內輕，遂來

靖康之變。明成祖遷都北京，一反太祖之順勢靜態的退嬰政策，而改爲逆勢動態的進取政策。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與清高宗之遷都北京，用意不同。清都燕，如人坐北而向南。明之都燕，則如人坐南而向北。先清其情在制南方之反側，明人其意在阻北方之人犯。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爲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而明代國運亦差可與西漢唐人媲美。惟漢唐時代（前期中國）之形勢，東西橫綫之重要勝過南北縱綫，而宋明時代（後期中國）之形勢，則南北縱綫之重要勝過東西橫綫，此爲其異點。東漢都雒陽，只在東西橫綫之中途，宋明都燕京，只在南北縱綫之中途，亦未能盡量吸集南方人物精力輸向北方。皆不能照顧全局，未能盡量發揮人文國家之體制，故東漢北宋皆爲弱國。明代挾南趨北，與漢唐吸東注西形勢相似。惟中國地形自西北傾向東南，若重心懸繫在西北，則全身警策，全賴動。若重心懸繫在東北，則西北一隅終難提挈。血脈精神終有一處掉其薄弱，終不能全身活潑緊張。此明代建國規模之有遜漢唐焉。

。若元清兩代，根本又當別論，此爲後期中國所以不如前期中國之主要大原因。讀史者能
廣開心胸，以遠神眺矚，可悟其意。若循行數墨，則將疑其言之若河漢而無極也。

今再拓開一步論之，吾人從高向下，從冷就熱，從隘大處向狹小處，當有一種舒服安
穩之感。反之若從低向高，由冷向暖，從狹處入曠境，則易覺有一種奮進邁上之意。而不
幸中國人文之大趨勢，則常爲由高向平，由冷向暖，由曠向與。雖若舒服安穩，而奮進邁
上之意一失，則其民族精神將不免於懈弛而惰落。西漢之興，唐明，則在逆其勢而加以策勵
與鼓舞。東漢北宋，隨勢自然，則振作無從矣。若以此意看歐洲史，則與中國適成對比。
西歐文化始起希臘，漸次西向而達羅馬。中古以還，又自西葡荷法而至英倫，最近又轉向
大陸，自德抵蘇。窺其進向，乃不墮由下趨高，冷暖趨涼，由小地面轉曠大處。全部歐洲
史，乃若精力灑灑，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中國則顯然有從高寒曠大滑向低溫稠小之趨勢
。建都者根據此而認爲中國民族精力懈弛情退之證，則亦未然。何者，歐洲諸邦始終在自
然國家之階段。羅馬戰勝希臘，日耳曼諸族戰勝羅馬，高寒曠大戰勝低溫稠狹之蓋而與爲

代起。故驕馬奔波希羅，日耳曼又吞滅羅馬，彼此均以所吞不日養。其歷史雖是瀕而下，其精神實互爲起滅，不相消滅。中國史則不然，中國文化乃自始卽由寒曠大處向低濕稠密而發展，而仍能保持其高寒曠大之運命與性格。故西歐爲迭什代興，而中國則蹶而復起，根據上述觀點，最近中國之將來實有倒轉西南人物精力重新吸向西北之必要。

今就中國史上歷代建都分五區域言之，其在中央者曰洛陽，西北區爲長安，東北區爲燕京，東南區爲金陵，西南區爲成都。其他則不在討論之列。成都僅屬割據，依隨地形，斷無全國首都落在西南之理。金陵亦僅偏安，明初雖以南京爲全國首都，只是曇花一現，不作準數。金陵適當長江之下游，譬之人身，當屬臍部決非首腦之區。北京建都雖亦近及千年，然大體是東北部族政權迫逼全國之一據點，只有明代四百年爲例外。儒統籌中國全局，又縱攬兩千年立國經驗，則此後中國對首都仍當面向西北，而洛陽自不如長安之適當。茲再分端論其利害。

橫觀全世界各民族，其文化發達燦爛一時者，莫不經歷一當其間便成老去，因此論

文化之士，頗疑文化亦如個人生命，有其生，有死之必然歷程而無可逃免。獨中國適當例外。竊謂民族究非單體生命之比，得常有新刺激，當投之新環境，自可不斷有新精力繼續萌生，而此民族遂永獲不老之象。近代之例，如英倫之移民北美，卽其證也。中國正因處境闊大，從不斷的新刺激，醞釀出不斷的新精神。約略言之，春秋戰國時代，人文中心處在東部，而齊魯爲之最。衛宋已較次，三晉中原又次焉，而西部秦國爲最後。稍北如燕趙稍南爲楚越，皆不得預於當時人文之正統。卽秦西漢，依然而由東齊魯爲人文首區，而燕趙梁楚次之。及乎東漢，人文基地漸移而西，繼隨而往，人文特熾。及魏晉失緒，中原喪亂，人物播遷，經大翻動，於是西北則轉而至甘涼，東北則轉而達遼瀋，東南則踰江跨海，西南則度嶺越嶂。中國經此一大翻動，各處均得往新環境下萌發出新精力。一到隋唐統一，各處風雲湊會，當時的中國，忽然生機勃發，氣象一新，正坐此故。然就大體論之，漢唐中國人文，依然重在北部而不重在南部。至晉南朝之局面，多半乃僑客之力，非江外人文所自創闢。直要到唐中葉以後，江淮人文乃日盛日大。至唐宋代，南北漸成倒轉江南

人文乃始凌駕於大河兩岸之上。明清兩代，尤其是江浙文物絢爛昌明達乎極點。然而最近的百年以來，中國在世界形勢之大變動中間，又不斷開闢了新環境，賦與中國人以新刺激。浙閩兩粵，因其濱海通商之便利，開始邁步走上新途境，太平天國的一場龍競虎鬥，全由湘粵人士演主角，革命人才，多半屬諸東南。南洋僑民，更爲注意近代中國人之新發展者所矚目。最近對日抗戰，西南是我們的本營。不久的將來，西南兩省，無論人才物力，一定要在中國史上繼續增高，佔得一個嶄新的位置。至於東北，最近百年來，魯燕諸省大批移殖，以他們強韌堅厚的毅力，配上富源無盡的新天地，又值強隣窺伺，國際風雲動盪衝突。直到九一八以來，淪陷滅亡之苦，任東北人民的內心更蘊蓄了許多無可言喻的感想。東北人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國史上，早已漸露頭角。目下雖一時沉淪，不久的將來，一定要突飛猛進。其人才物力，均將成爲新中國建設時代之一支主力軍。我們放眼一看此百年來之變化，雖則驚心動魄，創鉅痛深，但中國人顯然又在新環境下領受新刺激，在新刺激上醞釀出新精力。此種新精力之表現，卽爲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現在放眼一看，長

江大河兩大流域的下游，魯燕江浙爲中國自古傳統人文基點精華所萃，魯燕爲北部，是前期中國漢唐時代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只論山東一省，其人物精力，自古到今，直上直下，始終站在全國各區域之最前線而未見其過度的衰退與窘維。吳越雖較齊魯爲後起，然其人物精力，一樣的站在全國各區域之前綫者亦已經歷千年以上之時期。只照中國地形，山川河流，風氣變動，自然傾向，便積聚於齊魯吳越的一帶。由此而上，爲燕爲遼爲東北。由此而下，爲閩爲粵爲西南。東北西南正在預兆着新中國之新生活。中國最近當前之人物精力，似乎成了一個半環形，正是大陸之邊緣，與海洋交割的邊緣，恰恰成了一個半環，而以齊魯吳越當此半環形之中點。這個半環線圍拱着泱泱曠蕩的大陸。這一個大陸，正是中國人的命脈與生根。無盡無限的茫漭漭的歷史與文化，正在此大陸上產出。漢唐極盛時期最豐最榮的首都所在地長安，更是此一大陸的中心。由此向正東向東北向西南，向上面所說之半環地帶，距離約相等。這一個半環之對此中心，真有萬國冕旒，八方風雨之概。中國本是一個大陸是國。中國傳統文化，亦是一個最理想的大陸農國的文化。中國

人的依往在大陸，中國人的將來依然要在大陸。中國人的已往是農國，中國人的將來依然仍是農國。只不過要成爲一個新大陸的新農國而已。上面所說海陸交割地帶之半環線，不夠代表整個的中國。整個中國尚有恰恰與上述半環綫，遙遙相對的另一半環，便是以新疆爲中點東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環。依照中國已往歷史，中國人面對此一半環的時候，常是中國人奮進與邁上的時候。僅中國人反了身來，面對海陸交割的一半環的時候，則雖若順勢自然，却不免常帶有逃避退嬰的意味。新中國之最近將來，依然爲一種取逆勢的動態的奮進的國家，則新中國建國的第一方案，便該在反過身來，重新吸集那海陸交割地帶的半環線上的一切人物精力倒灌到正相對的半環綫上去，否則中國將要成一半枯半瘠的國家。譬如日月之蝕，一半光明而一半模糊，一半鮮豔而一半黯淡。不僅如此，中國的中心地域，也正在潰爛腐敗，漸漸如挖瓜，愈挖愈進，中心已空，僅存半皮。長安洛陽從前是中國最光明鮮豔的所在，現在則爛糊黯澀，正如爛瓜瓢般，若不挖去，勢將累及皮層。此種狀態，中國歷史上也早已經歷過。當魏晉換代之後，洛陽長安空無居人，那時中心

地城之變遷，較尤甚。中國得此一大變遷，因傳統人文基點物力中心之大破壞，人物精力播散四外，入新環境，獲新精力，到後再湊集還歸，締造出漢唐統一之盛運，而洛陽長安乃如明日之日，重當中天。最近一百年來的中國衰運，直到目前之大抗戰，中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幾乎全都淪陷，全部動蕩。中國人在此大變動的新環境之下，只要有魏晉時代人之精神氣魄，此下無疑的便是第二期的隋唐新運。中國人接受歷史的教訓，便該摹效漢唐。中國人依照傳統人文建國的經驗，要用平衡的原理，來使全國人物精力活潑交流，融成一片，中國亦該向內陸西北發展。照農業上輪耕畚休的道理，長安洛陽內陸中心，雖在漢唐古代極其光明燦爛之盛事，但此一千年來，已漸漸沒落，漸漸荒蕪。長安洛陽雖是古世界，同時卻是新天地。雖非渾沌未斷，卻已返璞回真。若使我們吸集海陸交割地帶半環綫內之人物精力重回到漢唐故地，一面固然富於歷史上之憧憬與回憶，一面本終於是到了新闢的疆土，新創的天地。依然是一種新環境，依然有一種新刺激。依然可以繼續出新精力，培植出新生命。我們向西北發展，不僅是平面上的平衡，抑且是直線上的溝通。不僅

是地理經濟上的交流，抑且是歷史文化上的復活。我們要返老還童，要在逆勢與動態下重新從低下的濕暖的所在爬上高峻的寒冷的故鄉。我們依然要從小地面復歸到大地面去。這是我們的奮進與邁上，這是民族之再生。

再以國防觀點論之，中國歷來大敵外患在北不在南。無論是西北或東北，總是踞高臨上，佔着大地面來掩蓋小地面。中國的南方，象徵着和平進展，北方則象徵着奮鬥斃存。已往如是，最近的將來依然要如是。人類的大戰爭仍將在大陸上展開。國家民族決生死的戰爭，必在大陸上演。中國是一大農國，將來工農配合發展，決不怕海疆的封鎖。在此民族思潮澎湃橫溢的時代，仗着十幾條海上船艦，運載少數軍隊，可以滅國併包，此事幾難想像。中國人只要暫不擾奪海外殖民地，中國的國防，主要的必是防空配合大陸的國防。即是北方國防綫。中國北部大陸陷入敵手，則中國人將被趕入海裏，宋明如是，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蠻族之與羅馬，形勢亦復如是。我們若採用西漢與唐代逆勢動進的國防形勢，則將來中國新首都亦有向北遷移之必要。否則中央首腦安屆江流狹仄的安全區域斷

不能極度發揚大陸奮進的戰鬥教能。若吳越法隋唐東西兩都的形勢，則新中國之建都，應在長安，而以北平為陪都。從長安到北平劃一橫線，約略相當於黃河平原之地帶，即代表前期中國漢唐精神的地帶，應使成為新中國之首腦指揮地帶。全國青年受國家政治教育宗教哲學各部門精神方面的訓練培養者，以集中此地帶為相宜，壯闊的地形，嚴肅的天象，深沐古老的歷史文化之遺跡，全在此地帶上。這一地帶表示着中國民族之堅毅強韌篤厚偉大。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宗教師，大軍人，全應在此地帶受洗禮。自此以北，益高益冷益曠益大的邊疆區，應成為新中國之兵庫。萬里長城即其最好的象徵。新中國人應在此帶建設浩大萬里長城。自此以南，以五嶺山脈為界線又可劃成兩橫線，即是長江平原與珠江平原之兩地帶。前一地帶是代表後期中國宋明精神的地帶，此一地帶應使成為新中國之胸膺營養的地帶。文藝美術科學工業應在此一帶發軔。此一地象徵中國民族之所蘊潛良潛新智巧這是家室中之花園區與書房區，不當在此建立大禮堂與紀念碑。最有一綫，代表着

近來中國之新興精神，與大海相吞吐，與世界相呼吸，工商製造，往來奔遷，這三線微著新中國之動盪，將與最北一線象徵新中國之凝定者遙遙相對。將第四線配合第三線，將第一線（最北一線）配合第三線，古今中外一以貫之。人文建國之平衡凝結，勢必如此形成。

●考戰後新首都仍逗留在第三線上，雖亦順勢自然，博得大多數國人之贊成，並取到目前一時之便宜，然而人文國家的大體製，歷史國家的大精神，終將無從發揮，到底抉發不出中國民族內心深處的至高情緒。勢將逐步退嬰，逐步偷惰，南方兩線上的人其點物力中心永遠難送不到北兩線去。尤其是中國的西北角，中國山川形勢祖脈所在，中國文化歷史漢唐盛衰由此造成，現代中國之中央地帶，亞洲大陸，衝殺鬥爭的大局面，萬一在此間，偏在東南角江海邱陵小局面下之人物精力，必將無此指揮總馭的大力。要運便長一國斧，非得騎上馬背，若徒步小卒，縱有神力，亦無刀斧迴旋之餘地。我們由歷史的藝術的軍事的政治的哲學的文化與經濟的地理的各方面各條件的眼光與理論來衡量戰後新中國之首都問題，斷然應向北遷移，尤其應該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則長安

厥爲首選，若其現在荒涼的破壞，則不足爲我們討論百年建國的大政方針之一難。

（載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七期）

國防建都論

余絡秋

關於建都問題，海內論者已多，個人有一個基本的態度，認爲立論雖不可無理由，不可無根據，但極端反古泥古，因爲過份重視歷史的教訓以及過份偏重堪輿的看法，並不能成爲建都文章的鎮師。

譬如說：世界各強國的着都都在北緯三十三度以上，這誠然是一種巧合，但如因此而斷認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外建都，就可以使國家長治久安，這似乎近於「陰陽先生」的理論，我們實不敢苟同，又譬如說：歷史上的盛世都是建都在北方，因此，北方建都論成爲歷史上的法則，違背了這一個法則，就無異決定了國家衰頹破落的命運，這又似乎近於「算命先生」的理論，我們也不敢苟同。

緯度三十三度以外的建都論者，他抹殺了朝鮮的亡國史，抹殺了南非聯邦至今還是英帝國的自治領土，純憑歷史看法的北方建都論者，他恰巧忽略了民族文化由北而南的發展

歷史，假使外國人論中國建都，我相信他們也許另有一種看法，美國人或許認爲廣州最適宜，英國人則可能贊同在上海建立一個「商都」，至於緯度的限制，根本就不成爲建都的問題，我們幸而還據有這一線，要是國土位置澳洲大陸或者是赤道地帶任何一部，豈不惶惶然將無以建都立國。

我們認爲建都的着眼點，應該放在「國防」兩個字上，國防論的建都，要認清時勢的要求，適應地理的環境，兼顧經濟的發展，能同時注意到國防需要的各方面，建都纔不算是兒戲，這一次戰爭中，可以充分認識出一種特徵：抗戰之所以不敗，就因爲有廣大的空間換取時間，即是說：我們是一個大陸國家，大陸已成爲我們抗戰不敗的磐石，戰後如何建設大陸，以強化我們千年不拔的立國基礎，就在看戰後的建都所在能否適應大陸，從而在建國方面發生重大影響。

大陸性國防論的建都，可以這樣下一個界說：河北是我們立國的根本，東南是我們的魚糧倉庫。東北是我們的命脈，要能同時兼顧地理的環境與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都就應

該遷回西北老家，西北不獨是控制東南東北最理想的司令台，同時也是開發中國西部最適中的指揮部，而它的本身，正如所謂「關中西塞，天府之國」，不愧為國防的核心。

所以說我們將來以國都不僅要注意國防，而且，還要重視大陸性，因為中華民族要成爲東亞的安定力，捨此是無第二條路可走的。

戰後建都之工程觀點

譚炳訓

國都是代表國家民族的精神，人力食料供應完全無缺

建都襄陽一帶之主張，意甚勉強。建都長春是矯正之論，作者自稱是預備折衷到北平。武漢有南京之缺陷而無南京之優點，與其遷都武漢，則不如仍在南京。主張建都北平與西安最多，南京則為現在之首都，無論建都與否，皆不容置而不論。故本文僅舉北平，西安與南京三城，加以分析而比較之。

建都之工程觀

一個城市，適否定為國都，其應備條件固多，然視工程的觀點，要不外（一）「交通」，（二）「地形」，（三）「氣候」，（四）「舊市區之利用與新市區之關連」，（五）「近郊之風景名勝」，（六）「公用設備」，（七）「公共建築及建築材料之供應」，（十）「代表國家與民族的精神」等一種工程條件，為衡量之標準，試加以原則上之比較：

交通：南京海陸交通皆極便利，惟其控制力僅及長江及珠江流域，此其缺陷。西安不通水運，在鐵路交通上又處在賜的地位，隴海路尙未築至天水，必須天水至成都，天水經蘭州至迪化，蘭州經寧夏至包頭三條鐵路築成後，西安才有內線交通，始有建都的可能。北平有水運而無海運，北運河直通航至通州，據傳說敵人以完成疏濬工作，將來平津間通航五百至一千噸輪船應有可能。鐵路則北平原已四通八達，現除平包，平漢，北甯，及津浦等四線外，敵人又增築數線，第一綫爲北平經古北口至錦州之鐵路，并有支線通至蘇河之赤峯。第一綫爲北平經門頭溝涿鹿至大同之線，此綫可減少平包路青龍橋段運輸之擁塞。第三綫爲北平經通州至唐山之綫。現時北平，計有三條鐵路分經熱河唐山及天津通至東北，有兩條鐵路通至西北。一條經武漢而廣州，一條至南京，全國鐵路交通之便，當以北平爲第一。其控制力可及東北西北東南及華中，平津間公路最近已全部改爲水泥路面。其他平津附近及華北東北西北之公路網亦已完成。就交通而論，陸運以北平爲第一，距海亦不遠，且有運河之水運。南京海陸則皆備，西安則水運根本無法，陸運十年以內，無法解

二、地形：南京地形微有起伏，建花園都市及築下水道皆為理想之地，湖沼大江及邱陵為南京之特點。西安與北平皆位於平原上，地形無起伏之可言，北平為河流沖積而成，全市皆呈向東海方向之微坡，對於下水道之敷設，尙稱適宜。

三、氣候：北平之氣候，有海洋大陸氣候之優點，而無其缺陷，夏季不必避暑冬季亦不妨礙戶外之活動，四季氣候分明而嚴肅，使人有爽明靈敏之感。全年雨量六百餘公厘，乾溼適度。日夜溫度變化不遽，有裨於人類之康健，對於花木菜蔬水菓之生長，亦甚適宜。西安為純大陸氣候，夏季日中甚熱，晝夜溫度之變化較大，春季乾燥，稍有風沙。南京溼熱，夏季不能使人洞歷深思，尙不及受有海風影響之上海，亦不及西安，更不及海陸氣候兼備之北平。南京實處於海與陸，南與北之臨界氣候中，似南似北，非海非陸，這是南京的最大缺點。四、舊市區之利用與新市區之闢建，五、舊市區之風景名勝，六、公用設備

第七、公用設備

八、食料與燃料之供應：食料如糧食、蔬菜、肉類、水菓之供應，西安現在供給最不足首都之需，南京附近之食物與燃料，產量富，水道運輸便，北平燃料產自近郊，糧食取自河北平原，菜蔬肉類水菓之質與量俱佳，南京與北平皆可得澆水及鹹水之水產，以爲食料。

九、人力之供應：人力之供應分勞心者與勞力者二種，西安勞心者之供應須仰賴他江處，勞力者也需要豫省供給。南京處東南人文薈萃之區，勞心者之供給自無問題，勞力者則靠江北。北平爲舊日京華，現仍爲文化中心，勞心者之供應自無問題，勞力者則冀魯豫三省皆壯丁勞工之產地，更是取之不盡了。

十、代表國家民族的精神：一國的首都，必須能代表國家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徵象於國都者有二：一爲歷史上民族之遺跡，二爲市容的氣象。西安在民族遺跡上第一位黃帝之衣冠塚及周黃漢唐四朝帝王之陵墓。皆在西安附近，這是歷史論者主張建都西安的最大理由。南京有明太祖之陵及國父的衣冠塚亦在北平，至於市容的氣象。爲街道與建築二者所形成，此二者西安與南京皆不能與北平相比，北平有長達十餘華里的寬闊通衢各種樓

關牌坊壇廟的美術建築，佈滿全城，不但爲國內之第一城，也是世界的名都。法人「朗日之城市」著者戈必意，僅說北平市之平面圖而論，即譽之爲「以此地圖與巴黎城地圖比較，則吾人須襲取中國，因有必要。襲取其文明也」。國人對於此點，似不如旁觀者所見之清。

以上十項標準，對於市政工程，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與關係，皆爲國都所必須具備之條件。統觀南京、北平、西安三市，其符合於十項標準之程度，以北平爲第一；西安又次之。

（載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國防週報第七卷第四期）

此
页
空
白

我們應當還都南京

王康

近來報紙上對於戰後建都的問題，討論得頗爲熱烈，有的人主張在北平，有的人主張在蘭州或西安，對於還都金陵，竟無人提起，這真是一件怪有趣的事。

主張建都北平的人說，國都應該接近國防綫，使主政的人時時刻刻受外患的刺激，不致苟且偷安貽誤國家大事，這話在原則上並不錯。但某報的社論裏似乎說過假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九一八及今日的流血抗戰或者可以避免。建都在北平既可以消滅日寇侵略中國的野心，那末，由此類推，建都在瀋陽，恐怕連朝鮮台灣都可以收復。這樣如意的算盤都不知道打，撫今追昔，豈不是要愧悔交迸？

主張建都蘭州或西安的人所持的理由是國都應該在一國國境的中央，我國的蘭州，或西安恰恰合於這個條件，因爲中央政府在一國領土的中央，可以控制四面八方，不致顧此失彼，鞭長莫及。這理由實在是既科學而又動聽。

假如我們翻開一下現代的世界地圖，却不幸得很，許多國後都沒有遵守這個原則，大多數國家都只是偏處一隅，而在國境的中央。以世界上最富強的美國來說，牠的國都不在中原的堪薩斯而在東北角的華盛頓，繁金山的美國人民翹首京華，和我國迪化的同胞東望南京一樣地遙遠；倫敦在不列顛島的東南角，巴黎在法蘭西的極北邊，柏林也偏處於德國全境的東北，南美巴西的國都里約熱內盧更是可笑，竟掛在整個國土的邊緣，僅僅西班牙的馬德里還差強人意，是居全國的中央，但西班牙在歐洲却相當落後。由這些眼前的事實，我們可以證明國家的強弱與國都是否在國境的中心似乎沒有多大的關係。

地理教科書告訴我們：世界各國國都的所在地差不多都是物產最豐富，氣候最適宜，交通最便利，風物最秀麗，文化最優美的區域。這倒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式。拿這個尺度來量我國現有的都市，我覺得只有南京才夠資格。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有先見之明，在生前即主張於此。就是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來說，南京的資格比北平更古老得多。在古代北平還是一個無名的邊防軍事據點時，南京已是龍盤虎踞，紫電揮霍的帝都。

再從國防的觀點上看，我們戰後的國都也應該建在南京。我國近百年來的外患，除俄國是從大陸上入侵以外，其餘的都來自海洋。假如甲午之役，我國的艦隊沒有永沉海底，日寇能飛渡朝鮮海峽嗎？現在雖是科學戰爭的時代，但致勝的關鍵，還是在控制海洋。我們在戰後如果要控制海洋，保護至鴨綠江至東沙羣島的綿長海岸線，那末國都應建在近海的南京。

在開發大西北的口號高唱入雲的今日，我主張還都南京，恐怕有人要誤爲我僅重海洋，輕視大陸。其實我的意思並不如此。我們知道開發西北是一種艱鉅的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假如要求開發工作進行順利，必須使海疆安全，大門鞏固，所以在抗戰結束以後，一面固然要努力開發西北，一面更要重建海軍，掩護沿海及國際的資本，技術，人才大量西移，負指揮調度全責的中央政府，應該在海岸線附近，才能指揮靈活，調度裕如。長江三角洲上的南京，在全國海岸線的中點，可以北控鴨綠江，南制海南島，是從海洋進入大陸的咽喉，是大陸出海洋的門戶。

上海的租界收回以後，南京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她可以用政治的力量來掌握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使這個都市所含有的現代文化的精華，分送到全國偏僻的鄉村城鎮，增進全國人民的幸福。

我國自然地勢上的一大特點，是四大河流分得既勻稱，又適中。尤其是長江從國境的中部流出，南有粵江，北有黑龍江與黃河的鞏衛，使全國最肥沃的土地，最豐富的物產，最稠密的人口相依爲命，創造偉大的歷史。長江是我國的大動脈，而南京又在大動脈的尖端，是中華民國天造地設的神經中樞，是上帝替我們安排好了的國都所在地！

新中國的將來，是海洋與大陸並重。我們的任務是將活潑進取的「海洋精神」，輸進大陸，再將穩重沈着的「大陸氣概」帶往沿海，執行這一任務的司令塔，不論就那一方面來說，只有南京才當之而無愧，因此，我們應當選都南京！

海都與陸都

沈天冰

戰後建都問題之商榷

現代國都的必要條件

今人之論建都，每喜承襲前人的看法，這是大有問題的。我們論戰後國都應選定那一城市，如果不從我們在戰後的需要上來看，那是難以得出適當的結論的。現在有幾種看法頗有問題：一是從舊的看法，即是從舊日的地理書籍如方輿紀要水經注一類的書籍來論斷南京與北平或西安的形勢。方輿紀要當自不失為一部頗有價值的地理書籍，但是牠確是根據前一時代的攻守原則來衡論山川形勢的，國防的對象既因時代的推移而完全變易，戰略戰術也改變了原則與方法，所以「高屋建瓴」，「憑高據深」的說法已減少了牠的意義，「龍盤虎踞」的字樣，也不足以象徵出某城在現代國防上的重要性。所以戰後的國防地

理原則，因着國際局勢的演變而須另行確定。然則，以方輿紀要的論法來衡論建都問題，豈非失去時代性？二是縱的看法，即是從歷史帝王選擇郡城的見解與其國祚的長短來衡論。比如說，建都南京者，多半國度不長，就把東晉宋齊梁陳這一套歷史套上，硬說南京是一個不祥之地，而西安北平大吉大利，這是陰陽先生的看法。我們既是生在現代文化高潮的氣氛中，就應選定一個合適的國都，立定脚跟，準備建立進退的據點，才能充分的發展，所以我們就應從文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來觀察，選取具備完善條件的都曾作我們的國都。

首先，我們應把一國在現代的國際舞台上所需要的國都的條件，討論清楚，然後再來決定我國的都城究竟應該在那裏，較為妥當。

第一，一國的國都，必要建在文化的中心地區。從古今中外的強大國家來看，幾乎此語完全不錯。周初都鎬，是因爲周室起自西岐，本來就是中國文化最古的發祥地。後來齊陽開封至北平南京杭州等城。都是在文化上霸佔一個時代，有領導四方的力量，柏林於德

國的中央，羅馬位於意大利半島的中部，巴黎莫斯科乃至倫敦華盛頓等城的位置，雖也有
的偏處一隅，但都是因為牠們在一個的文化史上佔着領導的地位。所以各國都毫不遲疑的
選定其文化中心的地區作為都城。

第二，一國的國都，必要建在其合於國防上的需要的地區。所謂國防上最需要的地區
，包括兩重意義：一是攻勢的。環顧國境的周遭，必有一些強弱不等的鄰邦，而這些鄰邦
中，政戰兩略又各不相同，有的地大人多物博，不需向外國獲得物資或尋求商場，所以
在政略上是和睦的，在戰略上是守勢的，我們對於這種國家，既不致日夜提防牠。有的是
貧瘠之國，故在其政略上是想向外獲得生活用品，而在其戰略的目的上，則半多是對外取
攻勢的。我們建都，在國防的意義上，就要針對着這些鄰邦的政戰兩略上面，國防的需要
，以攻勢代守勢為上策，倘使鄰國確定我國為其攻勢的對象時，則我們必須採取攻勢，以
保護國家領土與主權。二是守勢的，純粹的守勢，是挨打的戰略，然而當一國國家的力量
不足以抵抗強鄰時，則常採守勢。故國都的位置，即須在這裏面予以決定。採取攻勢即宜

近於敵國，採取守勢則應遠離敵國，並建要塞以免時刻遭受威脅而一夕數驚。太使得之遷都覺得格勒，乃是攻勢的；兩者之中，自然以攻勢爲上策，建都之義，在國防上不難如此。

第三，一國的國都必是建在經濟中心的地區。所謂經濟中心地區，一是富庶之區，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工農商業發展，如河北的北平，關中的西安，江南的南京，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不過等級相差不同而已。二是對內的蘊藏易於開發，對海外的接濟，易於運達。近人主張爲蘭州爲國都，就是着重於開發西北，可惜祇具備上半截的條件，而不具備下半截的條件；又有人主張將國都建於海濱如海州台灣，乃是在於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同時是着重於對外貿易，與世界各國保持經常的經濟接觸，以便發展國內經濟。然而偏於海濱，則不易深入內地開發蘊藏，偏於西北，則與經濟中心地區之海濱各省遠隔，所以二者不可得兼。故又有人主張既不在海濱，又不在西北；既不必在廣州，又不必在長春，而選擇武漢。倘若直於發展經濟的基點來論建都，武漢當然不失爲一個適中的地點。牠出長

江可通海洋，溯江西上，可達四川，北南均有現成的交通綫，乃是戰後的一個理想的經濟中心地區，可惜武漢所具備建都條件僅是經濟的，而對於前述兩點，尙嫌不夠，所以僅以經濟中心地作爲選都的標準，是不能如理想的。

第四，一國的國都，必是建在一個適當的地點，以便於中央政府的施政，國都既是一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則它必定需要四面八方可以顧到。關於這點，有兩點意義：一是土地統治爲對象的，因之就有人主張國都應在蘭州，因爲蘭州正是位置在中國國土的中央，張其昀的幾何中心論，卽屬於這一主張。在地圖上看，涼州確是幾何的中心地點，爲使中央的政令可以同時達到四方，國都位於中央，是必要的，比如柏林，就正是德國的中央。二是以人口的密度爲衡量的對象，蘭州固然是位置在於地域的中央，但是西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西藏青海也是人烟稀少的省份，中央政府如在蘭州，對人口稠密的東南和華北平原，却嫌偏僻。所以爲便於中央政府的施政，不應採取幾何中心論，而應以人口的密度爲建都準則。於是就有人主張應於北平，西安，南京，武漢之中，選擇一較爲適當的首都

以上是就文化，軍事，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立論的，環顧國內大都市，能同時具備這四個條件者，可說是沒有。我們就不能不退而求其次，就這些都會中，選擇一個具備比較氣完善的條件，乙城祇具備政治的條件，所以以根據經濟立論的人們就主張建都甲城，根據政治立論的人們就主張建都乙城。辯論紛紜，頗難獲得恰當的結論。倘使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合理的結論，則應綜合諸種條件，把國內各城的重要性予以衡量，配合着我們政戰兩路，再來決定，可尋出一個合於我國需要的結論。

二 從我國戰後政戰兩路着眼

雖則我們不能找出一個同時具備四種條件的城市做國都，但不能不尋出一個最合於需要的城市建為都城，已如上述。所謂最合於需要，是指戰後我國在文化、經濟、政治與軍事各方面都有無限的發展。在文化方面，以國都為中心，可以造成一個高深的文化水準，就要尋中華民族發展的路程與現代文化發展的軌跡兩點來討論。中華民族發展的路程是

從黃河流域經過數次的遷徙，已經在長江珠江流域發揚光大。人文的繁盛也是從西安向瀋陽開封南京一線移動，雖則中途曾迂迴到北平，但現在的東南已是人文薈萃的區域了。西洋文化向內地發展的軌跡，無疑的，是從上海廣州乃至東南沿海各口岸向內地輸送的，按理，要順着歷史文化發展的里程，要充分接受西洋文化，我們似乎是應建都於南京的。在經濟方面，以國都爲中心，我們要求建設一個現代化之高度物質的國家，同時又要求國內的一切蕭條與荒涼在中央政令的權力之下予以開發。在軍事方面，我們要求完成攻勢的國防建設，所以就要以國都爲中心來發展我們的海陸空軍。在政治方面，我們是採的中央集權制，所以我們要求以國都爲中心，能迅速的收得政令的效果。綜合上述各點，就發生了很多的問題：第一，要發展文化，根據上面所說，國都似應設於南京。在經濟上，南京是現代工商業興起的中心，是指揮海濱省份工業的司令台，然則還是應該着重於開發內地，還是應該發展沿海經濟？這是一個問題。第二，要建立攻勢的國防，首先就發生了幾個問題：一是戰後我們國際的對象究竟是誰？二是我國國防究竟應着重於那幾部份？這又是須

要討論的。我以為這些問題，牽涉到了我們戰後的政戰兩路。

在政戰兩方面，我們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說：

第一，在建設方面，我們應該怎樣建設？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有了詳盡的指示。我們戰後政戰的重心。應該怎樣建設？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有了詳盡的指示。我們還着這道指示，一方面應集中精力於開發邊疆省份，一方面還不應放棄濱海省份及人口密集的省區的建設。我們應儘力發展輕重工業，爲着解決民生問題，要把輕工業設於沿海或人口密集之區；爲着發展國防工業，要把重工業設於內地各省，並儘量建設交通。爲着施政的方便，國都自以在人口密集省份爲是。爲着集中精力來發展重工業，所以國都應接近於內地。兩者之中，似以發展民生經濟爲急務，故國都不應太偏於內地，故在蘭州之說，首先就應否決。

第二，我們在戰後是國際間一個最重要的份子，我們的建設不獨要聘用外國人才，而且尚須借用外國資本。所以我們戰後的政戰，是要運用到世界任何一國去的。其次，戰後

的國際政局，總是時刻與我們的政略發生關係的。我們不得要以三民主義的精神去感召其他侵略民族，而且戰後的複雜舞臺上，我們是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戰後的政略，一方面固然須運用於國內的建設，一方面還須得運用於世界政局。基於這點，無疑的，我們的國都與海洋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當然，我們需要建設一個海都。

在國際方面，我們也須分爲下列三方面來說：

第一，我們應首先解決我們戰後的敵人可能是誰的問題。現在就來討論這個問題，未免失之過早，然而戰後不能無國防這一前提，是沒有問題的。這次戰爭結果如何，我們尙未易斷定。根據羅邱宣言及四國共同宣言，我們可以相信戰後的和平，是可以建立起來的，然而我們還得承認一個前提，及世界各種政治主義的潛在意識，決非羅邱宣言乃至戰後的和平機構所能消滅。人類企求和平的理想，儘管十分濃厚，但民族間的政治意識，潛伏在心的深處，甚至可說侵略者的潛在暴力，還會時刻企圖死灰復燃，因之，縱然我們的勝利毫無折扣，然而我們對侵略者的國防是決要建立的。我們固然不能明明指出誰是我們

戰後的敵人，根據上面這一原則，可知嚴立於我們周圍的友國，關係並不是決定不變的。倘使這次戰爭地勝利十分徹底，則日本倒下去，亦不能說其他國家絕不會從日本進攻我們的路線再向我們壓迫。何況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是否將被同盟國徹底消滅，還是問題，所以我們東北的陸上防禦，仍應列為戰後國防建設之首等工作。

第二，我們北方邊疆，長凡一萬五六千里是世界上最長的陸上國界綫，恰好對我構成大包圍綫，而我們邊區交通，却毫無準備，內地與國境之交通，也十分困難。這是一個不利的形勢，萬一有事，我們是無法退任的。走到我國西境的邊地，是西藏雲南與廣西，在防守上固然也應有相當的準備，但這邊地大部都有很險峻的地形以資扼守，不如東北及北方之攻入，可藉很多從前人事上的方便，以達成其軍事上的目的。

第三，說到海防，我以為長達六千海里的大陸海岸，也是戰後國防建設的重心之一。怎樣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怎樣鞏固我們的海防要塞，在戰爭尚未結束之時，就應嚴密設計。我們沒有獲得殖民地的野心，但我們也要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取得我們所需要的物資

，也要求輸出我們所剩餘的原料及商品，爲着保衛領海，維護北海自由，我們必須建立海軍，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海都，作爲指揮與策動的中介。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我們在戰後的攻守任務有兩點：一是北方的陸地防衛；二是東及東南的海岸防衛。二者若在衡量之下，陸地防衛較之海上防衛爲重要而迫切。我們是一個大陸國家，我們所持者，是廣大的領土與豐富的物資，亦惟有廣大的領土與豐富的物資才是我們國家的生命。我們沒有殖民地，我們沒有握着商業霸權，所以我們祇能靠着大陸領土與大陸上所擁有的物資以發展國家生命，故我們的第一任務是大陸防衛，其次的保衛海洋是環顧我國的四週，祇有日本由大陸進攻較爲容易，過去如此，如舉日本遠能播土重來，亦復是如此。故東北大陸的防衛，應列爲首要，其次的是北方大陸及西北大陸的防衛。

在戰後的國際政治上，世界強國如美國英國，雖仍然是我們的友邦，不論國際局勢怎樣變化，英美兩國對中國的希望，不過是商業一項，沒有領土的要求，蘇聯在牠的歷史

路線中，是西出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東出太平洋，如果這種政策將遺傳至戰後，則在日本帝國崩潰以後，出太平洋是沒有問題的。這點與中國北方的國防建設的關係，是較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對北方大陸或西北大陸的防衛，較之對西南大陸乃至對東南海岸，是重要一些的。

因之，我們的攻守戰略，在北方是應該着重於陸空的聯合作戰，我們應該常保持一種半動員性的狀態，以防萬一。爲着進攻與守禦，爲着應變，國都又應在北方。老實說，我們北方需要一個陸都。

三 陸都與海都

陸都與海都之意義，有如下述：

第一，陸都的意義有四層：一是軍略的，那完全是指大陸防衛與大陸進攻而言。我國戰後的國際環境，已如前述，將仍在陸上遭受攻擊，宜乎應在北方以擇一個陸都。二是建都的。我們的一個大陸國家，我們應如何發揮大陸的潛力，發揚大陸國家的魄力，要靠一

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才能成就，所以就應該建設一個陸都於大陸的適當地點。北平北控東北四省，西南兩方均擁有廣大的平原，農業發達，工商業也堪以與華中匹敵，自然是一個建設大陸的理想中心。三是文化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陸文化，黃河流域每大陸文化的發祥地，現在正是接受西洋文化，與大陸文化融會的時期，北平是自革命以來大陸文化的中心，戰前有文化城之稱，雖則南京是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哨站，但中國固有文化足以代表數千年之精神的當首推北平。所以建都北平也是合於文化的條件的。蘭州與西安也是有名的陸都，然而不是地偏於西北，即是文化趨於退化，蘭州且呈荒涼象象，都不是文化的中心地點。倘使專為開發西北，我們主張建都蘭州；倘使這次勝利不能澈底，東北四省不能收回，則西安的地位，可以代替北平為安全的陸都。然而開發西北固甚重要，但中原之開發南北各地都須開發，故國都尙輪不到蘭州。四是政治的，大陸國家的政治重心，自然是應該在大陸之中央，但因我們的人文萃會於華北及東南，故不能實現幾何中心論。北平擁有華北平原及東北四省，南京擁有長江，淮南地區及珠江流域，乃是人文萃

第一區，所以都宜建都。不過北平除此之外，尚在大陸國防上佔着重要地位。說到偏於中央施政，北平較遜南京，南京正在中國人口蓄萃省份之中央，政令一出，可以同時達到四方。但北平並非十分偏僻，現代交通，可將這種缺憾減除至零卓度，中央雖在北方，但政令亦能在現代交通的條件下迅速的達於四方。

第二，海都的意義，也包括四層，一是軍事的。爲着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以保衛大陸，便於控制我們的海軍根據地，當然以建都海濱爲宜。日本首都在東京，義大利在羅馬，英國在倫敦，都是在海濱，宜乎都是海軍國家。我們是需要海軍的，而且也是需要與海外保持政治的接觸，所以國都宜在海濱。二是經濟的，我們既不閉關自守，那就須與世界發生經濟關係。比如海外物資之運來，本國物質之輸出，都須有管制的中心。所以國都也宜在海濱。三是文化的，我們不時接受世界文化，時刻在文化交融之下進步，我們與世界各現代國家時刻在保持文化的聯繫，所以國都也宜於在海濱。四是政治的，我們在國際舞台上既佔着重要地位，所以與世界各國都有密切的政治接觸，故國都之建於海濱也是必要

綜觀國內各海濱的都市，可以假想成爲國都的，有廣州，福州，臺灣的台北，杭州，上海，南京，海州，天津，北平及長春等處。但廣州太偏於南方，福州與台北，建於東方，對內地交通不易一時發達起來。杭州本具有相當的條件，但亦不如南京較之與內地有密切之聯繫，海州可以視爲一個海都，長春也可以視爲一個海都，天津亦未嘗無海都的片面條件，但都不如南京之地位適中，本身條件亦較爲齊全，故南京是戰後我國的海都。北平是一個陸都而又兼海都，因爲她出海的距離並不太遠，南京是一個海都而又兼陸都，所以建國都的希望都最大。

筆者主張以北平爲陸都，以南京爲海都，中央政府應陸都，但一部份與海洋發生關係者不妨放在南京。以北平爲首都以南京爲陪都，正合於陸上以海洋防禦的要求，也合於經濟政治的要求。倘使我們開闢西北，又不妨以蘭州爲陸都，我們要開闢四川，又不妨以重慶爲陪都，爲大陸防禦的神祕中樞，爲大陸文化發展的發展樞，爲政治的司令部，以補

京爲中心，爲發展海軍，海洋防衛的指揮部，爲對外貿易的前哨站，以蘭州爲開發西北的發動機，以重慶爲開發川康藏的發動機，都是合於國防，文化，政治及經濟發展的原則。

我希望戰後我們的國都，應儘量同時具備四種以上的條件，如不可能，也應在四種條件中權衡輕重，選擇一個最合於戰後我國國情的都市。切不可爲着開發西北一個目標就建都蘭州。倘使綜合諸種條件，衡量戰後各方面發展的輕重，自然以北平的大陸防衛列爲第一，以南平的海軍建設列爲第二，而以大陸經濟的建設及海外政治的接觸同等看待，所以建國都於北平，建陪都於南京，看實是合於我們國家需要的。

南京的長處，是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而其短處是對於大陸國防不能發揮其偉大的氣魄。而戰後的我國，又應以首推大陸國防爲我們建設的重心，南京恰巧沒有具備這個條件。我們雖則也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但比較起來，究竟不如陸軍之重要，所以主張陪都應在南京的，是專重於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沒有顧念到戰後的我國，將仍遭受陸上的

改變。所以建都南京，不是我們戰後的理想的萬全的國都。

北平當然也不能說是萬全，然而在道都不能萬全的條件中，只能比較。北平是接近於海濱，所以關於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接觸，南京所兼具備了。而南京所缺乏的，北平恰巧又具備着。因之，以北平爲首都，正合乎上面所說的四大要求，而南京僅能合於上面所說的三大要求，所以我主張應該不遲疑的建都於北平以南京爲陪都。

（載三十三年一月一出版之國防週報第七卷第四期）

大陸建都論

程曉華

(一) 從優勢地形上找立腳點

一個國家領土的面積，是國家在空間上生存的一個實體，也就是空間上的人民從事一切活動的基礎，領土不僅與政治的關係密切，與國防的關係更不可分離，「空間即權力」，善於運用廣大的空間，即能發揮無盡的權力，古往今來許多民族的盛衰興替，都是對自己地理形勢憑藉得法與否而發生的決定影響。自然，一個國家的都城，即政治上的重心，又是國防上的重心，倘使善於討論戰後的建都問題，其著重之點，決不應在地理形勢之外去找論據。

中國是世界上一個最有系統的大陸國家，一千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佔全球陸地二十分之一，為歐美國全部的地理環境，中華民族所依據的這一個大陸，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有其特有的一致性，統一性，全國在亞洲大陸上自己形成一個突出的高地，從

亞洲陸脊的帕米爾高原發源，天山與阿爾泰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這兩條大山脈從北南路延伸，就像兩條大膀臂，一從西南，一從西北把全國完全擁抱在中央，崑崙山脈從中部分佈支脈，把南方與東北方這露在外面的領土包括在中間而完成一個大擁抱，像這麼一塊不可分割的完整的領土，較之任何一國的領土還是要佔第一把交椅，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生存在這一個舉世無匹的大陸之上，土地與人民所發生的關係，世界上更沒有那一個民族比得上。歷代帝王與臣民的建軍建國，無不依據自己的優越形勢，而為發展的藍本，所以，當前全國熱烈討論的建軍問題，其重要性也即是建軍建國的問題，如何建軍，如何建國，其先決條件應該從如何建都去着手，建都又要從如何依據地理形勢去着手，假使捨棄本份的優勢環境而不顧，夢想在沿海建都，追尋不着邊際。十八世紀的海上雄風，這對於大陸性的中華民族的將來，決不會發生什麼好影響。今後如果要討論建都問題，一定要適應政治與國防在地理上的種種要求，中華民族才可以在大陸的土地站得住腳。

(二) 從大陸與政治的觀點上立論

首先從大陸與政治的觀點上看，中國戰後的國都原則上一定要設在北方，（更於在北方那一個地點，并無成見）。總裁說「抗戰的基礎在西南，建國的基礎在西北」，中國的建國是主，抗戰是附，過去現在全部中國的革命程序，由北伐，安內到抗戰，無一不是在為建國打基礎，過去國防基礎不固，為了便於作戰，國都不妨設置於西南的重慶，將來抗戰勝利，為了便於建國，就應設置在大陸潛力富厚的北方，戰後復員問題，工業重心問題，內政的統一管理，經濟的均衡與發展，一切都應通盤籌劃，從頭做起。以過去中國的經濟與工業基礎來說，北方藩離盡撤，不能不暫時偏處在東南沿海一帶。其實，把整個國家經濟命脈安放在敵人的砲艦威脅之下，這是極不合理的，有了這一次抗戰的慘痛經驗，為減少將來由海上而來的威脅，經濟與工業重心一定要大舉遷移內陸地帶，最好是在北方，同時許多重工業的原料，大部份取給西北一帶，將來工業基礎的重建，也可以就地取材。故經濟及工業重心的內移，實為建國程序上一必要的措置。事實上，中國既擁有這一個廣大的完整的大陸，建軍又應以建設陸軍為主。（關於軍事與大陸關係見下文）將來吾人

一切經濟上的措施既在內陸的北方，有了一支強大的陸軍，就可以作為有力的掩護。所以，將來戰後的建都問題，對於復興北方的經濟確具有決定因素。

以人口的密度來比較，西北遠不如東南一帶，自南宋形成西安之局以後，黃河北岸人口漸次南移，東南成為富庶之區，西北漸成荒漠之野，無意中形成了重南輕北的觀念。戰後為要調劑大陸上的人口密度，國都當然以在北方為宜。將來建軍建國一切非人不行，而南方的口分一部份移居北方，更是政府在戰後建設北方的重大步驟，曾有人說中華人民的發展是由西北走向東南，歷代的建都就是建設歷史發展痕跡的里程碑，如果把東南一帶的經濟人口大舉北移，即認為是違反歷史進化的定律。不過，倘從最實際的情形去研究，這種說法並不見得完全可靠，比如，中國最鼎盛的漢唐時期，西北并不如今日之荒涼，相反的，那一時期的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却又視為荒蠻之地。自統一中國建都長安，這些地方纔慢慢被開發出來，及至金人南下南宋偏安，大批人口纔隨着宋室南遷，大江以北受敵人蹂躪，大江以南反苟安逸樂，朝代數更，相習成風，江南才有今日繁華的局面，在馮

暖氣候中安居久了，逐漸遺忘了北方的寒冷，西北之成爲今日的荒涼，是中華民族子孫的不肖，遺棄故土。倘使目前還不肯覺悟，仍固執首都設在東南地區，再過不久，必致把獨立大陸上的許多優點失去而後已。至於氣候與人類的關係尤爲密切，從整個民族性講，南方遠不如北方；南方人柔弱氣氛大重，完全失去了北方人那種雄渾的體魄與氣質，這是民族生存條件上的大隱憂，國防基礎上的大障礙。法國社會學家兼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則精神」一書中，認爲地理環境是社會進步的唯一的全部的決定原因，他說：「炎熱的氣候損毀了人的力量 and 勇氣，而寒冷的氣候賦予人們的精神和肉體以某種力量，這種力量使他們能夠從事持續的，艱難的，偉大的勇敢的行動，這種區別不僅在一個民族和一個民族之間存在着，而且在同一家的各個部份之間，也是如此」。其結論，「炎熱氣候下民族的體魄像老年人，寒冷下的民族勇敢像青年人」，東南雖不是炎熱地帶，但較之西北高原的氣候溫暖得多，東南人體魄與氣質不如北方，並不是民族自北方遷來的時候就如此，這是由於南方生活逐步消磨了青年的氣質，過去北方人容易征服南方，體魄與氣質的成敗居

多，是無可置疑的，如果建都真是紀錄歷史發展的里程碑，數千年後，東南一帶的人民必像現在黃居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苗族一樣，終有一日會被北方的異族趕到深山野窪去度殘餘的歲月，再退一步說，縱令我們不如苗族失敗之慘，民族的生存力仍然能繼續發展。將來的國都不是真的會要建立在台灣或新島上去，恐怕日久年深，東南又會要變為荒漠之地，有如現在的北方原野，而我民族必放棄東南去保持南洋的新疆土，東南人鄙視西北的故事，必又重演於將來，如此下去，中華民族將離開天山阿爾泰山與喜馬拉山亞脈的懷抱，像吉卜賽人一樣去永遠度新流浪生活。總之吾人此種觀念如不根本改變，大陸潛力必致為他人所佔有，終將使我民族長久受制於人。不過，儘管近代我們輕視北方大陸而北方仍為所有者，不是上帝特別看得起我們，而是幾千年我民族與土地依存性過大，潛在的力量使敵消化不了這一個大的領土，所以說，今日中國要談建都，鐵的事實只有在北方內陸地帶找立腳點。

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宗族融合而成為一個大民族，漢族在五族中間佔絕對多數，

由於文化的卓越，使其餘四族不斷加入，混和，同化，而成爲今一個龐大的民族。目前漢滿蒙回藏只不過是各個宗族所代表的一個名詞，漢族居住的中心是北方，蒙人居住的中心是蒙古，回族居住的中心是新疆，藏族居住的中心是西藏，滿族居住的中心是東三省。除漢族以外，蒙回滿藏各宗族幾乎全偏處在北方一帶，爲了經常能和各宗族的情感，一定要把都城在北方就近安撫之，如中樞離開他們太遠，各宗族不易時常來親近，就很容易發生離心力，過去各宗族少數敗類受敵利用，即是中央與他們距離過遠，在感情上發生隔膜所致。如設都北方以爲鎮撫，過去一切缺點必可從容補苴，而成爲一個完滿無缺的大陸國家，我們有西藏蒙古新疆東三省，而爲大陸邊疆的屏障，這種國防形勢是世界任何大陸國家所少有的。

其次就外交上說，中國是大陸國，自然有大陸上的鄰居，在全部大陸一萬五千公里的邊防線上，而蘇聯接界有九千公里。印度接界三千公里，（連英屬緬接界六千公里），蘇印兩大國家，過去與現在與我國的關係至爲友好，這兩大民族有豐富的人口，資源，領土

，民族與民族之間並沒有多大利害關係，三者倘能澈底合作，必為東亞的安定力。以三個陸權國家的聯合力量，任何野蠻的海權國家，對中國大陸決不敢輕舉妄動，爲了聯繫北方陸界的兩大緊鄰，國都的設置當不可偏於沿海，所以，戰後中國的外交的動向應該是大陸外交爲主，海洋外交爲副，國都爲一國的外交中心，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

(三)從大陸與軍事的觀點上立論

戰後的建都既是國防上的重心，自然不能離開軍事而獨立，本來一切海空軍的根據地均在陸地，陸軍的動員，集中，展開，以至攻擊，防禦，前進，退却，無一不與土地發生關係。因此，選擇國都即是選擇國防重鎮，更是選擇軍事上的根據地，國防在憲法上是爲國家達到安全的重大步驟，國都的建立第一個注意之點，一定要以維護國家的安全爲主。國家要安全，先決條件，就應使國都安全。綜觀全國的形勢，合乎這個條件的，都城的設置原則應在北方，國家既是依據大陸形勢而建立，建軍自應以建設陸軍爲主，按照國防建設的輕重緩急，戰後唯一的急務必須強化陸軍的建設，以中國的地人物三者現有的

力量，只有建立陸軍是比較輕而易舉。在此次抗戰中間，我國的陸軍在自己優越地形的確發揮了至大的威力，幾千年來打下的這點基礎，以後一定要設法發揚而光大之。注北方山脈縱橫，平原廣漠，遼寧的鐵道與晉陝的煤礦，均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將來重工業及人口北移，這些地方更是天然建設陸軍的優良地帶，如建設最新型的全部機械化部隊，地形，工業，原料更是重要的因素。不過，陸軍除陸軍之外，但不應忘了還有六千公里綿長的海岸線，因這在大陸國防上是一個斷隙。防止敵人由海上來，相當數目的海軍及沿海的軍事配備，仍不可稍有忽視。事實上，建設陸軍又同時建設海軍，即世界任何富強的國家，決難齊頭併進，虛耗國帑，尤其戰後的中國，在國防建設上雖有許多刻不容緩的要圖，但不能不顧到自己財力，權衡輕重，就應多建設陸軍。說得具體一點，應以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於陸軍，百分之三十的力量用於海軍，德國威海爾母大帝與丹麥發生戰爭，雖感覺海軍建設的需要，但毫不加以考慮，仍用全力以擴充陸軍，為掃除建軍之障礙，先後解散議會達六次之多，以求其主張完全貫徹，這種勇氣與卓識可以作為我國建軍之有力參考。

今後中國之命運的決定，是陸軍不是海軍，在華北平原擁有一支大陸軍，不僅可以保衛一萬五千公里之邊疆綫，還可以居高臨下控制南方大陸，掩護守勢的海軍以迎擊敵人。根據海陸攻防戰略的要求，中國建軍的精神，陸軍是攻勢的，海軍是守勢的，在大陸北方建設大陸軍既爲天經地義，自然應在這一帶選擇一個地方設一陸都以控制之。

自古以來國都的設置，都是針對着敵人進攻的方向，這一點美國學者科尼西在其所著「世界國都通考」一書中提供了不少的證據，中國自歷史上每一次受侵略，通通是從大陸來，一萬一千公里的陸界，與人緊鄰而居，不發生問題則已，一旦發生問題當然是在大陸之上，所以，今後建都的方向，我們應該針對到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國都既是國防重鎮，軍事根據地，爲全部軍隊視聽之所繫，對這一個戰爭的司令台的陸軍，國都重要性當然會隨軍隊人數大小而加大，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茲說：「兵力越大，根據地移動就越難，兵力越小，移動就越易，所以，軍事根據地影響於全軍作戰程度和範圍，即按軍隊之兵力大小計算」。中國是一個自成系統的的大陸國自應置配得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如果要控制得

法，指揮如意，自應建設一個強鞏的陸都。

在中國的北方大陸之上，自永定河起至淮河爲止，是一片廣漠無垠的大平原，這個平原的偉大可以說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地理學家無以名之，竟呼之爲「陸海」，這實在是中國可以向世界誇耀一片土地。我民族在這大陸海濱上生息了數千年，一天一天繁榮滋長，不爲異族的暴力所征服，就是我們生活條件與土地潛力打成了一片的結果。這個大陸的偉大性，使倭國的評論家米內山庸夫在「支那民族之將來」一文中驚嘆着說：「中國的大平原，對中華民族存在有兩種力量，一爲防禦他民族的侵入，一爲造成中國繁榮不滅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大平原所發生的兩種力量，即是中華民族的大陸力量。中國文明產生於大平原，整個民族密度表現，就具有「廣納衆流」的大氣概，五千來年以中央大平原爲中心，凡四週蹂躪中國的民族，無不爲我混合而同化，反增加我民族份子，這種力量無怪乎敵人驚嘆不已，以後我民族如果要永遠繁榮不滅，及防止他民族的侵入，我們決不可離開這塊大平原而遠去，控制這塊平原的國都不僅適應政治上的需要，更是適應軍事上的需

(四) 建都北方是大陸的安定方

根據這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今後世界將是陸權伸張的大時代，海權國家尙且千方百計尋求大陸上的根據地以自鞏固，而我得天獨厚特有這片大陸，反而認爲無足輕重，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今後應該認識我民族與土地的關係，努力發掘其潛力，運用其潛力，假使有人不明白這一點，偏偏要說大陸思想是封建主義的侵略思想，這種觀念是極不確的，如果要說大陸是封建的，而建都沿海希望與列強在海洋之上爭霸，這種思想更可以名之爲落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思想。

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國防思想，絕對沒有懷半點侵略他人的意味。我民族有的是大陸，只要能夠糾正自己的輕視北方的心理，我們決不想把自己變成吉思汗的大帝國。不過，現代戰爭的軍事思想是絕對攻勢的，如配合我三民主義的思想，這種攻勢只是針對着迎面而來的侵略努力而言，因爲戰爭行爲沒有絕對守勢，進攻即是防禦，防禦即是退却。我民

族今後如果永能繁榮不滅，或有效防止他族的侵入，我們在建都在亞洲大陸鎖鑰的要點，務使我們陸軍能夠具備有充分的攻擊力量，因此這個都城全部意義上不僅是中國大陸的安定力，而且是亞洲大陸的安全定力。

我們擁有這一片膏腴的土地，只要把重南輕北的觀念成爲完整的大陸思想，恢復北方漢唐的盛況是決無問題。所以說，今後的建軍建國，其成就一定要寄托在大陸之上，國都爲我民族盛衰及世界安危之所繫，最後，我們堅決主張一定要設在北方。

（載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國防週報第七卷第四期）

關於戰後建都問題

劉炳基

關於戰後首都，建設何處，有許多朋友曾發表了若干偉論，作者以本年春夏在南方來及一一細讀，歸來後祇讀到關於首都建設的兩三篇文章，但心中頗有些作癢，故作長沙建都論，以就教於當局及關心此問題的朋友。

長沙雖不是如西安、洛陽、北平、南京等處曾據爲古帝王之名都，但在春秋戰國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已居重要的地位，楚之能與當時中原諸侯相抗衡，其大半原因是有湘荆一帶之故。屈原憤楚懷王之無道，不惜葬身於距長沙甚近的汨羅江，在歷史上是亮節高風的，到如今龍舟競渡的故事，全國人民代蒲節時爭相扮演。賈生長沙之哭稱爲歷史美談。往後各朝，南方楚地皆以長沙爲中心而演出許多歷史上的盛事。長沙雖小，但却與楚地相配合而增光。在中國歷史上，雖然長沙不及西安、洛陽、北平、南京等處之有名，但亦僅居

上等地方之次，而繼續不已地表現其人傑地靈之盛蹟。

作者觀察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在地理上是如此變遷的：大約在三千年前左右，中國文化是以西安爲中心而發展的；往後延至黃河中下流域，當時黃河流域的文化且延及河之南北與山之東西，總之，一千年至三千年前的中國文化是以黃河流域爲中心的文化；雖然魯室東渡曾一度將北方文化移至南方，但南方文化仍不及北方文化之盛，直至隋開運河，北方大其由運河流流南方，唐宋盛時以黃河流域爲中心；宋室南渡大量地將北方文化移至南方；此後南方文物之興盛不僅可媲美北方，而且有時過之；當元之世，中原文化無甚可言；明祖遷都於金陵，並非懼北方蠻夷之進攻，乃是表現南方文化的興盛；清以滿人入主中原，其定都北京乃是必然的事實，然近數百年以來，南方的文化顯然地勝過了北方；海禁宏開以後，因爲海洋運輸的方便，珠江流域文化異軍突起，故國父在過去五十年，能以廣府一隅之地抗清室全國之師；太平天國，起自桂林，曾在中興湘中，國父起自廣州，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大事是以長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爲中心的，這就很顯然地說明了，歷史

上的中國文化近世以來漸漸由長江下游轉到長江中上游與珠江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歷代以來的文化，是先由黃河流域轉到長江流域下游，然後由長江流域下游轉到長江流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的。長江流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正是現在的雲貴川湘鄂桂粵一帶，這也就是如今大後方抗戰根據地的西南。西南是如今中國文化的活躍地；如其沒有這個活躍地，中國連地理上的名辭也將成爲問題，因爲有這個活躍地，所以能抗日帝國主義的橫蠻之師，到如今中國血戰七年不惟不弱，而且愈打愈強且爲世界四強之一，人傑地靈或文化所鍾，實有莫大的關係。

現在政府和人民均甚倡開發西北論。而且進而英勇實行，這當然是高瞻遠矚爲國爲民的宏謀碩劃。但以西北地面的遼闊，人口的稀少以及交通的困難而言，若欲在短期內由開發西北而期能在文化上有助於國家，則幾乎爲不可能的事實。所以有許多專家估計，開發西北在短期內是不能有所獲得的。反之，若是開發西南，則所費必小，所獲必多，而且爲期甚短。我們在這里並不是不贊成開發西北，乃是說開發西北在短期內其利國利民的程度

不難開發西南之大。政府和人民如能雙管齊下，最好是一面開發西北，一面也開發西南。中國西南部到如今有些地方還是個處女地帶。作者今年旅行西南數省，看到西南各省有的富山灌漑，貨棄於地，真是難過，如湘西、川南、川東、川西、黔東、桂南、粵北，滇西這些地區，若是開發起來，再增加五倍以上的人口也能吸收得了。如今中國的西北，固然是極目荒涼，甚至千里無人烟；但如今中國的西南，也是貨棄於地，有物可獲。在如今，我們不能談開發東北與東南，而且除東北尚有礦業待開闢外，東南文弱之鄉的穀米絲綢等物早已開闢殆盡了。東南富庶甲全國，東南文物甲全國，東南人才亦甲全國。美麗的錫蘭的東南河山與文物入才，早已爲國之大用了。依作者之見，因爲文化，向西南流轉；在近代的中國，西南地理上之有助於國家是不待言的。所以我們應該重視西南在今日國家的重要性。

二

對全國看，長沙是大西南的前方，出長沙到一線到廣州、南寧、貴陽、重慶、楚不多

是問其長度，而由貴陽引伸到昆明與由重慶引到成都與雅安之間，亦可問其長度，這樣，長沙可以代表西南各都市而垂拱於全國。武漢在長沙的近前，由武漢劃一線到全國各大都市差不多是同等的長度，則由長沙率引武漢控制全國，在地理上可謂爲適中。本來講都城，在今日交通之便，不限定要在適中的地點，如美之華盛頓，英之倫敦，卽是其例。但我們不能不注重有重要性的地帶的控制。美之都於華盛頓是爲美之東部有重要性之故；英之都於倫敦，亦是爲着倫敦附近有重要性之故；凡古今中外各國的都城，無不建築在重要地區的紐帶之上，都是爲的控制和運用重要地區之故。我們如其不否認西南地區在今日中國的重要性，那末我們便應將都城擺在一個重要地區的紐帶之上。而長沙適是這個重要地區的紐帶點，所以我們主張戰後的首都，設在長沙。

由長沙出廣州海口，因有粵漢路之通車，不過十數小時可達；由長沙走桂林，因有粵漢與湘桂路，亦不過十數小時可達，倘若將來鐵路暢通，則至廣州灣海口也不過再加數小時而已；由黔桂路至貴陽，不過再加十數小時，且將來湘黔路通，則由長沙至湘潭轉至貴

陽，不過十餘時可達；由湘西至重慶，若有鐵路不過十數小時可達；再由重慶至成都雅安與由貴陽至昆明，若由鐵路，亦不過數小時至十數小時。上述這些地帶，有些地方已有鐵路可通，就是鐵路未通的地帶，公路往來亦甚便利，今日大後方各種運輸除西北和東南少數幹部外，多賴這些公路與鐵路。至若由長沙經浙贛路走浙、贛、閩，由長沙走武漢順流而下東達皖蘇以出海口，北走豫、魯、燕、晉、陝、甘等地，均為時甚短。總之，長沙倘若漢口而握全國交通之樞紐，但漢口地理上的弱點則為長沙所無。

長沙居湘江之濱，湘水清涓，可見「印石」。市區位於湘江之東，可作商業區；水陸洲在湘江之中，為一風景地帶，岳麓山在江之西，雖高聳江邊，但其下之平原甚廣，可作大規模的政治區，江之上下游可分布工業區；文化區，住宅區，則可遍布於山椒水涯之間而樂於山水之美。市區房屋雖經一火，但因已陸續新建，若稍加添置，即可供數百餘萬人之用。由岳麓山市區四方開展雖可發達到一萬人口亦可有容足之地。

論氣候，因長沙山岳兼平原地區，故夏天的悶熱不及漢口，而却有似南方；冬季之寒

，遠不及北平與西北，雖不用火爐，可過嚴冬；至春秋二季氣候之溫和與陽光之明媚，更有江南可以媲美，迥非北地所能企及；而氣候之乾燥則不及北平，其潤溼又不若江南湖沼地。在全中國而言，除非昆明、成都、上海等處氣候之宜人有過長沙，其他各地非患酷暑便患嚴寒，均不如長沙之春秋佳日。在長沙除夏季有一月左右的時間其溫度恆達九十度有時防礙工作血外，其他各時均適宜於用體力與腦力。有人謂北平較宜之工作，實則盛寒盛暑尤其刮大風沙時，其妨害工作之效率真難以計算。

有人謂在北平有北戴河等地可避暑。但南岳氣候之清涼凡住過南岳者均能領略，作者今夏在南岳雖是盛熱時猶感覺未帶棉襪之苦，由長沙走鷄公山，走牯山，走莫干山，走黃山，走雲貴高地，均不甚遠。但避暑不是每個人的行爲，所以不應該視爲建都的條件之一。

三

「洞庭熟，天下足」這句流行於中部中國的諺語，可視爲二海富庶之寫真。經過幾

次的湘北大捷，本年夏間的國際糧食會議以及敵人的若干次的廣播，我們當可明瞭洞庭區是今日後方的糧食倉庫，目前前方幾個戰區以及後方有些省份均賴洞庭區的糧食以爲開鑿。敵人近幾次在湘北挑起烽火，與其說是軍事的或政治的，毋寧說是經濟的，^子幾度的湘北會戰，的確給我們的經濟擾亂不少，我們最近守常德不僅爲軍事與政治而戰，而且爲保衛大後方的糧食倉庫而戰。因有洞庭區的糧食，雖在長沙增加一千萬人口，也可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長沙位於洞庭區的南部，由岳州與常德至長沙的運輸水路直達不過一日左右的途程。除米以外，棉之計產在洞庭區亦甚豐富，湘布之製造是洞庭區所供給的棉花，現在後方各省多以爲必需品。總之，米棉二項，雖在長沙增加一千萬人口，在洞庭區可以取給。米棉二項是衣食的大宗，若米棉可以取給，則衣食二項可以無憂。

有人謂若在北平建都可以取給附近的鐵炭。如以鐵炭爲工業之用，則在產區建築工廠而就近取給至爲便利。我們主張建都長沙，並不是要將長沙建爲標準的或中心的工業區。若真正鑿工業區的建設，當以距離首都稍遠之地爲好，一則如萬一再有戰爭時可以免除空

襲之危險，二則若如倫敦一樣終日籠罩煙霧之下，於住民衛生也是問題。我們在戰後自應考慮工業區建設問題，但不必與首都建設相提並論，好像非在首都建設大工業區不可。至於與長沙相配的應有工業的建設以及住民所需要之鐵炭等則大冶萍鄉等地便可以取給，而這些地方距長沙並不甚遠，可由水陸兩途運輸而來。

據湖南方物志所載，湖南各地所產的金、銀、銅、鐵、錫、鉛、鋅、鎳、錳、炭等礦甚多，尤以錳礦爲世界所注意。在湖南境內所產的動植物，甲於內地各有。洞庭湖和湘資元澧四水及其枝漢湖沼所產的魚類，眞要使北方及西南各省人士吃驚，就是較之東南各省也不多讓。俗稱洞庭爲「魚米之鄉」，也就是說明湖南魚與米豐富之意。安化的茶爲國產茶業所注意，現在中茶公司設專廠在安化製造。菓實等物亦產量豐富，既屬不夠，用嶺南熱帶地輸入較之在北方方便得多。木材是湖南的大宗出產，無論建築大量房屋和工業之用，均屬足夠。在湘東一帶的荒山甚少，就是湖南湘西的天山亦多蔥茂異常。長沙附近小山岳所產的樹林草木，尤足夠居首都家居與薪火之用。至紙與鞭炮等產，尤爲湖南生產，其量甚

飲水在西安頗成問題，但在長沙可不成問題，湘江水源上自興安下接洞庭湖，儲水之富不待言宣，就是數千萬人之用水也不能減少洞庭湖的狂波。俗謂「水性使人通」，在長沙可以看見清秀的湘江，稍遠可以看見烟波萬頃渺無涯際的洞庭。高聳的岳麓山與瀟湘的湘江相配，足以顯映山岳豪邁江河秀俊之氣，這種氣象是武漢南京西安北平等地所不能有的；雖然北平的雄偉與西安的廣大有過長沙，然而無江水薰陶居民聰秀之氣；雖然南京與武漢可以看到大江的狂流與山岳或遠或近突起之雄，但山水相映成趣，則未曾有。長沙市區雖覺小巧，但若在岳麓建築政治區，則登高一望固然氣象萬千，就是平疇千里也可以怡然自適。長沙可有上述國都之長而去其短。

四

長沙上連南岳，下接洞庭，五岳五湖，各居其一。「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嶽越；」下和武漢接，上與巴淪通；凡這些話都可為長沙軍事地理的寫著。南岳高聳，不

僅爲五岳名山之一，而且在抗戰時期，顯示其爲東南軍事活動的指揮台，東南戰事重要時，領袖往往到南岳主持指揮，抗戰以來的南岳會議在軍事上是佔得重要位置的。數年以來在長岳地區以岳麓山爲指揮台以幕阜山脈縱擒之所的有名的三次湘北會戰，不啻使敵人看到湘北軍民的勇敢，而且使敵人看到長沙的銅牆鐵壁，不可侵犯。最近以常德爲中心的兩次會戰，常德雖一度失去，但又奪回，足見湘沅的朝氣足以使敵人膽怯。六年來，敵人累次想由幕阜與洞庭佔領長沙，但結果給幕阜與洞庭擋絕了。幕阜的羅峯與洞庭的莽波，是捍衛長沙的屏障。依作者歷年遊歷各地曾到五岳三山，但見南岳乃是活躍與雄偉的。與南岳雖不高，却能吞雲吐霧。幕阜與洞庭歷爲幾次戰爭的顯現，也是活躍與雄偉的。長沙所居在南岳，幕阜與洞庭活躍於山水之間，其爲活躍與雄偉固不待言。古人講軍事頗喜言氣勢，講國勢亦常言氣勢，長沙氣勢之雄，在這次戰爭上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我認爲長沙與如今大後方西南活躍地的樞紐。一個國都是應該建築在活躍地的樞紐地帶的。

有人以爲北平近郊有大平原，適宜於練兵。殊不知大軍不能在京畿附近訓練。因爲京

總之是全國繁華之地和政治中心，軍事習染繁華固無鬥志，而習聞政治亦嘗引起政治變化。所以從來歷史凡在京畿練兵者，常因驕奢淫逸，兵不能用，且甚至參加政治戰鬥而結果使國家與之偕亡者。大軍固應守在邊疆。習於其地，練於其地，對於其地的情形容易了解，因而一旦作戰可以發生大力量。我們如其建都在北平，便不應守在北平，最少海軍應守在渤海以東，陸軍應守在遼寧以北，大河以南，戈壁以西。我們如其建都在南京，便不應該守在南京，最少海軍應守在東海以東，陸軍應守在會稽以南，淮海以北。我們如其在長沙建都，則海軍守在東海各海，陸軍北守關外和蒙古，西守新疆西藏，南守越南緬甸。陸軍守在四夷，練在四夷，這樣，長沙附近可不必練兵了。若要練拱衛京畿和國軍模範的軍隊，則以岳麓以西大平原的開曠，尤其衡寶之間山岳兼平原的大自然以及洞庭之濱的湖沼廣闊的地帶，雖是數百萬的軍隊也可以展開。何況以湘中之富庶，雖是在一個縣內也可以擁佈數萬至十數萬的大兵，這是北方和西南貧瘠省區很難辦到。所以縱屬要在京畿練兵，長沙附近是有適合於練兵的條件的。

作者以爲中國以後的國防地帶不是沿海或沿江一帶，而是北自戈壁西經晉、陝、豫、鄂、蜀、湘、黔、桂一脈相連的山岳地帶。這條地帶的中心綫雖然有敵人七年來的猛攻，到如今還把握在我們手中。這條地帶是我們的生命綫。因爲我們把握住這條生命綫，所以我們的國家還是活的，且是強的，不惟敵人用盡力量不能置我們的死地，而且我們且一躍躋爲四強之一。我們當然要在活躍的生命綫上建築起我們的國防。長沙處在這條生命綫的邊緣，與這條生命綫相隔不遠，而與這條生命綫緊相聯繫，也可以說是這條生命綫的一部份或其凸出的地帶。西安處在這條生命綫邊緣之內，也如長沙一樣與這條生命綫有直接的聯繫。至於南京或北平則遠離這條生命綫，武漢雖亦與之相聯但卻不如長沙，接近而有力。我們國都不應建築在國防綫的聯繫地帶嗎？

如以爲現代的國防不能離開工業，或現代的工業也不能離開國防，那末就在國防地帶的邊緣擇水陸交通方便原料豐富的地區建築分散開的工業也是合理。所以在這個高原國防地帶的邊緣，我們主張建立若干分散的工業區。

我們的國防地帶雖建築在內地的高原，但我們仍應守在黑龍江、松花江、渤海、黃海、東海、越南、緬甸、西藏、蒙古等地。我們的國防地帶在全國之中，我們的首都在國防地帶的聯繫地帶。鎮住中央，戰在四方，爲戰之道。亦爲立國之道。首都如在長沙，便能鎮住中區，而戰守皆便。

因洞庭湖的淤塞，且上下兩方出口入口之處甚小，海軍船舶不易進入，但若深鑿，商船往來卻甚方便，故長沙可免海軍之擾而有水上商旅之便。岳麓高山，雖不若重慶石壁之峭立，但却便於防空。故長沙除便於陸軍戰守之外，尙可使於海空之防備。至以湘中平原爲空中訓練場所，則尤適合。總之，長沙是海陸空軍戰守指揮皆宜的地區。

五

據人種學者研究，中國北方人的體力較南方人爲高，但智力則略低，東南人的智力又較勝於西南人；西南人的智力雖不及東南人，但體力則過之。所以西南人的智力與體力適居全國人的中點。並且西南人也許有些，僑搖等族的血裔，所以身體雖小俱都健壯。在軍

事上講，中國西南人較宜於空軍，北方人較宜於陸軍，東南人自應宜於海軍，在文學方面講，西南人較宜於科學技藝，北方人較宜於哲學思考，東南人較宜於文學描寫。西南人的繁殖雖不及東南，但有過於北方。自太平天國而後，西南人從軍的甚多；在百年以前，湘淮兩軍雄視中國，在現在，北方的魯豫與西南方的淮桂均是練兵之區。由於這些人種兵源條件，我們也有理由主張將國都建設在西南區樞紐地帶的長沙。

歷史上往往有寒心之事而使人氣衰。我們固然不同情於於重返失地而目睹已失河山為敵人所踐踏而心寒氣喪之感情主義者，但思古之幽情與對踐踏之殘害往往使人由憤懣而惆悵。我們不久要走到淪陷區中，難免不發生嗟嗟之感。我們固應親臨失地誓復國仇，但是我們有志不獲伸時，難免不向後返顧；若是返顧便易受傷。有時我們在新的地帶容易發生新的興盛。蘇聯不是都於彼得堡而建都於莫斯科，是欲由莫斯科取得新氣象而免去彼得堡的暮氣。我以為戰後的法國，不應該再建都在巴黎，原因是巴黎所給予法國人的印像太不好了。戰後新各國當另具新氣象與新氣派，這種氣派不是古典的長安風或洛陽風，不是中

世的北京風，不是戰時的南京風，而是戰後新型的西南風，這個西南風就以長沙為代表。

在古代戰爭常有置之死地而後生之事實，但是現代科學戰爭則不注重這個事實。現在英美運用科學與技術力量來消滅敵人的勢力，人力的犧牲比較少。政治也如軍事一樣，我們也不必採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式。所以以前有人主張在長春建都，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討論，這種論調是否適宜於科學技術一時無法提高的目前中國頗是問題。西安、南京、武漢等地建都會有人論及。我也不是在此反對，因為這非本人的任務，但在這篇文章內也已節略說出比較的意思了。

歷史上大政治家主張「為政在人」及「為政以德」。如果國家的政治得「人」而且有「道德」，則國都無論在何處都可以，不過在地理交通與國防地帶要特予注意罷了。若不以「人」與「德」，則以近日科學戰爭一日千里的進步，任何地方都可受敵人的襲擊，所以我們一面主張都城擇地而建，一面尤主張注重人才科學與道德。「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國都的地點並不能影響國家的興亡，有之不過便於戰事的攻守與政治的指揮而已。

我們希望因「人」與「德」與「科學技術」而興盛，如其要加選擇以爲何地建都較便於萬一再有敵人進襲之攻守與國內政治指揮之事，則我首先選擇長沙而不選擇南京、北平，武漢與西安。我想長沙當永遠不會給敵軍攻入，就是敵人再由湘北各地進攻，我們也得要將他們打退。我想，渡過漫長的戰時而且打退敵人的數次進攻之後，長沙今穩在國軍手中，則長沙適宜於建築戰後新都的人傑地靈條件又何必要我這枝秃筆來描寫呢。

（載三十三年一月九日重慶掃蕩報）

從地略論建都

洪 紱

國都是一國的國防中心，國家安危之所繫，牠的戰略位置必須對外便於指揮攻守，對內便於控制統一。所謂地略，就是用戰略地理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討論建都，當然以抗戰勝利為大前提。憲法草案中有國都一條，在國民大會中將有一番熱烈的討論。現在接近決戰時期，戰後軍民復員，交通運輸，國防建設，財政金融，種種計劃，在在和建都地點有關，所以現在討論這問題，正是未雨綢繆。

(一)

在戰略地理上，中國可以分為六大區：東北區（北古口，喜峯口，山海關以外的地方，以熱河和遼東半島為東西戰略樞軸）；內外蒙區，即塞外（外長城以北之地，以張家口，庫倫為南北戰略樞軸）；中原區（外長城以內，潼關以東，淮河大別山以北之地，以北平，陽銅山為戰略樞軸）；內外西北區（潼關以西，長城以南，祁連山以北，嘉峪關以東為

陝西北，以長安爲樞軸；新疆爲外西北，以迪化爲樞軸；東南區（瀋，黔，巫山以東，淮河大別山以南之地，戰略樞軸爲澎湖，南京，江陵）；內外西南區（川滇黔和西康東部爲內西南，西康西部和西藏爲外西南，主要的戰略樞軸爲成都）。

論地理位置，東部的三區（東北，中原，東南）是中國精華所在，蒙古，外西北，外西南是後門邊疆，內西北和內西南是中國的心腹內地。就國防上的重要性而言，東南是國民財富中心，易攻難守，防禦以水師爲主，陸上處於江海三面包圍的形勢。東北是中國軍事資源的主要中心，但四面暴露，北面有西伯利亞鐵路的半圓包圍圈，西面側翼上接外蒙，東面側翼上有高麗，南面有海疆，西南經熱河入中原，甲午戰敗以後，我們對東北方的國防，終始沒有辦法。要保衛東北，鞏固中原，必須採積極的國防政策，扶助高麗獨立，樹立渤海海權，中蘇長久諒解，日本解除武裝。這種艱鉅的建設，微妙的外交，就是將來中國安危所繫。所以戰後國防，要偏重東北。東北能保得住，中國一定成一個頭等的強國，東南西北不成問題。

要鞏固東北，撫慰蒙古，最好以北平爲首都，以中原爲經營東北和撫慰蒙古的陸上根據地，以渤海齊東爲水上根據地，大量移民，屯墾充實邊防，季節勞工往還，混一文化，東北軍事政治經濟務使其與關內完全混一。這偉大的工作起碼需要五十年纔能完成。

(一)

就對內而言，中原也是戰略上最重要的區域，爲歷史演變的中心。中原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爲地理位置居於中樞，在東北，東南，西北和內蒙各區之間，便於應付四方的事變。第二是因爲地形，華北大平原是中國主要的戰場，歷來是最後決戰的場所。第三是人口分佈，最容易動員和集中，招募百萬大軍，毫無困難，因而在時間和數量上容易得到優勢。因此，北方當能統一中國，南方很難統一北方。最大的例外，是北伐的成功。最後統一的完成，得力於東北軍入關，開闢第二戰場。

中原有三個主要戰略中心，北平是對付東北和內外蒙古的樞軸，洛陽是對付湖廣和西藏的樞軸，銅山（徐州）是對付東南蘇皖浙贛閩五省的樞軸，三大據點互爲犄角，以北平爲

頂點，藉平漢，津浦，隴海三路互相聯絡。中原內部的聯絡很密切，對東北和內蒙，內蒙北的聯絡也相當方便，但是對於其他各區的聯絡仍嫌薄弱，要建都中原，必須以人工建設，補救地理上的阻礙。

西北與中原關係密切，但和其他各區的聯絡很不方便，對東北陸疆，東南海疆距離尤嫌遙遠，有鞭長莫及之勢。關中四塞易守難攻，形勢優越，但是規模太小了，近代人力物的基礎遠不如中原或東南雄厚。所以西京只適宜做陪都，不夠做首都。

東南建都有三不宜。第一是位置偏處南方，對中原的控制已感困難，對東北，西北和蒙古，平時休戚不相關，有事更有鞭長莫及之感。第二是地形破碎，做成許多小單位，人口分佈很不平均，動員集中都不方便，推行兵役，素感困難，所以歷史上南朝多是偏安之局，不易開展。第三是氣候太溫暖，文化氣質比較文弱，熱帶和副熱帶不宜建都，可認為天經地義。南方儘管文藝科學經術理財比較高明，但南方氣候總不宜於建都。現在強個的首都沒有一個是在北緯三十四度以南的，沒有一個是建在熱帶副熱帶的。即以古代而言，

羅馬雖然文明，終亡於北方的粗野明族。立國不能靠財富，有財富，無國防，反足以召亡。我國歷代建都南方的，都是出於不得已。六朝南宋是兵敗南遷的。民初建都南方是因為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北京不能設防，平津路上駐有外兵，北京政府等於在虎口之下。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國都地點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四)

從地略觀點，北平最適於做戰後統一中國的永久首都。北平地位，偏北偏東，對東南西南和西北的控制力稍嫌薄弱，應以戰略鐵路綫補救之。首先要強化南北的聯絡，平漢、粵漢，平津，津浦，滬甯諸路添設雙軌，以便利動員，並增進物資的流通，文化的交流。其次，應由平漢路中段的新鄉增築戰略分綫，經孟津，洛陽，南陽，襄陽，江陵，常德，以長沙為終點，如是則東南區西邊的要害全在洛陽兵站掌握中。由銅山（徐州）添設戰略鐵路，直達懷甯（安慶），更由懷甯沿大別山麓，經潛山，黃梅，至九江，取道南昌，東入贛建，以福州為東枝終點，南出贛州，入廣東，以曲江為南枝終點；如是則東南要害之地盡

在徐州兵站掌握中。對外作戰則有內綫運輸之便。

控制西南，也可以洛陽爲主要兵站；假道關中，築寶成鐵路；更由成都設分線，西入康藏，南入雲南通緬甸；東至重慶分叉，接襄陽重慶綫和貴陽重慶綫。如是則西南要害，全在洛陽，襄陽，衡陽，長安四大兵站的掌握中。控制西北，也要建築戰略鐵路，延長隴海平綫，相交於蘭州，由蘭州西展，經甘肅走廊，天山北路，出國境，通蘇屬中亞。如是便可以兩條路線經營西北，兼籌並進，殊途同歸。

這些戰略鐵路，和原有鐵路線配合，成爲統一的交通網，不特是消弭內亂的工具，而且是混一國內各區的媒介。戰後建國似當以此爲首急之務。戰略鐵路網完成，可以節省一半的常備軍，因爲軍隊調動靈敏，東南，西南，西北都可以不必駐重兵，國內治安完全由地方（縣）保安隊維持，國家的常備軍則完全用以對外。這樣的中央政府，纔沒有後顧之憂。

（載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重慶大公報）

三民主義觀點下的戰後國都問題之解決

(節錄)

——葉青——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依照三民主義決定國都，就是依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決定國都。

民族主義底基本意義在於民族國家底要求和建立。民族國家含有獨立國家和統一國家的意思。民族之要求和建立獨立國家，不是民族中各份子及其所佔各地方有同樣的覺悟與力量，而只是某些份子及某些地方。此等份子即為獨立國家之人的中心；此等地方即為獨立國家之地的中心。而這些中心就是獨立國家能夠建立的所在，實為獨立國家底基礎。國都必奠定於這些中心纔能統治全國。如此，則排除滿清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之以南方為中心，便很顯然。前者，起義武漢，定都（臨時政府所在地）南京，而滿清即為之顛覆。

後者則發動於廣州和上海，而武漢九江收回英租界，南京收回海關部份權利（據高橋等），宣佈廢除治外法權，又南京與武漢重慶相繼爲抗日戰爭之根據，閩贛湘鄂粵桂川黔滇等省先後所供給的人刀物力至爲巨大？這不可以表明獨立國家底中心在南方因而國都亦應在南方嗎？至於民族之要求和建立統一國家，亦不是民族中份子及其所佔各地方有同樣的覺悟與力量，而只是某些份子及某些地方。此等份子及爲統一國家之人的中心；此等地方卽爲統一國家之地的中心。而這些中心就是統一國家能夠建立的所在，實爲統一國家底基礎。國都必奠定於這些中心纔能統治全國。如此，則消滅割據完成統一的運動之以南方爲中心，便很顯然。辛亥以後，以北方爲中心的袁世凱之統一，只是曇花一現；吳佩孚，則不過軍閥底野心而已。此外亦不少其人，無須一一。然而全皆失敗。但是以南方爲中心的國民政府之統一，則獲得成功。始而北伐勝利，消滅了北洋軍閥；繼而由南京出發，消滅了封建的，「民主的」，「蘇維埃的」種種割據勢力。這不可以表明統一國家底中心在南方因而國都亦應在南方嗎？還有，民族主義着重民族文化。國父在「民族主義」講演中卽

是如此。民族主義底發展不平衡，所以有其中心地帶。此中心地帶，文化發達，人物衆多。有以研究歷代物底分佈來發現中國文化中心底所在。這裏，我以張君俊的「歷代各省人物消長比較表」爲根據。此表在其「中國民族之改造」一書的第二十八頁上，茲爲節省篇幅不錄。我們看此表，可知由前漢至民國，北方秦冀晉豫魯甘六省之人物由多而少，南方蘇浙皖贛鄂川湘粵桂黔滇十二省之人物由少而多。在清代，北六省共產人物一三三六名，而南之蘇一省却獨產一三二三名，浙亦一九一七名。在民國，北六省共產人物四八五名，而蘇獨產六〇〇名，浙亦五二九名。這不表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尤在東南之一事嗎？所以近幾十年的文化運動，如翻譯，介紹，批評，出版等，無不始於南方又盛於南方。國都應在文化中心方有統治全國之基礎，力量和作用世界各國底事實可作證明。倫敦、巴黎、羅馬、柏林、莫斯科，不是英法意德蘇底文化中心嗎？所以中國底國都應該在南方。這樣看來，民族主義無論就民族國家或民族文化說，國都的結論，都是如此。

民權主義的民權，「就是人民之政治力量」。有了政治力量，人民便能管理政事。

國父說：「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所以民權主義是看重人民的，以人民爲國家之主人的。國父因此在「民權主義」講演中從民開始。他說：「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甚麼是民。」確實，不知道甚麼是民，又如何知道甚麼是民權呢？而「書經」上的「民爲邦本」，「天視自我民視」一類話，「孟子」上的「民爲貴」，「君爲輕」一類話，國父均以爲是中國有民權思想的證明。如此，則民權國家之應以人民爲基礎，便很顯然。從而人民愈密集的地方，愈有基礎作用。很對，民權國家不應以地曠人稀的地方作基礎。這樣，在全國人口共四萬萬六千七百多萬內占有二萬萬八千三百萬的南方（根據「國民政府年鑑」），便算是人民密集的地方了，它比北方多一萬萬。而南方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是由蘇浙閩粵贛皖鄂湘川所構成的地帶，其中有二萬萬四千二百萬之多，佔全國人口底過半數。可見南方尤其東南是中國這個民權國家底基礎了。其實，不僅從數量上說如此，從質量上說，如此。民權主義以建立民權國家爲主。而南方人民首先有民權國家的覺悟。他們起來爲民權國家而奮鬥的人數最多。其品類亦甚繁，有學生、華僑、新軍、會

黨、起義多在南方，次數亦多，地域亦廣。而武昌發難，全國響應，南京攻下，革命成功，這可見南方不僅有要求民權國家的意識，而且有建立民權國家的力量。那末民權國家底基礎便在南方了。因此，統治此民權國家之全國的中心，亦非南方莫屬。把國都定在南方，那是能夠統治全國的。依照民權主義決定國都的結論，便是如此。

民生主義的民生，意味着食衣住行。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上明白說民生底需要爲食衣住行四種。在「建國大綱」第三條上亦明白把民生解作「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而「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爲原則，第三講爲食，第四講爲衣。未完之第五六兩講爲住和行。於是民生之意味着食衣住行便成定論了。食衣住行從生產來，經過分配而後纔入於消費過程。所以國父說：「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此生產和分配即構成經濟。所謂「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生產分配二事」（國父），即可作爲證明。這樣，民生主義就是經濟思想，須從生產分配着手了。以言乎生產，在農業，是南方勝過北方。稻、茶、蔗、

絲、麻等即是如此。棉亦然。惟麥、豆、皮、毛稍遜。在鑛業，就煤、鉄、石油說，當然北多於南；就銅、錫、銻、鋅說，則可謂爲南之特產。在工業，若合外商，官辦，民營而言，絕對是南優於北。舉凡紡織、絲綢、電氣、造船、機器、兵工、火柴、烟草、食糖、麵粉、瓷器、夏布、造紙、肥皂等等，莫不皆然。因此，在商業，就對外輸出和國內貿易等言，亦皆南優於北。而與農鑛工商有關的金融，公司與交通如輪船、汽車、電報、航空等，亦無不南優於北。那末南不成爲生產的中心去了嗎？以言乎分配，在思想上，由本國發生者（民生主義）和由外國輸入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皆盛於南方。而由本國發生者，則成爲了建國原則之一。在實踐上，如黨之興起和農工之運動，是以南方爲根據的。而中國國民黨則且獲得成功，永居領導地位，掌握中國命運。總之，民生主義所要求的生產之發達和分配之合理，因而它所達到的民生之滿足，要在南方纔有其基礎。這就是說中國的經濟中心在於南方。民生國家應以南方爲支柱，纔有統治全國的力量。依照民生主義決定綏鄒的結論，便是如此。

總括地說，民族主義指出民族運動和文化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族國家之中心在南方；民權主義指出民權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權國家之中心在南方，民生主義指出民生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生國家之中心在南方。從而南方就是民族、文化、政治、經濟底中心，亦即國家底中心了。三民主義國家不能不以這些中心為根據。如此，它底統治全國不但容易，而且建設全國亦如修造房屋之有地基然。確實，三民主義國家是不能離開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的。反之，三民主義運動中心即為三民主義國家底中心。所以戰後國都問題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那末國都就應該在南方了。捨中心而往邊緣，即捨文化、政治、經濟之中心而往文化、政治、經濟之邊緣，則三民主義以及國家都如魚失水，無所依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要統治全國必於其中心。捨朝市而到窮鄉僻壤，從何爭得名利？捨中心而到邊情荒曠之地，又從何統治全國？

這樣看來，三民主義底中心就不在北方了。因而三民主義國家底首都也就不應在北方了。這是最自然的結論。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毫無三民主義運動，因而就為三民主義國

家所輕視。否，它是有的，且應受重視。不過它所有的，在量上和質上都遠不及南方。因此它就沒有中心底地位。其應受重視的，在於北方，因而東北和西北，都為三民主義建國所需要。這就不但「建國基礎在西北」（丘良任引言）底話是正確的，我們亦可說建國基礎在東北呢？，但重視是一回事，國家對於它底領土，就是沙漠和海灘亦加重視，然而要把領土對於國家的效能區別一下，則又是一回事。進一步說，在建設上的重要是一回事，但可否作建設之據則又是一回事，已否有很多建設因而能否為國家之中心同樣又是一回事。中心就事實而言，就統治全國之便利而言。所以說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不在北方，因而三民主義國家底首都不應在北方，係就一方面而言，並無輕視北方之意。明白這一切，我們當然可以說，依照三民主義，國都不應建於北方而應建於北方了。那些主張國都不應建於南方而應建於北方之說，顯然忽視三民主義，沒有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戰後國都問題。

但是，三民主義合於中國需要，已成定論。所以我們應該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戰後國

都問題。這不僅合於邏輯底需要，也適合於中國底需要。那末我們以爲國都應在南方的主張，就是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了。戰前，中國固須實行三民主義，應建都南方；戰後，中國尤須而且正好實現三民主義，更應建都南方。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根據三民主義以爲中國底中心在南方，所以國都應在南方，也許要被人看作是有成見的主張，沒有客觀的事實作證明吧。而那些以國都應在北方爲言的，常常訴諸歷史。以爲歷史指明國都應在北方而不應在南方。現在我們亦要訴諸歷史，從中得出戰後國都應在南方而不應在北方的結論來。

關於中國歷史，我在二十四年四月出版的「研究與批判」創刊號中發表的「中國史的動向」一文，說得明白。現在我想便中徵引一些起來。

「原來中國的歷史，是發端於黃河流域，卽由現今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的一小部份所組成的地帶」。我們漢族是比夷狄戎蠻等人「首先走到農業經濟的。而那個地帶的肥沃遂成爲它發展的基址。」「農業發達，生產剩餘，便有了商品。於是農業導出商業來。

……商業底發達又與工業以刺激，附屬於農業和商業的手工業這日益獨立，「且益進也」。（「中國歷史底動向」）。因此那個地帶就成爲了中國的經濟中心，觀於齊桓晉文（及其後）之最盛和最久的稱霸以及秦穆楚莊之向中原爭霸等事。可知那個地帶又成爲中國底政治中心了。而西周底文物和春秋戰國底學術思想之燦然大備，更證明那個地帶之成爲中國底文化中心。這種中心底意義，簡直使那個地帶獲得「中國」之名。所謂「中國」，不是居於天下中心之國的意思嗎？這種情形，就到戰國時代，亦復如此。齊宣王之欲「蒞中國」，「朝秦楚」而「撫四夷」孟子之謂「南蠻缺舌之人」，「北華於中國」，卽成很好的證明。

這個中心底力量，尤其是文化，是要向外擴張或蔓延的。但「東邊是海，西邊和北邊都不宜農」，（「中國歷史底動向」），且有阻礙。南邊受影響，並早與交通。而「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又均肥沃。於是向外蔓延就成了向南蔓延」。「但土地底肥沃在農業支配生產時變成了經濟的因子。而且對於農業底發展有決定的作用。因此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的農業逐漸媲美黃河流域。商業和工業亦復如此。手工業還有超過之處。」所謂蘇廣雜質，是馳名全國的」。(同)。這種發展過程，是由於秦之完成統一和設置郡縣，把南方與北方同視，漢之封宗室於南方，並有賢吏底治理(如文翁治蜀)，以及吳蜀之建國，東晉之南渡，南北之統治，宋室之南遷，而逐漸完成。從而南方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化上的發達，也走到相當地步，幾乎可以媲美北方了。觀於吳蜀之抗魏，南朝之抗北朝，南方人物自漢以來之日益衆多，而可益信其然。

但北方的中心地位並未動搖。秦雖把中國擴大而概置爲郡縣，但仍都於北方。楚漢相爭亦在北方。漢勝遂有天下，建都北方，所有南方底割據和叛亂皆被削平。晉滅南方之吳蜀，完成統一，仍都北方。隋亦起北方滅南朝而統一中國，唐亦起北方平南亂而統一中國。皆定都北方。宋同樣起北方同樣平南國完成統一，定都北方。元亦然。中國歷史從古到元皆以北方爲中心。爭天下者，卽爭統治全國者，皆起北征各完成統一，定都於北。從未
有起南征北，獲得統治全國之權者。而定都於南的，皆不得志於北，或不得勝於北，成爲

偏安之局。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往往以爲歷史上建都北方或「或歷史上建都西安，是由國防的觀點出發的」（胡秋原），顯然錯誤。其以歷史建都北方爲「居高臨下」者，亦屬皮相之見。

但南方底發展，特別是由秦至元，日益增進。到元朝末年，却呈出勝過北方之勢。它曾一時取得了中心的地位。明太祖起兵南方，一戰勝南方諸國，便造成奄有天下之局。其後出師北伐，元及其將領以及其它割據勢力皆敗亡或投降。及用兵西南，更獲成功。太祖於是統一中國，建都南方。但其中心地位尙未確定和鞏固，所以成祖遷都北方，滿清亦由取得北方而覆明室，滅南明，擊潰南之三審而統治中國，定都北方。到滿清中葉，歐洲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工商業，發展及於中國。它「度海而東。臨海又較近歐洲的南方，遂得着外來的助力，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廣東尤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勢，首先成爲中國近代工商業底巢穴」。由此沿海而北，遇着長江。長江在輪船時代最便交通。因而兩岸的工商業就繁昌起來。」（「中國歷史底動向」）。其繼續沿海北上者，直到渤海沿岸。但長

江流域以南有經濟中心地位。並且由於歐洲文化之隨其王商業以輸入，這個地方遂開風氣之先，文化發達。五四時代底新文化運動雖開展於北平底五四運動，然居領導地位的「新青年」實出版南方，且為南方人所主辦。就是北平底五四運動，亦受「新青年」底影響而以多數南方學生為基礎的。所以南方實為中國底文化中心。

「這就表明了十幾年底新運動為甚麼起於南方，為甚麼為南方人所領導，為甚麼南方產生革命家甚至革命黨派，廣東為甚麼成爲了革命根據地」（前文）。的確，與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皆成立於南方。辛亥前的十餘次革命，亦皆發生於南方。其實，不止革命為然，就是維新和立憲亦莫不皆然。戊戌變法雖在北方，實以爲王朝所在地之故。而發起和領導這個運動的康有爲，梁啟超及六君子中的多數人，則皆爲南方人。蘇浙閩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湖北憲政公會、廣東自治會等，以要求立憲爲事，造成國會請願運動。以後各省諮議局代表集於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連續爲三次之請願，卒有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的上諭。而革命之事終於辛亥厥告成功。中國由帝國變爲民國，定都南京，從此

這結束了數千年以北方爲中心的君主政治，展開後此之新紀元。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清廷並定都南方的第一次。後來袁世凱改都北方，並以北洋力量解散國民黨，罷免其數省都督，派兵進駐南方各省，恢復帝制。而南方的討袁運動，由癸丑至丙辰，日益發展，卒至顛覆袁世凱，恢復共和。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洪憲的第二次。以後，以北方爲根據的軍人，繼續破壞共和。既毀約法，又行南征，且夢想統治全國，有所謂『武力統一』者。南方又起來反對。由護法而北伐，卒由統一廣東而克復長江而開兵北平。並使東三省易幟，全國皆掛青天白日旂。北洋軍閥失敗，國民政府遷都南京。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軍閥又定都南方的第三次。不久，南北各省，除東南一隅外，出現新舊割據勢力，有封建的，『民主』的，『蘇維埃』的種種。它們隨時另組政府，到處另組政府，以反對中央，破壞統一。國民政府四出征討，或間年一次，或一年一次。或連年不絕。尤以對北用兵之次數爲多，戰爭不烈。然而結果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至於統一全國。這是南方起事掃平北方割據的第四次。於是『從來中國歷史底支配都是由北而南的，現在却變成由南而北了』

。代替南征的「北伐」，很有時代意義。」（「中國歷史底動向」）。歷史變化了。

這個變化，就是「中國底中心，所謂中原者，從此換了地方」（同）。它由北方變成南方了。這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軍事上無不如此；因之這些方面底「人物，乃至整個社會底領袖份子，大都是南方人。還在朱君毅底「民國十五年內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民國當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和褚紹唐底「當代我國名人之地理分布」內，表現得很明瞭。」（同）。而中國中心在南方一點，抗戰尤與以有力的證明。九一八以後而黑吉遼喪失，七七後未久而冀察晉綏魯豫又失，外蒙未參加抗戰，結果支持抗戰六七年之久而還有勝利可言的，除開陝甘寧青新出有若干力量外全由南方負責。抗戰中的建國，情形亦復如此。這不把南方之能對內統治對外抵抗一點表明了嗎？其為中國底中心或基礎，確是千真萬實，而不可動搖。

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證實了三民主義的建都南方論之合理。此論真是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那不懂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的人，還說「我們若以為中國歷史尚有可以

借鑑之處，則戰後之首都」却應離開南方而遷往北方，特別是其中的西安。（張君健）。倘不知道我們借鑑歷史是借鑑整個歷史，不是借鑑其中定都西安之一事。而我們所借鑑的歷史，是變化的，並非一成不變，因而有時代底更迭。如此它是一成不變的，則過去定都北方，現在亦可定都北方。然而其如歷史底變化何！所以把歷史看作一成不變的樣子去借鑑它，顯然違反歷史，不懂歷史。因此，說「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因而現在「也不該建都南京」（張君健），如果建都南京，亦必造成偏安之局，同樣是違反歷史，不懂歷史的話。過去爲偏安之局者，現在不會爲偏安之局。彼一時，此一時，形勢已非，何能一概而論？現在中國底中心在南方，國都亦應在南方。這是統治全國的要求。

三民主義創立者的國父，深知此理。他底三民主義觀點，使他提出定都南方的主張。因此他不知不覺把握着了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明白中國底中心在於南方。現在我們要把他底主張研究一下。

關於民國建都問題。國父主張在南京。當着民國元年他爲臨時大總統時，即將臨

時政府設於南京。爲甚麼呢？因爲他深知南京在革命中的地位之重要。他說：『武漢軍興，……天下響應』，蓋「吾黨之士……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這就是說，在辛亥革命中，武漢很重要，上海尤重要，南京則上接武漢而下鄰上海，故最重要，成爲革命底中心。民國政府是革命政府，應設於南京。他在清帝退位，南北統一，行將離職以讓位於袁世凱時，爲文祭明太祖，一以報告漢家之光復，一以陳明後人繼承他『廓清中土』之『光復大義』，以慰其『在天之靈』（國父）就這件事看來，則他之主張定都南京，亦含有恢復明太祖舊觀的意思。那末主張定都南京一事，不可說是中國底中心到元末而移至南方或南方發展到元末而獲得中心地位之再度認識嗎？國父把握了中國歷史底發展。所以他主張定都南京，是很正確的。

還都知道，國父對於這個主張甚爲堅持。在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時，他毅然讓位給袁

世凱以免再起戰爭。但他堅決主張政府應在南京，袁世凱須來南京就職。他說：『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解決，凱袁世凱做個總統，固然也很好。但我們應該叫袁世凱到南京政府就職。因為北方，尤其北京，是幾百年來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不離開北京的範圍，民主國家的精神是決不能表現出來的。』那時，他給人一個電報上說：『十五日參議院於本總統及內閣總理解職後即選定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仍以南京為臨時地點，須袁親來接任』。他直接致袁世凱電有云：『今所急需者。但以新國民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繫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尙存之感。則燕京暫值為閑邑，寧府首建為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於國民，即凡南北主張共和，疾首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輩公，寧有間焉？』這是 國父對於建都主張南方而不主張北方，主張南京乎不主張北京的鐵證。

現在我把他此理由分析一下：他說『北方，尤其北京，是幾百年來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可見北方是君主政治底中心而非民權主義的中心了。當時所推倒的帝制派

和舊官僚，是滿清王朝及其黨羽。那末他那些話底言外之意，就以爲北方是民族壓迫底中心了。這樣，在相反方面，豈不等於說南方是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底中心嗎？在北方中的北京，更其是『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民國而建都於此，即是『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使官僚有城社尙存之感』，非『主張共和』者所應爾。所以『不離開北京的範圍，民主國家的精神是決不能表現出來的。』那末『審府首建爲新都』，豈不表明南京不爲民權主義底中心嗎？誠然。而國父底警告明太祖，又豈不表明南京之爲民族主義底中心嗎？當時主張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同盟會，又主張民生主義。辛亥革命爲同盟會所領導，乃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那末爲革命中心的南京，就是三民主義的中心了。所以國父主張建都南京，是依然三民主義而又適合三民主義的意見。

這裏要說的，是國父對於北京或北平，深惡痛絕。彷彿有只要離開北京任何地方皆無不可之意。民國元年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後堅主建都北平，不肯來南京就職。當時渴望和平統一的革命黨人竟讓了步。國父亦只得聽之。但他辭職後住游北平時，仍堅執

其舊日的主張，遷都爲不可緩。據說他的談話，說他「極主張遷都，其地點或在南直，或在武昌，或在開封均可。謂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砲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害。且北京乃前清舊都，一般腐敗人物，如社鼠城狐，業已根深蒂固，於改良政治頗多掣肘。又以地勢衡之，北京地點偏於東北，當此蒙滿多事之秋，每易爲外人所挾制。故遷都問題實爲目前之急務。」同時，他在北京參議院演講，即以遷都爲題。他說：「以地勢論，北京本可爲中國首都。……無如庚子以後，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北險要，蕩然平夷。甚至……外人居留，特殊區域，砲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限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況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遷都到何地去呢？他說：「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素聞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我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即可圖存。……不過目前要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

這話，第一表明，國父反對建都北平。其理由要不外北平反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即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之點。至於，國父提出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數地，好像北平底長安、開封，太原亦可建都者。其實，證以前引「北方」：是幾百年來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句話，則長安、開封、太原不過堅主離開北平的讓步之語而已。觀於他在南京時堅主建都南京而益信其然。至於武昌底提出，尤其「我非謂武昌距海較遠即可暫存」底話。好像國父主張建都武昌似的。其實這也是「彼善於此」之意言武昌總比北平好。還有，國父提出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又謂其「均可」，或「無處不可」似乎對於國都沒有主張一樣。實則這是在北方的謙遜表示，故以商確態度對人，非真沒有主張也。否則三四個月前在南京的堅主建都南京便不可解釋了。至於在南京致袁世凱電中謂「異日久定之都會，地點之所宜，候大局既奠決之正式國論，今且勿預計也」云云，乃亦表示對國都殊無成見，很可商確之意。老實說，國父是主張建都南京的。前面不已有詳細的索引和論究嗎？

假如真地是 國父只以南京爲臨時首都，於將來之正式國都並無意見，建都武昌亦可。那我們應該怎樣呢？這豈不可以提出西安，長春乃至北平來嗎？試以北平而論，由民元迄今三十二年，帝制派早絕，舊官僚早無，戰後不平等條約全廢，日本失敗而蘇聯和平，國父反對建都北平的理由完全不存在，這當可回都北平。是的。但北平之非三民主義中心和革命中心因而非中國中心也則依然如故。北方亦然。所以西安、長春、開封、太原俱不待言，於是把北方與南方比，則南方之優越性立見。它爲三民主義中心和革命中心因而爲中國中心，確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所以就說要我們來決定，也只能在南京與武昌或武漢兩處地方選擇其一。

或者有人要說戰後中國形勢要發生變化吧！那時從頭建設爲甚麼不可注意北方？且北方資源富饒，大可建設爲中國底中心。進一步說。還「應先建設上游，」（張君俊）：先建設內地，然後建設沿海。那時，「上海的貿易地位必漸漸被昆明、南寧、曲江、蘭州所分散。」（丘良任）。於是南方，尤其東南，就不在是中國底中心了。這樣，又怎能說戰

後國都只能在武漢與南京選擇？又怎能說建都南方爲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呢？中國所底歷史是變化的呀！

不錯，戰後中國形勢有變化。因而歷史也要變化的。但這個變化是不是會把中國底中心移回北方呢？否。中國底中心之由北方移到南方，還沒有好久。既然中國底中心在北方由黃帝迄清末有幾千年之久，而南方有種種優於北方的所在，所以中國底中心在南方至少亦應有幾千年之久。歷史底變化乃時代底推移，不像說話那樣快。建設因可以人力控制，由我們決定程序。但我們底決定絕非純憑主觀，而不根據事實。須知建設固是目的意識性的，却亦有其自然生長底基礎。城市爲人工所造成，但乃順其自然生長性而造成者。任意造成城市的事，根本不會有過。試以四川之「場」而論，我眼見憑人工興建，無不一一失敗的事實，非常之多。同樣，已成功的「場」，有歷史，「場」，無法使其消滅或削弱。就是用飛機狂炸城市，亦不能使城市毀滅。重慶經過兩年狂炸，又竭力設法疏散，但是房屋就炸毀燬壞很多，而人總不肯走。旋炸旋修，旋燒旋建。只有暫時的削弱，絕無根本的消

款。城市有不可毀滅性在。嗚乎此，再從上海及其國邊界看一下，則上海之不毀滅性，且還要更爲發達，乃屬鐵的事實。其理由稍後說明，不必卽論。

這裏，我們要說的，是前述人們之所謂建設，係就經濟而言，自然也是側重經濟的，亦備有如此的建設線能使中國底中心發生變化。民生不是民族和民權的基礎，亦卽文化和政治底基礎嗎？這樣，我們便應知戰後建設是以國父底實業計劃爲根據之一點。中國以三民主義立國，要成爲三民主義新中國，自非實行國父底實業計畫不可。這是已經確定而且十分確定的事。

實業計畫是民生主義的傑作，凡六部，亦卽六個計畫。從中國底領土上觀察，前三計畫爲分論，後三計畫爲總論。所謂分論是各地底個別計畫；所謂總論是全國底綜合計畫。在分論方面，顯然把中國分爲三個區域。第一個是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卽包括蒙古新疆青海北部及東北等地。第二個是長江流域，可以包括青海南部及西藏。第三個是珠江流域，當然包括雲南貴州在內。現在我們把這三個區域中的實業計畫作一簡單的敘述。

在黃河流域，爲實業計畫底第一計畫。其中首先的事爲建築海港。計頭等港一個，位於黃河入海口之間，稱爲北方大港；二等港一個，即營口；二等港三個，即葫蘆島，黃河灣和芝罘；漁業港五個，即安東，海洋島，秦皇島，龍口和石島灣；此外還應加已成之港，如大連、天津、青島。其次的事應爲整治河流。計首是黃河，使能由河口通航到蘭州；次是渭河、汾河，「使於山陝兩省中爲可航之道」（「實業計畫」）；末是遼河，松花江、黑龍江，須改良其水系以便內地水路交通。又次的事爲開濬運河。即整理舊運河，以便由天津通杭州；開鑿新運河，由天津通北方大港；再由松花江通遼河，以發展營口。又次的事方爲修造鐵路。此即西北鐵路系統，實爲北方鐵路系統，其幹綫由北方大港經多倫諾爾而庫倫而烏里雅蘇台而迪化，分達伊犁和于闐；還有由北方大港通西安和哈密之二線；至於由北方大港通市鎮之線，則與以東鎮爲中心之東北鐵路系統聯絡起來；而由北方大港通伊犁之線，可由多倫諾爾，庫倫，烏里雅蘇台，迪化、伊犁等地與擴張西北鐵路系統實即西北鐵路系統聯絡起來。更次要說的事爲移民蒙新。這是發達農業的要務。最後爲開墾

鑛山。即須大規模探掘其替之煤鐵，並從事冶鑛鍊鋼。這是第一個區域底建設梗概。

在長江流域，爲實業計畫底第二計畫。其中首先的事亦爲建築海港。計有頭等港二個，稱東方大港：一是計畫港，位於杭州灣中乍浦岬與澉浦岬之間，改良該地近旁通蕪湖的水路，俾與長江上游交通，開濬運河以上海和杭州；二是上海，位於原處，惟須整治長江和黃浦江及蘇州河，俾成宏大之深水港。前爲海港，後爲「內地市場與製造中心，如英國孟遮斯打之於利物浦，日本大阪之於神戶，東京之於橫濱」（「實業計畫」）那樣。此外計有二等港二個，即海州和福州；三等港三個，即寧波溫州和廈門；漁業港六個，即新洋港、呂四港、長塗、石浦、福甯和湄州港。其次的事應爲設置內港，計有鎮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蕪湖、安慶及其南岸、鄱陽港和武漢；此外還有須補說杭州、岳州、長沙、常德、沙市、宜昌、萬縣和重慶。又次的事爲整治河流。一是長江乃就由江口至漢口之航洋船綫而言；二是淮河陽三是江南水路系統，四是鄱陽系統，五是漢水，六是洞庭系統，七是長江上游，皆就內河航運而言；八是甌江，通溫州及其以上，九是閩江下段整治，上段

改良，期收航洋和內航之二效。又次的事爲開濬運河，即北運河與南運河，以及前述計畫之新運河。又次的事應爲修造鐵路。一是中央鐵路系統，以斜貫形式將東方大港，海州、福州、南京、漢口、重慶等地聯貫起來，西達于哈和蘭密等地；一是東方鐵路系統，亦以斜貫和橫貫形式，將來東方港與溫州、福州、廈門、建昌、常德、武昌、南京等地聯絡爲一蛛網；一是中原鐵路系統，亦以斜貫和橫貫以及縱貫形式將洛陽、亞東、青海、于闐、成都、敘府等地聯貫起來。最後的事爲創建土廠。長江沿岸宜於土敏土原料。而築港、修街、築堤皆需用它，故宜預設土敏土廠於沿岸以資供應。這是第二個區域底建設梗概。

在珠江流域，爲實施計畫底第三計畫。其中首先的同樣爲建設海港。計有頭等港一個，稱南方大港，即今之廣州，惟須改良其通海水路，擴大城市地面，俾成一宏大海港；二等港一個，即欽州；三等港三個，即汕頭、電白和海口，漁業港四個，即汕尾、西江口、海安和榆林港。其次的事應爲設置內港，即三水、梧州、南寧。又次的事爲治河流。一是廣州河汊，由通西北江之三水達於海口，並與東江相連；二是西江，期於大輪可至梧州

小輪可至南寧，小船可西至瀘，北至黔邊；三為北江，建於通羅至韶州，因是東江，期於通航到惠州及其以上，「至極近於此東江流域煤鐵鑛田而後已」；（「實業計畫」）五是龍門江，濬深以達欽州之域。又次的事為開濬運河。一是西江支流桂江的興安運河；一是廣州通江門新運河；一是匯流路通海州小河的新運河。又次的事為造鐵路，即西南鐵路系統，以南方大港之廣州為起點，探橫貫和縱貫形式通至欽州，思第，大理，並又經由梧州，桂林，貴州達於重慶，成都，瀘州。最後的事為創立船廠。中國「至少須有航行海外及兩岸商船一千萬噸」(同)，此外還有內河淺水船及漁船，如此「必須自設備其船廠」「於河及海岸商埠」(同)，這當然可以分設於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這是第三個區域底建設概。

以上三個區域，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其中建設為實業計畫底前三計畫。這是已經說過的。不過這底敘述略含研究性質和分析意味，所以有若干變通處。列舉說來，即一有將附入第三計畫珠江流域之海岸築港分別列入三個流域的事；二有將三個計畫

中未說及之沿海，沿江已成和能成的商港分別補列於三個流域的事；三有第一第二兩計畫中明白列出運河遂將第三計畫中的亦明白列出，並以運河與河流不同而在三個流域中一一自列成項的事；四有因第一第三兩計畫中有北方鐵路系統（原名西北鐵路系統）和西南鐵路系統遂將第四計畫中之東北，西北，（即『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中央，東南，高原五鐵路系統分別列入第一計畫黃河流域和第二計畫長江流域的事。凡此種種皆根據實業計畫內容和事業而作，以期整齊，並使明白三個流域或三個區域底建設計畫。這是應聲明的一點。

實業計畫底後三計畫，是從事項上分爲鐵路，工業，鑛業三類的。這在地域上則帶全國性，即爲三個區域之所同。如此，則附第三計畫中的海港，特別是二等三等及漁港，亦帶全國性。難道海岸這三個區域之所同有嗎？但我爲敘述各個區域底海港，已分別說過，這裏只就後三計畫而言。不過第四計畫鐵路，亦已分別說過。但在量上，長江珠江兩區域占有四個鐵路系統，共四三九〇〇哩，黃河一區域爲三個，共三二〇〇〇哩（原爲二五〇

○○哩又七○○○哩，其味爲哩之誤，故改爲哩。）所以前者較後者爲優勝。其對於農工商業底切長作用亦復如此。現在在第五第六兩計畫而言，即就工業而言。在工業方面，糧食、衣服、居住、行動、印刷五種，是三個區域都有的。但米、茶、蔗、棉、絲、麻等，在長江和珠江兩區域多於黃河一區域之故，前兩區域底糧食和衣服兩種工業必占優越地位。又以人口、海岸、河流、鐵路等在前兩區域多於後一區域之故，前兩區域底居住，行動和印刷三種工業亦必占優勝地位。在鑛業方面，黃河一區域很多，尤其煤鐵石油。但長江珠江兩區域亦不少。這在實業計畫中是極端指出了的。例如，對長江區域則謂「此部分在中國爲農產最富之區」：對東部則「此地富有農產物產，而煤鐵亦多」；對西部則謂「其有『種種豐富之鑛產』，如東江『上段所在皆有煤鐵鑛田』，韶州爲『廣東北部……煤鐵鑛之中心』，『四川雲南與揚子江一帶皆中國鑛產最盛之區』，『四川又有石油及自然煤氣（火井），均極豐富』，『雲南個舊之錫鑛；以豐富見稱』，『廣西貴州皆鑛產最豐之地』，最後總括地謂西南鐵路系統「諸線皆經過廣大且長之鑛產」。其對於世界上有用

五萬噸之多種金屬。世界各國所產之各種礦產之總額，如錫、如鉛、如煤、如銅、如鐵、如鋁、如鎳、如鉻、如白金等類。開採之礦，其產額尤有百分之全數，如錫、如鐵、如鉛。而且每一區之中均有鑛產之煤；對南美洲謂西康「除全產煤以外，尚有各種金屬，如銅、如鐵」。並且實業計劃又告訴我們：「波哥摩河沿岸各區，交通既便，宜先開採，內地次之。」如此，則長江以江河區礦產最豐，其發達不至可與黃河一區域媲美，而且發達之極速。其居優勢，則其為明顯。遺憾，長江以南發達極速之區。而……轉瞬之間變為腐爛和頹之市鎮，東起海邊，西達漢口者，亦屬奇異之事也。而東方大港中的計劃者，則「發展亞大細亞的都會」了。

現在我們把實業計劃區分為兩種：一、綜合計劃。這可看出三點來。第一是看重海洋。事實即：（一）北方大港「在北方為最大商業之中心」（「實業計劃」），是緊靠渤海以甘肅熱河綏遠青龍嶺之「自海至陸」（二）；東方大港包括濟南和上海，「為中國中部一等海港」，「發展中央商業之中心」（三）；且是包圍着黃河之口；東方大港與關東

「中國商運之發展」又有一「沿海交通之中心」，「沿海交通之樞紐」，「(四) 沿海交通」等底海門戶。(二)三個區域底水路和鐵路皆分別匯集於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因此遂把三個區域底內陸一齊引向於海岸，實有其通海道路。(三)中國海岸由北至南，共新開頭等港四個，二等港四個，三等港九個，漁業港五個，「平均每海岸百英里而得一港」(同)。這樣，沿海底繁榮必然勝過內陸。第二是看重河流。事實即：(一)改良天然之河流如黃河，長江，珠江等，數目很多，工程很大，通航很長。(二)開濬人爲之河流。有新運河，爲數亦多。(三)增開商業之都市於河流兩岸，利用水上交通以發達商業和工業。這裏應注意的是河流由支而幹皆入於海洋，因前將內陸引向海洋。第三是看重東部。事實即：(一)海洋與河流皆在東部，看重海洋與河流即是看重東部。(二)沿海沿河之商業很多，西部內陸竟未計劃及此，可說沒有一個，(三)東部鐵路密而多，非西部可及，而西部底鐵路又將它引向東部，匯集於北方東方南方之大港。(四)由於前述種種，東部工商業之繁盛遠非西部所可擬其項背；農業早已如此；鑛業亦已如此，且更將如此。

據實業計畫的分論，總論及此二者底綜合觀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們可以看出實業計畫在地域上有兩個值得注意，而文甚爲明顯者。第一，南方優於北方，南方包括長江和珠江兩個區域，北方包括黃河一個區域。如是則南方有三個頭等港，三個二等港，六個三等港，十個雜貨港，北方只有一個頭等港，一個二等港，三個三等港，五個漁業港；南方有六個商埠，北方沒有一個。這都是實業計畫中擬議的而言。如說已有即由被動和自動開出的商埠來說，到一九二一年停，南方雖只有四十六個，北方却有四十九個，然而平均怕要北方兩個纔能抵得上南方一個，並且像北方多數商埠那樣小的，南方可以開出數十百個而且很大的來，如成都・衡陽・桂林・韶州等。所以商業之南方優於北方，是顯然的。鐵路和農業。工業，前已指明爲南方優於北方。鑛業亦部分如此。這就可見南方之爲中國底中心了。第二，東部優於西部。前面指明實業計畫看重海洋，看重河流，看重東部。就把這點表現得很明白。這裏無復另說甚麼。那末我們就可以斷言東部爲中國底中心那一點了。這是對的。但所謂東部，從海岸言，北自安東，南至欽州，從河流言，東起上

海，西達漢口，大致桂江湘江及平漢路以東的地面，都可說是。然而如此，這個東部底中心又安在呢？以南北言之，則仍在南方。而由上海到漢口的長江，適居其中。

這可見任從那方面說，南方都是中國底中心了。依照實業計畫，它確實是中國底中心，即全中國底中心。長江區域是海岸以聯黃河與珠江二區域：有南北運河與興安運河有以聯那二區域；有東方大港至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三綫，有南京至洛陽一綫，有漢口至北方大港，黃河港，芝罘，西安四綫，有重慶至西安，蘭州二綫，有海州至濟南一綫，以聯絡黃河一區域，已成浦口天津線和漢口北平線是不用說的；有東方大港至南方大港一海岸線，有東方大港至廣州一綫，有廈門至廣州一綫，有福州至桂林一綫，有南京至嘉慶，韶州二綫，有重慶至廣州二綫，有成都至廣州二綫，以聯絡珠江一區域，已成的漢口廣州綫和衡陽柳州綫是不用說的。這裏，再加以高原鐵路系統的拉薩千闌，拉薩蘭州，拉薩成都，欽府大理等綫，整個中國都為鐵路所聯絡，有如一個蛛網。於是南方就不僅是把長江與珠江二流域合而為一的地方，也是與黃河一區域相連，又與西部高原相連了。那末說

南方是中國底中心豈不很適當嗎？但依東部爲中國中心之說，所謂南方實卽是東南，而具體地意味着由漢口到上海之一地帶。

這樣，可知戰後依照實業計畫來建設，對於以三民主義觀點認出而爲中國歷史發展所證明的中國中心在南方之主張，完全一致。它不僅未給與絲毫修改；而且反給與充分證明。實業計畫根本是三民主義底傑作，自當如此。從而 國父主張都南方之說，亦由他底實業計畫而更爲確定。他在北平說的西文，太原，開封，真一對袁世凱等表示謙遜，商榷，無成見而然的。他又好像無所不可，沒有主張的樣子，亦是爲了謙遜和商榷等等之故。實業計畫把他的真實態度表示出來了。他是主張建都於南方的。

但是建都於南方底何處呢？國父固力主南京，然亦有可在武昌亦卽武漢之意。這在前面是已引述過的。而從實業計畫看來，亦復如此。對於南京，實業計畫有很高的估價。它說：「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森林，有三道石工，有第一道，在黃河中之大都會，其地極爲佳境也。而又益居長江下

漢口之區域，其中心地位，確已確立無疑。人口佔有一百萬之區分一區上。且其經濟之發展，其中心地位，確已確立無疑。其在今日，最上等之鐵及天鵝絨，皆在此處製造。當其長江流域更區官源得有正官開發之時，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以限量也。對於武漢，實業計劃亦有極高的估價。它說：「武漢者，消武昌漢陽漢口三市而南。此地實為吾人漢運大形野蠻之預水點，中國本邦鐵路系統之中心，而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也。三市居民，數逾百萬。如其稍有改進，則二三倍之決非難事。現在漢陽已有中國最大之鐵路。則漢口亦多數時次工業。武昌則有大紗廠。而此外，漢口更為中國中西商之貿易中心，又為中國某之大市場。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及河南陝西首府三省之各一部，均特漢口以爲與世界交通惟一之港。至於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當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處，所產煤炭將來立國者，必規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實業計劃書關於城市建設之價值及區域之發展，其意甚明。對於漢口之大港，其意甚明。對於漢口之大港，其意甚明。

中國之最大都市

意。而被人指爲必須建都的西安，北平，長春，則在實業計畫中不惟到之緘默，而且絲毫無位置，是營口，海州，錦江，安慶都不知。就國父說過的不原和開封。也是一樣。所以依照實業計畫，戰後國都的選只有在南京與武漢二地中選擇其一了。那末國都問題不是南京與武漢底問題嗎？

依照實業計畫，武漢位置適中；地方廣闊；人口衆多；大陸而可迴海洋，爲水陸交通之中心。更爲商業工業之中心。陳爾壽先生從領土，人口，農戶，都市人口，高等教育，耕地，旱地，水田，田賦，鐵路，公路，內河輪航，鐵儲，鐵產，煤儲，煤產等統計上算定「豫皖贛三省毗鄰地帶爲我國之地理中心區」（陳爾壽），因而主張以距此中心區近的武漢爲國都，很有理的。但若依照實業計畫來看南京，則武漢所有者，南京大多有之。它同樣地廣闊，除南京城外有不止洲和浦口，同樣人口衆多，國府定都以來，人口超過百萬，實業計畫進行了還增加，二三倍之是不難的。同樣可通海洋，且更爲便捷。同樣爲水陸交通之中心，而且米子洲設泊船塢，浦口爲「長江以北一切鐵路之大終點」，「實業計

畫」)。同樣爲商業工業之中心，除南京本身外，滬口「爲長江與北省間鐵路貨之中心」(同)米子洲將成「一工商業總匯之區」(同)。同樣爲距地理中心區近的都市，南京與豫皖鄂毗鄰地帶並不比武漢遠好多。老實說，南京不及武漢的，只有位置適中之一點。它稍偏於東方一些。

但是南京優於武漢之處，却有三點。第一，實業計畫對於南京有可定爲國都的明白表示。那就是前引的開始幾句。即：「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之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對於武漢，實業計畫只看作是交通，商業，工業底中心，即其位置適中之意，亦是爲此，並無定爲國都之表示。此可知國父底意思是偏於南京的了。第二，南京與實業計畫中的東方大港，非常接近，且有水(長江)陸(滬海綫)之便；而鐵路，尤其海岸，又使它暢通北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及沿海其百數十港的便利；同時又東近鎮江，西鄰蕪湖安慶，稍西即是武漢。因而南京實處於中國中心……南方和東部底中心。即處於中國中心底

中心。廣州有統攝全國應位和力量。武漢居於中國中心地位，與廣州南望大海及沿海各埠，乃東及江下游各埠，均與武漢區密切。這如何能得上海南京？爲三，實業計畫。近代國家本以取利。事實上，那比大國更易致富，易於發展，易成重國家。中國不備外於這種趨勢，應速實業計畫庶富國者。且宜爲太平洋上的國家，太平洋上的大國家和重要國家，不能不親善，接近世界，應速與亞西歐通。這樣，南京應置於最適中下。武漢爲大陸都京，距海並駛遠，它有使人並親而疏，北極、南極之勢。這顯然與實業計畫相背，近代國家的要求，中國地理形勢實應而論。南京宜是不可定都的地方。

這裏，也許有人要提出一些理由來反對南京底國都資格。這些理由之值得討論的，即是說南京不是「地處適中易行政令」的地方；沒有「居高臨下控制全國」的形勢；缺乏「適可以攻悉可以守」的優點；易受東方海陸空軍入侵的威脅。至如「一身未過不再還顧」的好處，……。其實，南京地處海陸交通要點之地位，地處並不當中國經濟的中心，亦易

應行取消，與華盛頓和倫敦相同。羽德里雖然通中，西班牙底統治並不堅強，反而內亂頻仍，國都必居高臨下方能控制全國之說，並不適用於今日。西安定都乃為關中富庶和北方中心所使然。否則何解於洛陽與開封？又何解於太原之意。晉古人定為國都？在交通便利武器進步的今日，唐下仰高本不能控制全國。兩國都要有進可以攻之勢，端在交通便利武器進步二事上努力纔行；要有退可以守之勢，端在防禦工事軍備力道二事上努力纔行。並且戰爭總以遠征於外或戰於國境之外為得計。國防不應在國境之內而應該國境之外。英以萊茵為防綫，美以歐洲和檀島關島菲律賓為防綫，是很好的模範。能夠這樣，敵國之陸空軍以威脅便沒有了。美即如此。英有海軍，有海軍，僅任空軍威脅。但其空軍一強，所受便少，反而威脅德國了。戰後的中國不應像戰前一樣，海軍無，空軍少，陸軍乏新式武器。戰後有相當長期的和平，要實行實業計畫。總統以為實業計劃就是國防計劃，應有強大而新式的海陸空軍。如點就要防於國外，戰於國外了，南京怎會受東方敵國海陸空軍入侵的威脅呢？那末將來一旦發生戰爭，南京就會像倫敦和華盛頓那樣安定了。中是一勞永逸不再憂

都的地方。我們不要把戰後實現了實業計劃的情形看成與戰前一樣。我們要努力，要有信心，不必預存失敗主義之想。國父說：『圖存則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遠至成都，賦亦能往。』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如此，建都南京就是有利而無害的了。讓我重說一句，建都南京是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之解決。抗戰獲得了勝利，我們要毫不遲疑地由重慶遷回南京。這是三民主義底新中國底都城，有劃時代的意義。

用三民主義觀點來解決戰後國都問題，便是如此。

(載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出版經緯第二卷第三期)

西安時代與北平時代

沙學浚

一、引言

前發表「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一文，係從政治地理學的觀點說明中樞區域之地理特徵及歷史背景，並列舉建都南京或遷都北平之理由。本文爲該文之姊妹篇，係就歷史地理學與國防地理學的觀點，闡明歷史上西安建都與北平建都之史地背景，及其對於國史發展之影響，最後述及海陸並重政策與南北兩京之價值。

用建都地點來劃分中國歷史，約可分爲兩期，前期爲周（西周）秦漢隋唐，特重漢隋唐，稱爲西安建都時代，簡稱西安時代；後期指遼金元明清，而將遼金元清四代與明代分別論列，稱爲北平建都（或作爲南侵據點）時代，簡稱北平時代。洛陽建都雖有八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多數爲西安建都或開封建都有了困難，不得不東遷或西遷之結果。

開封建都共有數代，僅北宋爲大一統天下，故有特殊意義。北宋之開封時代可觀爲西

黃時代到太平時代間的過渡時代，附帶述及。

二、西漢時代

在西漢時代，中國的中樞區域，從魏，延長到江淮，共長一千一百英里，分為四部，即關中，河洛區，中原，與江淮區，用英國地理學家柯氏的說法，關中的要塞，河洛區一方面，是此要塞之一部，同時亦為又路口之一部，換言之，即關中與中原間之聯繫要道，中原是又路口，即所謂「四通五達之鄉」，江淮區則為穀倉。

柯氏所說這都三條件在巴黎盆地與倫敦盆地（英法兩國的中樞區域）一應具備，故巴黎倫敦能為其法永久首都。此三條件在中國却分配在三處或四處，乃中國地理環境使然。此一事實對於歷代建都與國史發展，均有非常重大之影響，特加申論。

西安或關中之適於建都，在其地位價值之高，而非在其周地的空間價值之大，為其地位價值。

凡欲統治全中國須能解決兩根本問題。一為控制中原並由中原以控制中國本部（舊名

稱），一爲政治地位（從前所謂「龍興之地」東北，後北齊都城）；此北方之重要地位，則爲先由長城而後建都之原。從長城以中原類通河北或關中，皆謂北關中，而中適位於中國政治地理的均衡點上，而北平西安遂因此兩獲得至高之地位價值。

但在唐代及以前，中國之外患主要来自北方，西方、關中爲其「挑戰」之對象，西安爲其壓力所集中，故爲最適宜建都之地點。在此時代，西安或關中爲全國最重要之要塞，北平僅爲其衛星要塞之一。

西安地位價值雖高，關中約空間價值却不行，特別糧食不足。

柯爾凱：秦「國險塞，形優有，山林川谷美，天然之利多，是形勝也。」蘇秦說：秦「國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積蓄饒多。」這只是說明，秦國獨霸一方時，糧食可望自給自足。

等到秦國統一了六國，西安雖處全中國的中心，但須向關東（關各以東）轉輸（水運因漕，車運曰轉）。史記「秦本紀」卷一：「秦二世二年天下大亂，李斯等謀害：」「關東諸

發並起，秦發兵誅之，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漢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漕轉爲羣盜並起四中原因之一，想見其數字之大。

張良對漢高祖說：「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羌胡之利，河渭漕輓天下，以給兵師。」漢代長安也是中國最大的「糧食港」。

太史公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二，然最其富者居其六」。以血張良之言矛盾。史記貨殖列傳，所述關中之地包括巴蜀漢中，北地上郡朔方（約當今陝北寧夏一帶）及涼州（約當今日肅省），否則怎會人口與面積等于天下的三分之一。這四個區域在商業上都受關中的支配（參看原文便知）。此所謂「富」主要指商業（貨殖）或兼指金銀財寶，（因秦皇曾把全國最富有的家族共十二萬戶強迫遷到咸陽）不指農業生產。關中人多錢多，雖有渠及河渠之水利，糧食却不夠，「北有胡騎犬馬之用」，「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不特代耕食糧。已到漢中縱有豐富食糧，因秦嶺之限，很難運到關中。（漢

張湯之子邛曾穿褒斜路過秦嶺，以行船漕，結果是水湍石不果漕。）

「漢初漕轉山東粟以京師，歲不過數十萬石」，因為「天下無事……」（史記平準書）
後來北邊多事，歲漕日增，增至四百萬至六百萬石，其中一部分自須「轉」（因無水運）至邊疆。

隋代，首都糧食亦不夠，故須東開濬江淮間運河，西面則「東發漳關，西引渭水」
（隋書食貨志）開河渠以通漕運。

唐代需要轉漕東南，與漢隋同。唐書食貨志載：「建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關中糧食不能自給，不僅因土地狹，人口多，而且因水旱頻仍。（美國農業學家卜凱計算一九〇四到一九二九年旱災晉陝爲六點九次華北平原及山東爲八點八次）水利難辦，（因黃土高原，地下水水面低，地面得水不易或很難）以及邊防供應很多。

關中食糧不足，不得不仰給于江淮，漕漕不但爲建都西安之根本，而且爲國運興衰所

關，宋張方平說：「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天，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先。」此項係宋都開封而然，漢隋唐都西安，情形相同，而轉漕之困難遠甚於北宋。

第一，關中距離淮遠較開封距江淮爲遠。

第一，江淮汴河渭九段水道不能聯接通航，須分段運輸。

第三，淮汴與河渭各水道均有泥河淤塞，河隄潰決之虞。

第四，沿漕運道路上設置倉廩節節聯運，數次卸，耗費甚大。

第五，叛將盜匪破壞水道或河隄，即足截斷漕運。

第六，淮汴河渭四季水位高低不一，各河通航時期與糧食收穫及可能轉運時期常不能配合，發生聯運上之技術困難。

第七，特別困難的是下列兩點，故違之稍詳。

黃河中三門砥柱之險（在河南陝縣之東）極難通過。試看：

陝郡太守季齊物，釜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嶺爲輓路，燒石沃鹽而鑿之，然礮石入

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唐書食貨志）

「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人入三門，履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摩，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唐書食貨志）

第八，從潼關到樊澤一段，不但水運困難，陸運亦不便。

「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輟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後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是時民久不羅兵革，物力豐盈，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耗費如此。」（唐書食貨志）

「唐都長安……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舍嘉倉，以車或馴陸運至陝（陝州），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之）八九，故苗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才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相者皆有水陸之直（值）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唐書食貨志）

第九，漕運不但供應京師，且須補給河套河西前綫，距離更遠，困難更多。

西安雖爲漢隋唐，神經中樞，而其國以生存之食糧却須仰賴千餘公里以外之江淮（除定遠，尚有布帛及其他）且運輸極不方便，不能不算是建都西安之重大缺點。

西安能否建都全恃此漕運線（可稱爲一綫生機！）能否維持。惟在大一統時代，以全國之力來維持這條太動脈尚不覺困難。殆北方游牧宗族以北平爲南侵之根據，此一漕運綫隨時可從河北輕易截斷，形成國防地理上一大弱點，其詳於下節述之。

關中不僅不是充盈之穀倉，而且不是堅強之要塞。關中之爲要塞僅就其地位而言，非就其地形情況言。關中四塞指東有潼關，南有武關，西有大散關，北有蕭關，此乃隋唐以後甚至明代之說法。在秦漢時代，只講「右隴蜀，左關阪」（范誰說秦昭王），或「左穀函，右隴蜀」（張良說漢高祖），就是說關中的東面與南面有山岳隔阻，便於防守。且此種形勢是相對的，外面的勢力固不易入關，關中之勢力有時亦不易出關。且地形之阻隔形成交通之困難，隋文帝開皇四年（五九二）詔曰：「京師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

「(唐書食貨志)」

「顯慶元年，苑西監王朗議以三門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功不成。」(唐書食貨志)

「其後，匠作大將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漕夫繫二三鐵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唐書食貨志)

至於所費的時間則爲「得行日小，阻滯日多」。

在這種艱苦情形下，人的痛苦不止是「輓去墜死」與「繫其父母妻子」，而且有一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以上所引均見唐書食貨志)

漕租至陝之後，還須「還西北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闕……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隋書食貨志)

要注意「大小無常」這句話中的「小」字，渭川水小的時期當然也是黃河汴河以及運河水小的時期。各河水小甚至乾涸均在秋冬春三季，這正是江淮秋收以後漕運應該正忙的季节。

漕運不但有自然地理的困難，而且有人事的威脅，例如唐書食貨志載：「……諸軍仰給京師，李納田悅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鄆，南（指「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商於指今陝西東南部商縣商南縣一帶，即武關所在之丹江流域，此路須越秦嶺）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

從國防地理觀點言，關中的西北要有一道像秦嶺一樣高峻險阻的大山，以爲隔絕胡人南下牧馬之天然屏障，才合理想。然而沒有。六盤山南北行，且偏在關中之西北，不便隔絕北來之襲擊，如用以抵禦西戎，又嫌深在腹部，距邊塞過遠。

北方游牧宗族之入侵關中，在地理環境上，交通距離上以經由河套，爲近且便，先得奪夏平原水草豐沃之地爲根據，而後循涇河河谷，或環江河谷以窺長安。漢之蕭關在固原

西北，「憑險而造通平涼，平驛蕭索；少高山峻防，便用騎兵」，此即涇河河谷通關中之捷徑，匈奴常出此道。宋以後潼關移環縣之北，鄜州上流，國地形平衝，河谷縱行便於胡騎南下，故宋天聖以後，西夏多事，必須在蕭關南北築城置戍以爲界，唐初突厥正強，鐵騎竟達渭河北岸，唐太宗與之隔水立盟。情形如何緊迫！

總之關中之爲地形上的要塞，所以對內作戰爲言，欲統禦北方，則因「少高山峻防」不能不築長城，不能不爭河套。就地形險阻言，關中只是二塞，（東，東南與南）並非四塞

三、北平時代

在唐中葉以前，中國之國防重心在關中，故宜都西安（都洛都便不易照顧與應接河套河西前綫），自唐中葉以後，國防重心漸移河北。唐安史（胡人而爲唐之邊將）之亂，自潼陽發難，進陷兩京，北平之地位價值漸與西安相抗衡。（唐肅宗召郭子儀平安史，曾得回紇之助甚大，戰後回紇兵曾大掠東京！）後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北平遂爲遼金元

清四代南侵或統治中國之根據地，地位價值大為增高，且取西安而代之，是為北平時代。北平時代中樞區域，從北方長城綫向南延長，直到今浙贛鐵路沿線一帶，成一梯形區域，「如一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一文中所擬定。

在人文地理上，此中樞區域具有兩部性，分為南北兩部，以大別山脈及淮河之綫為分界。南北地理環境不同，人民生活方式亦異，國史上常有南北朝之對立，實由此兩部性而來。秦嶺本部在西面亦分隔陝甘與巴蜀，而其高度寬度與阻障力均大於大別山脈，却不能構成南北對立，即因陝甘巴蜀不是中樞區域，而是中樞區域之外部肢節，而是環拱區域。

政治地理上，中樞區域，具有三部性，分為三區，即河北，中原與長江區，而中原又為河北與長江區間之通過地帶。三區之具有衢地（孫子兵法：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謂之衢地）的地位價值者，在河北有北平，在中原有開封洛陽，在長江區第一為南京第二武為昌（請注意皆在江之南岸！）。至徐州鳳陽，南陽襄樊，大名保定、濟南滄州等地又為三區

間之通過地區。

以此中樞區域與西安時代之中樞區域相比較，略如下表：

要 塞 又路口 穀 倉

西安時代 關 中 中原（河南省平原之部） 江 淮

北平時代 河 北 中原（包括山東西部平原） 江淮第一湖廣第二

閱此表所須注意者有三事：

（一）北平時代之中原較前擴大，相當於華北大平原之南半部；

（二）北平時代之交通南北綫重於東西綫，太運河元代完成，與海運，及南北陸運並重；

（三）兩湖江西雖產糧食很多，但江淮有海運，運河，陸運直接通北方，在供應北方及朝鮮較大的船，或較小運河的船而後北運，多此一道手續便不便。）

在地位價值上，河北雖與關中同在中國政治地理的均衡點上，但根本相異之處，實值

得重慶。

第一異點。西安之爲全國首都，創始於秦，而漢隋唐皆漢民族，西安建都由我主動。唐宋以來千餘年，主要邊患在北方，西北與西方。秦漢隋唐皆漢民族，西安建都由我主動。唐宋以來千餘年間，主要邊患是在北方與東北，北平之建都，始於遼金，而元清用之以統一中國。遼金元清皆北方宗族，北平爲其南侵之根據地，與西安之爲北征之大本營者完全異趣。北平建都，權操於人，而我受其害，此種變遷乃中國史上一大轉捩點。

第二異點。由關中到中原與東南（或相反的方向），必須經河洛區，因陸有秦嶺之阻，水有三門柱打之隔，通過不便。由河北經中原南下長江（或相反的方向），則平原千里，絕無地形之阻，甚便馳聘。因此從北平控制中原與中國，遠較從西安來控制便易。這是國防地理上的一個重大變遷。

第三異點。關中到江淮，只有江淮汴河渭五河之聯接運送線，有時雖有一江滙粟帛線，要遠趨南於以輸京師（《廣輿記》），越秦嶺，運輸困難，甚少利用。由北平到長江上

游（宜昌以東至海）除五條陸路外尚有大運河與海道，故運輸便利。

據此三大異點，便可想到北平建都即北方宗族以北平為首都或據點，對於中國史學上的趨向，尤其國防地理的形勢，發生如何重大的影響。

第一影響是中原河南本不適於建都，此時更受嚴重威脅。中原河南為「四通五達之郊」，「古時所謂四戰之地」，而且「川原平曠……形勢渙散」（均顧祖禹語），中央地位而以平坦地形，決定了中原「利於戰而不利於守」，「不適於建都」。

自北平建都，胡騎南馳，數日可達汴鄆。當宋都汴京雖有輓漕東南之便，（尚有要漕運綫）不敵決河隄灌大梁之危，（蒙古與李闖先後決堤）此乃北宋國防地理上一大弱點。况汴河永運，日就淤塞，絕糧堪虞，使汴梁更減建都價值。

第二影響是中原既受河北的嚴重威脅，賴中原以輓漕東南之關中，現在亦不適於建都。宋之不都西安為主因之一。西安喪失了千年以來的地位價值，中國喪失了歷史上一個最適於建都之地點——西安。

第三影響是中原與關中既均不適於建都，除南渡逃難以江淮爲天險外，別無辦法，南宋退避到臨安（杭州），臨安只是更在南方之南京，只望「臨」時苟「安」而已。

北方宗族把西安的地位價值移到北平，漢族只得把西安的空架子——城垣宮殿，典章文物在江南重新建起。

西安建都時代，葱嶺以東只有一個雄壯偉麗惟我獨尊的大都會——西安，到北平建都時代，中國有了兩個龍蟠虎踞南北對峙，（諸葛亮謂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元木黎華亦謂幽燕之地龍蟠虎踞）的大京城——南京與北平。

南京與北平之對立，表現在南宋對金元，明之滅元，太平天國之對遜清，以及辛亥革命革命軍北伐各次大事，主要以南京爲根據。

最後是第四影響。當西安建都時代，北方爭河套，西北爭河西，西域，三區距北方部的根據地（鄂嫩河，土拉河兩河上游）之間有大漠相隔，故雙方在交通上距離上立於大致均等的地位，成均勢之局。殆北平長期爲北方部濠據點或首都之後，則大漠以南長蕩以

北（或遼河流域）爲其後方或力源，接應至便，而我與河套完全隔絕，遑論利用「河套爲滅胡之本」，河西與西域原距西安尙近，現距中原已是十分隔絕，距江甯更加遙遠，甚難聯絡，控制幾不可能。

這種種關係決定了遼金兩代四百年的盤踞北方，元清兩代四百年的統治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

在此長夜漫漫的黑暗時代中，亦曾一度大放光明，便是明代乘元代衰弱分裂之際，北掃中原，混一宇內，初都南京，僅以開封府爲北京。燕王棣封於北平，實力雄厚，靖難後得天下，乃遷都北平。（就燕王之立場言不能視爲遷都，因其力源在北方，不能遠離，所謂遷都，只是消滅南都，將北平之王都升爲帶都耳。）惟以後力量究竟薄弱，僅能恃九邊長城（遼東，蘇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以爲固。且成祖靖難得天下，常得兀良哈三衛（左爲大寧——熱河平泉縣，中爲開平——多倫之東，右與和——察省張北縣）之助，事後以遼河流域至宣化府以北之地與之，外藩盡撤，退守長城，

防衛單薄，嘉峪關外，更難兼顧，漢唐時代長驅遠馭之精神，已不可復睹。統治中國的兩大國脈，明代只佔到一個——對內控制中原以控制中國。

明代之大放棄明朝不久為東北的黑暗勢力所掩沒，北平地位之不利亦有相當關係。

就抵抗胡人南下言，北平之地位實不如西安，因其北方（一）防線太長，敵人入侵之路甚多；（二）北平太近北方防線，過於暴露；（三）山西高原之阻礙價值，對於北平不如對於西安之大，前者僅能利用宣化大同兩盆地狹隘地面，（這一帶有兩道長城）而後者則可利用縱長七百公里之山西高原。

綜前所述可得一結論，南京北平之對立形成政治地理上之兩極性，南京及臨安都證我之弱，北平建都，證彼之強，說自唐以後（即西安喪失了首都的地位價值以後），中國幾乎不曾有過首都，亦不為過。

以上所述都是建都歷史的陳跡，近世有新的歷史產生新的力量，新的力量造成新的南京。

四、新的南京

百年前，東北的黑暗勢力仍然籠罩着中國的時候，北方宗族鉄蹄的聲響已經無力而消沉，代之而興的是海上湧入的波濤。海洋民族海洋國家挾其堅甲利兵與海洋權力，從海上侵入中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重點，因此而作一個百八十度的轉變，由面向西北變為面向東南——這是東方的海洋時代的開始。

能適應並利用這個海洋時代的國家，受益非淺，反之被蹂躪，被犧牲，前者是日本，後者是中國。

百年來的中外戰爭最大多數是西洋日本的海權對中國的陸權的戰爭，陸權一再失敗，愈來愈弱。數千年來的國防線原在北方，原在長城內外，是時不得不移至沿海。旅大代替了居庸，大沽口代替了雁門，江南代替了陰山河套，香港至台灣一帶相當於河西走廊至天山。因不平等條約的存在，東南的國界不在海上，而在陸上，在瀋陽城外，在北平東交民巷，在瀘溝橋邊，在上海閘北，甚至在萬縣宜賓。實際上中國沒有國界——沿海外國租劃的

海港多數是海權國在中國的「擴展尖端」。在此時期，西北大陸危機並非沒有，但其嚴重性遠不及海洋危機之大，大足以亡國。

反觀日本。日本本為鎖國與中國同，明治維新後變為海國，首先其地位價值增高，由數千年的亞洲邊緣地位，變為西太平洋的中央地位。遠東海面上的制海權原是中日平分，甲午戰後完全屬之日本。日本又以近水樓台的優越地位故，先後滅朝鮮，敗帝俄，收「內南洋」，侵「滿蒙」，寇中國，實行所謂大陸政策，主要以海洋權力為根據，亦發展至倫敦、斐珍珠港囊括南洋而達最高峯。

單就中外的經濟關係而言，海國的勢力亦已深入中國腹地。洋化洋人洋貨影響到中國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各方面。百年來，中國新興的重要城市，多半是海港或與海相通的河港，如港，滬，津，漢及大連。這些海港及其周地的特別繁榮，表示了中國經濟交通都市之發達與海洋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不論是主動的或被動的。關稅不僅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與土地（一）相同，而且顯示著中外經濟的日趨密切。

魂源在十九世紀中葉著世界地理，名曰「海國圖志」十九世紀實在是海國時代，海洋時代。一八〇六年拿破侖說「我欲以陸上的實力去征服海洋」，這句話預示着大陸國歷史發展之趨勢。德國政治地理學鼻祖雷次兒曾於十九世紀末葉著「海洋爲民族偉大之泉源」一書，其主要思想至今仍有價值。

在海洋勢力的支配之下，中國三大區之發展，各自呈現不同的進度。三大緣海即東海東南海是大陸到「大洋」間的過渡地帶，（海洋除開附屬海謂之大洋）由寂寞變爲繁忙，由化外變爲重要。膠裏有通海之便，經百年之發展，情形大變，各部變的程度之高低，視其距海遠近，通海便阻及所受海洋影響之大小而定。漢唐時代光輝燦爛的西安，現在仍是古色古香，有審美價值，但其交通地理的地位價值已經喪失——門前冷落車馬稀。自古爲邊緣地位的南京，現在是交通地理上經濟地理上的中央地位，成爲海洋時代的天之驕子，披世界港之上海以自豪。邊疆不通海，乃內陸地位，一部份地方雖已被動的有所改變，但大體上是依然故我。

上述種種指示我們以兩個基本點：

第一，中國之發展必須是海陸並重，

第二，南北發展應得了新的價值，是最適于建都的地點。

應時代的潮流與國家的需要，今後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必須是大陸與海洋並重，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為實現力有擴大可能。大陸的發展已有四千年的歷史。為亞洲地理所決定，海洋之發展之自主的發展，乃轉近及今後之趨向，主由世界歷史所決定。中國發展有兩翼，海洋翼在太平洋上，大陸翼在亞細亞洲，兩翼並舉，中國始能翱翔于九天。中國是亞洲大國，同時也該是太平洋上大國。中國不但要媲美漢唐，而且要比肩英美。

總理實業計畫五分之四講交通建設，海陸發展兼籌並顧，一方面提倡鐵路政策與水運政策，另一方面主張海港政策與航海政策。三大世界港，可稱為世界關係之樞紐世界交通之樞，並即海陸交通與大陸交通（鐵路公路及水運）輻輳聚合之焦點。

為了海洋發展，中國要在太平洋上有甚麼自由，有甚麼平等，有甚麼要求，有甚麼話

，都不難想像得之，無庸贅述。

爲了適應海陸並重的未來發展，領導海陸並重的建國工作，中國的首都不但要在中樞區域，而且要在中樞區域中距離不遠之都市。因此南京與北平是最適於建都的地點，因爲他們剛剛位于現代中國人文地理的，政治地理的均衡點上——海洋關係與大陸關係在這裏相接觸，相會合，相調和。南京北平獲得了新的價值，新的生命，從北平的地位看，不僅要「北絕大漠而且要東有滄海，實策計劃中北方大港與西北鐵路系統聯在一起講，大有理由。從南京的地理位置，顧祖禹所說「江南以江淮爲險」之時代已經過去，（北伐軍先得南京後得徐州，抗戰初期，先是南京失陷，而後有徐州會戰！）行見「東方大港塔城綫」聯繫歐亞大陸的鐵道系統與太平洋上的海運系統。

五、結論

中國之經濟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地位價值早被北平奪去，近百年來，曾幾何時江南，鼎盛尤使西安有望塵莫及之概。此乃世界史演進，東亞史演進及中國地理重心移遷之

結果，非人力所能挽救。西安不做一失其地位價值，空間價值亦無多大增益。以言交通，五河漕運早已廢棄，僅賴蘭海一綫以通中樞區域，將來蘭海線西達迪化，僅爲中國邊疆的「西北利亞大鐵路」，絕不能使西安成爲莫斯科。西安之交通，現在及今後均無法趕上北平、南京與武漢。

以言穀倉，關中依然是「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雖可能建爲工業區之一，但其輕重工業均不及北平周圍的數個工業區之大。在工業方面總難趕上長江下游。以言作要塞以防邊患，如新、贛建設完成，則西安太嫌深藏內地，距國界太遠。邊防之重要新疆與東北相等，但就爭海口，爭「窗戶」，爭「暖水港」而言，東北比較新疆爲重要——旅大原非租與日本。

爲了掌握地理優勢，均衡海陸發展，宜還都南京：爲了解決重大問題（重整東北，建設新疆，組訓移民，治理黃河；振興水利，建立海權；發展重工業，建設鐵路網等），均衡、海、北發展——可增、顯、海、北發展，則以移都北平爲宜。

南京與北平表現中國政治地理上之兩極性，在過去象徵並決定了中國之分裂與對立，在今後，將發揮出經濟配合，民族團結，政治統一的偉大機能，如果國家能再加以有力的控制與充分的利用。

（載三十三年二月七日重慶大公報）

其他重要論文彙編九篇

一 戰後我國首都地理位置之商榷

周立三

(一)各國首都位置扶擇的原則

1. 爲國家統一上着想，首都位於國土的中央較爲得策。
2. 爲國防安全起見，自然也位居於領土內陸中心顯屬有利。
3. 爲與各地聯絡便利與指揮迅速計，常據一國交通網的集結點。
4. 爲利首都本身給養，則宜靠近全國經濟富裕的區域。
5. 爲促進海上交通貿易的必要，位於海岸附近較爲優越。
6. 爲便於國際間的交通，或因國策上的需要，與某方鄰國接近，常把首都位置於國境的邊線。

7. 爲保持建都的傳統歷史關係，首都也常建置於古代名城所在地。

(二) 各國首都位置抉擇的趨向：

1. 近代各國首都地理位置之抉擇與遷移，似有逐漸強調於上述1. 2. 兩原則的趨向。
2. 中央位置雖恆爲最具防禦性的地理位置，但並非嚴格指國土的幾何中心而言。
3. 若干國之首都，係受傳統歷史影響而建立，例如羅馬、巴黎和倫敦。

(三) 結論——戰後應建都武漢的理由：

1. 我國地理環境的特徵及戰後重要國策的動向

(1) 國土遼廣，且連成一片。

(2) 沿陸國土綿長，益有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特質。

(3) 地形複雜，大體上，東部多爲寬廣平原，西部多爲崇峻高原。

(4) 東南與西北，地形各異，氣候懸殊，因此人口的分布，經濟的發展，均顯

見極不平衡。

(5) 黃河、長江、粵江、遼河、松花江、均為我國大河，各自成獨立單元的水系，惟長江流域最廣，地位適中，經濟最富。

(6) 四週重要鄰國，北接蘇聯，東鄰日本，西南與英法兩國屬地毗連。其中陸上國境與蘇聯接界最長，海面國境與日本接觸面最廣。

(7) 我國在地理政治的發展過程上，是處於兩種勢力之間，一為屢代自大陸而來的勢力，一為近代從大洋入侵的勢力，如戰後國防建設必須海陸並籌並顯，經濟建設必須使邊疆與本部平均發展。

(8) 我國現為東亞和平的柱石，則今後不僅對大陸的東北及西北應加強控制，即於華僑經濟泉源所在之南洋也宜密切聯絡。

2. 按上述各點再比照前述建都的一般原則，以衡諸過去的六大名都，實無一可以當選。

3. 戰後建都最適宜的地點，當取武漢，除適合前述諸論點外，並有如下的理由：

(1) 據長江中游，當支流漢水的會口，地爲內陸東距海岸約八百公里，而鄂中盆地的外圍山嶺，高度不大，有利於防衛，卻無礙於交通。

(2) 長江東西的水運與縱貫南北的鐵路，恰以此爲交點，通達四方，便於控制。

(3) 東南向海發展極便利，西部高原由於長江漢水的深入，也易於聯絡。

(4) 設若戰後要加強規復東北，重建西北及開發西南，不妨分置北平，蘭州與成都爲陪都，此三地與武漢的直線距離綽略相等，指揮聯絡，均不偏倚。

(5) 爲辛亥革命起義之處，史力充沛。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六號)

二 戰後應建都蘭州

朱文長

(一)各家對於建都的主張：

1. 張君俊——建都西安，理由約有七點如下：

(1)從中國歷史上看，建都北方的朝代較建都南方之朝代長，從世界地理上看，建都北方之國家較建都南方之國家盛（指北半球）。此由於清冷之氣候，可使人工作效率高；反之，南方天氣突熱，工作效率低。甚至居住日久，可使入種退化。

(2)從歷史上看建都西北者常能利用其地理地位，以建瓴之勢控制全國，得西北則昌，失西北則亡。

(3)建都西安地位適中，易除反側，統一可鞏固。南京，北平，重慶，廣州均偏於一角，於邊疆有鞭長莫及之歎。

(4) 爲求建國之得維護，必須先內陸而後海濱，先上游而後下游。建都西北，則可免情感上不知不覺的安而忘危，蹈「大上海市中心」的覆轍。

(5) 建都西北則可吸引全國人力財力，解決建設西北問題。

(6) 建都西北可使民族問題最複雜的西北，因中央直接指導而解決。

(7) 建都西北，可以全國力量應付未來之國際形勢，蒙古，新疆並得以鎮壓。

2. 鐵穆——建都長安，以北平爲陪都，因爲建都西北，可以造成進取精神。

由於：

(1) 軍事上居於邊疆，不能不提心吊膽的奮鬥。

(2) 文化上落後，用人工硬造出新文化，乃能異人並起，日進有功。

(3) 地形上西北高，東南低，須以人力逼流推動，乃能使血脈人才經濟流通。

(4) 自然環境不夠，一切自外接濟，乃形成複雜的動進性。

(5) 首都在清冷處優於在溫暖處，在高處優於在低處。

(6) 鎮壓北方來的威脅，充實邊防

3. 王芸生戰前的主張——建都北平，大意是說：首都所在，即全國力量所注，所以應當放在問題最多，威脅最大的地方，如此才能激起全國力量集中應付此問題，抵抗這威脅。

4. 黃宗羲——建都金陵，理由均為：

(1) 便於逃難。

(2) 金陵受威脅小。

(3) 吳會為人才所集，他處生聚教訓則太費時間。

(4) 吳會為天下財富所在，不能不由中央政府自行看守之。

5. 顧炎武——建都關中。見其致黃宗羲書：「建都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安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

4. 總理——陸都蘭州，海都南京。著者從揣度說明如下：

(1) 當時的北京，帝王官僚氣太重，建都於此，易使政府流於腐化專制。

(2) 北京受帝國主義的壓力太大。

(以上是不能都北平的理由)

(3) 南京的形勢不錯，又是掃滅胡元，克復漢土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復國的根據地，巍巍的明孝陵，正象徵着民族魂。

(4) 今後海洋的重要，日益加深，中國總有一天要參與海洋的活動，定都南京可以適應此需要。

(以上是建海都於南京的理由)

(5) 中國的根本究竟在大陸上，不論是自立，或是立人，不能不先將根本紮穩。這需要在一最適中的地點來建都以控制全國，而最適於這條條件的，是蘭州。

(以上是建陸都於蘭州的理由)

(三) 結論——國難應防範蘭州。

1. 國難應防範蘭州的原因

- (1) 蘭州為國際交通孔道，延緩蘭州是一種危險，不如西安的更甚。
- (2) 在面積、交通、農產、水利上，蘭州都不如西安具體。
- (3) 交通不便，蘭州不如西安。
- (4) 歷史上去營盤多蘭州。

2. 著者與營上選四點：

- (1) 蘭州並非是抗戰的國營，不是求舒適安全。
- (2) 對於前者，不論其交通、農產、水利，蘭州都不如西安。但是要論這些，不論那一點，西安在眼前都還趕不上南京。……至於面積，則重慶可以在山環水繞的地區中建成縱橫百里的大都市，蘭州又何必怕不能擴展

(3) 對於險要的國境要難說，如果一心一意只擔心鎮邊保險箱裏去，則一樣有人能用鋼鐵，電火，把你從箱裏拉出來。馬其諾防線的殷鑒不遠。

(4) 歷史是人創的，情勢變了，當然可以另創新局。

7. 建都蘭州的理由 用以上各案的主張來衡量蘭州：

(1) 張君俊先生建都西安的理由，每一點都說明蘭州更勝於西安。

a. 蘭州比西安，緯度較北，氣候較冷。

b. 蘭州比西安，地勢較高。

c. 蘭州地位較西安更為適中。

d. 蘭州居西安上游，較西安更為內陸。

e. 西安曾屬西北外國，蘭州方為西北重心。

f. 陝西民族問題簡單，甘肅以西以北，方為民族問題發生地，故蘭州較西安更

適宜。

g. 鎮制蒙疆，蘭州在位置，地勢上均較西安更合適。

(2) 以錢穆先生建都西安的理由說，蘭州也較勝於西安：

a. 蘭州較西安更近西陲，更需要警覺。

b. 蘭州在文化上較落後。

c. 蘭州較西安高，更可發揮逆流作用。

d. 蘭州較西安自然環境更不夠。

e. 蘭州較西安清冷也較高。

f. 蘭州更近邊防，發揮鎮壓的作用更大。

(3) 以王芸生先生建都北平的理由作衡量標準：

首都應放在問題最多威脅最大的地方。將來西北問題最多，威脅最大。故蘭州較

適於建都。

(4) 以黃宗羲先生建都金陵的理由作衡量標準：

a. 不需便於逃難

b. 我們面向威脅

c. 我們要推動人才的逆流移動，以免停滯。

d. 我們的政府要守國境而不守財富。

(5) 衛以 總理的主張：

a. 蘭州比較最朴實單純。

b. 蘭州沒有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

c. 蘭州也是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之形勝地。

d. 蘭州鞏固大陸根本之要區。

e. 蘭州地位最適中。

(摘自歐三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東方公報第三十九卷第十六號)

三 戰後我國國都——武漢

胡煥庸

(一) 國都所在，以處於比較中央之位置較爲適宜。

(二) 蘭州雖爲全國版圖之中心，但非全國人口財富之中心。北平之經濟地位，誠稍優於蘭州，西安，然就人口財富而論，仍非全國之中。

(三) 武漢三鎮，爲內地十八省之區域中心，亦爲全國人口財富中心。又以地居長江中游，海輪可以直達，實陸都而兼海都之利。

(四) 爲開發邊疆，可酌增設陪都，如蘭州可爲經營西北之根據，瀋陽可爲經營東北之根據。廣州可爲經營南洋之根據。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二卷第十二期)

四 讓我們還都南京

李旭旦

(一)各方面反對重都南京的理由。

1. 南京是一個不祥之城，在歷史上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

2. 南京不易防守。

3. 南京偏處東南，對於西北西南東北邊疆有鞭長莫及之勢，故主張把首都設於國土中心。

4. 南京處東南繁富之區，人民優秀，不利民族健康。

5. 南京氣候不佳，夏熱而溫，不及北方之優越。

(二)著者對上述五點的意見：

1. 爲倒因爲果之論。

2. 如無學甲利兵，天下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堅守的，新式武器已能克服任何地形

上之阻礙。

3. 國家的中心地點，不是指面積的幾何中心而言，應該是一國的人口財富交通文化的重心。而我國的從人口；農戶，都市，耕地，交通等中心，大致值於武漢南京之間長江以北的地方。文若是爲了要開發邊疆，就把國都搬到靠近邊疆的地方去，則絕對無此需要；例如蘇聯以莫斯科爲首都，近年從事西伯利亞建設，也沒把國都遷到烏拉山畔去。

4. 我國北方人民體格高大，南方則較短小，但短小不一定是病夫。且近代生存競爭，鬥智而不鬥力，東南人民以秉質優秀，生活於繁富之地理環境中，則東南自爲全國精華之所在。如移都西北，置東南於不顧，豈非自速衰亡之道。

5. 我國各大城市，除昆明四時如春外，都是冬冷夏熱，並無太大的差別。北平，西安不勝風沙之苦，武漢夏日溫度之高，且過於南京。

(三) 結論——根據上述近代政治地理學的原理，我國之首都位置，實以南京爲首選。

1. 應求積極性國防之安全。

2. 應值於一國精華所在之中心。

3. 應其地能代表一國之地理特性。

4. 應海陸益顧，策應國際局勢。

(摘自三十二年出版新華中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五 建都論戰之批判

沙學浚

(一) 歷史或史力不能作為決定首都位置的理由——因為歷史是變的，演進的。

(二) 拿外國首都的位置作為中國首都必在北方的根據亦不敢苟同。因為：

1. 國都在北方與國家在北方，不可混為一談。

2. 如果在北方的國家一定強於在南方的國家，則加拿大應強於美國。

3. 即使北半球一切或多數國家國都均在各該國之北部，中國國都並非不可都於南方。因為定都研究富於區域性，個別性，而通論性原則性甚少。

(三) 從民族生物學或氣候學的觀點，認為東南不利，南京不適於建都。著者以為：

1. 東南的氣候與地理環境如果真是不利於民族健康，那東南那裏會繁榮，會富庶

2. 中華民族一部分由北向南移，使南方繁榮，自有其歷史背景——主要是外患與

本旱災，並非偏向東南移動。

3. 近世以來，南方強比北方發達，人才物質均比北方優越。這與建都南京毫無關係。

4. 日本心臟地帶的氣候與我東南同，自明治維新才日趨強大，以前並不，足證氣候不能決定民族發展的成敗。

5. 中國人的氣候適應力最強，故能使熱澤瘴癘的嶺南成爲國民革命的策源地。

(四)有人認爲「居高臨下高屋建瓴」這個鉄案，可作建都北方，建都西安的理由，著者以爲：

1. 這話已不存在於現代教科書中，

2. 「中國地形自西北頃向東南，山脈河流全向東南貫注」這句話，用科學的地理學的眼光去看，是有問題的。

(五)首都安全論者認爲中國建都須在極端安全的地點（指西安），應幾一勞永逸，不

再遷都。著者以爲：

1. 極端安全的地點，從來不曾有過，恐永遠不會有。
2. 「永遠」更無可能，因爲將來是不可知的。
3. 內地之安全繫於濱海之安全，故首都與其退縮於一時苟安之內地，不如置於距離海邊不遠之地。以首都作要塞，以國府守邊疆。
4. 退縮不是安全，而是最不安全，因爲任何安全地點，我艦往敵亦能往。
5. 我國無海軍，首都在海濱逼得非與海軍不可，因爲「必要」可以產生「進步」與「創造」。

(六) 或把首都的安全與全國安全的關係看得過於密切，實非必要。因爲

1. 中國是領土廣大，城市發達，多中心點的國家，在統一時代，首都雖只一處，地位價值與首都相等甚或超過首都的城由不止一處，故首都的得失，雖有重大影響，但不能決定全國的安危存亡，

2. 現代戰爭之得失繫乎主力之存亡或重要經濟區域之存亡者大，而首都存亡之影響有時大，有時則否。

3. 「一國定都，盛衰安危所繫，凡由北而統治南者強，以南統治北者而亦弱亡隨之」這種首都決定論，不敢苟同。例如秦，興於關中，亦亡於關中，明太祖統一中國與北伐成功，證明盛衰安危所繫，第一在力量之有無大小，次在於定都之所在。

(七) 地理對於定都地點的影響只是相對的，不能有決定的力量。因為：

1. 由地理的記載，不能決定何處不宜於建都，却有處處都可建都之勢。

2. 如以「交通便利」，形勢險固，糧產充裕為建都條件，則武漢，南京，北平，甚至西安洛陽均可建都，自然各有缺點。

3. 如以一般所謂地位適中一條條件言，北平偏在東南，西安洛陽偏在西南，武漢偏在西南，而南京偏在東南，都不適於建都。

4. 完全從地理觀點討論定都，不易得到滿意而不受駁的結論。

(八) 結論——定都的種種條件：

1. 地理 首都須在全國中樞區域或核心區域之中央或其附近的邊緣。地理條件包括交通便利，形勢險固，經濟發達與地位適中。

2. 歷史 首都原定於一地，原合於地理條件，但後來國土擴大，此地理條件已不存在，但因歷來在此，並不移都，是為歷史條件。

3. 國策 一國國內外的形勢，根據當前國勢及其最近未來的可能發展而決定的大政方針，謂之國策。首都常隨國策變遷，國策動向而移動。

4. 力源 包括人力物力與財力。首都建於力源區域之中央或其附近，有安全之感，有運用之便，有聯繫之利。

5. 各國首都時合於上述一個條件，有時合於兩個或三個條件，很少能四個條件

都適合。

6. 定都之研究在於研究各種條件爲決定的主要因素，其他條件視爲次要或根本開
除。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二期)

六 定都論

金祖孟

(一) 導論 理想的首都應該是政府運用全國人力物力爭取完整主權的最有利的地位。根據此觀點，作首都地位問題之討論約分爲下述兩點：

1. 討論首都的適當地域。
2. 討論首都的適當地點。

(二) 首都地域論

1. 一國首都必須位於全國人力物力最豐富的地域。

2. 就人力說，首都應該在全國人口中心區域，就物力說首都應該在全國經濟的中心地域。人和物，在地域的分布上，關係密切，常常互相一致，決沒有此多彼少的情形。因此決定首都所在地域的之要根據是「人口分布」。

3. 一國人口中心地域和疆土的中心地域，決不符合，而且往往相距很遠。因今日

之交通便利，這種距離決不妨礙上述的原則，即無須顧慮那一地域在全國的那一部份。

(三)首都地點論

1. 首都必須是一個現成的都會，不應在現有都會以外找建都地點。因為現成的都會都是自然建生的；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完善的物質設備，較高的學術文化以及悠久的歷史。

2. 首都必須是一個安全的都會

(1) 在地位上求從容應戰的時間。

(2) 在地位上求佈置防禦的便利。

(3) 國都不能居於國防的第一線，只能在國防的第二三線上。

(四) 結論：「一國理想的首都是政府選用全國人民土地所供給的全部人力物力以爭取並保持完整主權的最有利的地位；他的理想的地點是全國人力物力最豐富地域以

內的現有的安全的太都會」。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七 建都與建試試論

吳景敖

(一) 論時人之主張：

1. 建都位置及其地形無甚關係。

2. 建都不必臨近交通經濟中心及重工業資源，但視其控制能否靈活，政令能否貫徹。

3. 荒村僻壤，無碍於首都之選建與人民之蒼萃，以戰後土耳其遷都安哥拉爲證。

4. 民族優生與建都位置毫無關係。民族優生之因素初不限於氣候與緯度。

5. 景物縱有關於觀瞻，畢竟不能成爲選址建都之重要條件。

9. 歷史名城，固有助於民族文化之發揚，然於建都究屬無關宏旨。

7. 人力物力之節約，似不能與戰後建都相提並論。

(二) 建都之要義：

1. 國都之遷建，每以領導國家之行動以象徵國家之行動。國父於民初主張遷都南京。便於消除封建遺氣，並以呼吸外洋空氣，俾使國族健強。美國建都華府，其任務在於領導宏偉之國力東向以發揚正義，等等。

2. 建都首重領導建國；建都之要義，必以重要腹地為基礎，就此基礎選擇便於內國結實外發展之重點。

(三) 結論

1. 倘僅就中國本部以言團結建都應在南京。
2. 倘仍以日本為世仇，為永久假想敵而言禦侮，建都應在北平。
3. 倘團結應求整體，禦侮不限一方建都應在西安。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八 論戰後新都

章丹楓

(一) 首都應該具備的條件：

1. 位於國內交通便利的中心地點。
2. 接近國家經濟上最重要的區域。
3. 有雄偉之地形，具戰略的價值。

(二) 戰後中國發展方向：

1. 經濟上加緊完成工業化；但農業也不能偏廢。
2. 在政治上加緊完成民主化，切實實施憲政。
3. 在對外關係上，要大量利用外資，吸收外國人材與吸收西方文化。
4. 在國防上，中國當然行和平外交，而國防亦不能忽視。

(三) 結論 就現勢言，比較最能滿足建都諸條件，且能配合戰後新中國發展方向的，

只有武漢。

武漢的優點：

1. 位於國家最重要的區域之中部，且為中國現代化交通系統之中心；有交通國外之便利而可免瀕海暴露之缺點。

2. 武漢是中國經濟的心臟，益可並顧到工農業新中國的礦業工業，將來勢必遍布西北西南，不僅限於東部，武漢也足為其中樞，而武漢本身四圍就是一個重要工業區域。

3. 中國西部多山，東部平坦，武漢位於兩者之間，雄偉險要，兼而有之。

4. 武漢形勢優美宏壯，民國建造，原由武昌起義。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九 建都私議

金兆梓

(一) 建都之原則：

1. 宜近邊而不可遠邊 可以吐故納新，可以偵察敵情，譬猶舍倉庫而守門戶。
2. 便利交通 能號令全國為指臂之使。
3. 當據形勝之地 有國防之勝以禦外，控制全國以制內。

(二) 建都之主張：建都北平之利：

1. 合乎上述建都三原則，
2. 於人事尤有三便：

(1) 河北民情，強勁淳朴。施以訓練，易成勁旅，鄰近遼晉魯豫，其人皆非南方。慧黠儂利之徒可及。

(2) 建都北平，只須加修葺，不必費經營之力，可以建設新都之所需，移以從事。

其他尤重要之建設。

(3) 北平爲國防重地，建都於此，使人怵於大敵當前，不敢少懈。

(摘自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二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3 3680B

編輯者

康國棟

發行人

黃季風

出版者

人文書店

重慶中二路三一三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初版